

重生的教師

廣學會出版

重生的牧師

蘇梅克著

梅立德等譯

(一九三五)

二〇四面

三角

這書的主旨，是要促進牧師們的靈修生活，而增進他們的實際工作，全書係由十二位牧師供給材料——許多事實，和動聽的故事，共分十四章，前十三章是敘述各種事實和經驗，最後一章說「怎樣開始我們的工作」。在教會工作者方面，如青年會，夏令會等，這本書是一本好題材。

Twice-Born Ministers, by S. M. Shoemaker, Jr., trans. by F. R. Millican, F. P. Fu and C. Hsu. (1935) 204 pp. .30

The emphasis in this book is on the spiritual preparation of ministers for their work. Twelve pastors tell their own stories of defeat, of fuller surrender, and of spiritual triumph.

The la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way to begin the work of leading men to surrender their lives to God.

This book will bring a challenge and inspiration to laymen and other church workers as well as to pastors.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初版	1000本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再版	500本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	三版	500本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四版	500本

蘇梅克著

重生的牧師

廣學會出版

重生的牧師目錄

作者弁言	……	一
第一章 在歧途中得救	……	二一
第二章 再生之路	……	三六
第三章 居於光明城	……	四五
第四章 牛津大學裏的一個牧師	……	六〇
第五章 青年的自覺	……	六九
第六章 極樂的聖牧	……	八一
第七章 謠傳與真相	……	九七
第八章 充分的恩典	……	一二
第九章 熱心的神秘者	……	一七

作者弁言

蘇梅克著
梅立德等譯

在很久以前，我就想到我們應當有一本書，來促進牧師們的靈修生活，來增進他們底實際工作。到去年春季，這樣的希望，還是非常熱烈，覺得這樣的一本書，非寫不可，而所要寫的材料，也就源源而來了。照我看，目前在宗教上幫助人的最好方法，不是要貢獻很能動人的客觀理論，而是要將富於宗教經驗的人，作為榜樣，指示給他們看，藉以激勵他們底思想和情感。所以我寫信給十二個以上的朋友，請求他們供給我這本書的材料，因為我相信他們底生命，是經過很大的靈心改變的。我也問他們，我寫這本書「重生的牧師」，是否同意；結果，他們供給給我許多事實，以及動聽的故事，我就照他們底原稿，編印出來，幾乎沒有多大的更動。然而我却遵守了原來的信約，在書裏面一概沒有用他們底真姓名。所以這本書是我寫的，也算是他們底作品，我就在這裏向他們表示誠懇的感謝。

現在關於本書的名目，讓我先來聲明一下。本書的名目，很像畢格悲 (Harold Begbie) 所寫的「重生的人」(Twice-born Men)，恐怕任何人看到這個書名，都會奇怪。但是我採用這個名目，在友人畢格悲未死之前幾個月，曾經去徵求過他底同意。他還是用他平日慷慨的態度給我一個電報說：「是，我當然同意。」他所著的幾本書，都給我一種精神上的鼓勵；有一本書裏面，簡單明白地描寫着許多靈心修養上的傳記，也給與我以編纂這本書的暗示。我爲着從他的地方所得到的幫助，所得到的友誼，我爲着他最後對我所表示的同意，我也在這裏向他表示誠懇的感謝。

所有的牧師，是否都經過重生的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應當先把我所用的名詞，來約畧解釋一下。「重生」二字，在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所著宗教經驗種種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一書中，已經成爲陳舊的典故了。這個名詞，就是指點教會裏自古以來之「歸服的經驗」或「靈心的復生」。「歸復經驗」之最高標準，乃爲完全奉獻於基督。蓋吾人信心之程度，須就以吾人與十二使徒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有若

于相類似以爲斷。在十二使徒底時代，他們有一種偉大的經驗，我們已經失去了，這種經驗，不失於我們底文字中，而是失於我們底生命中的。就大體言，我覺得我們做牧師的，從來不會將自己底歸服經驗，告訴人們，使其了悟；因而我們勸導許多人，而他們能受到我們底感動的，却是很少。我們大多數人，都相信聖靈的指導，爲宣傳福音的基礎。在聖公會的禮拜堂裏面，可以常常聽見人們禱告說，上帝會在一切事件上，指導我們底心，統治我們底心；然而我們却没有使禮拜堂的聽衆，到於被上帝指導的地步，我們反以上帝底指導，爲一種偶然發見的奇跡，這是大錯了。現代，我們也常常討論福音的事業，在講臺上很懇切地向衆人口講指畫，情願和世界的人們，從今天起，共同享有耶穌底福音。然而我們怎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還沒有具體的辦法；並且這種事業，長久沒有成功，也不以爲奇；或者還用各種假定，來自己解嘲，以爲我們底同工，已經努力嘗試，大約因爲沒有臨機應變的才幹，所以失敗了。

這樣的現象，就在我們牧師界裏面，產生一種很萎敝的宗教經驗，這種經驗，雖能

安慰人們，給人們以心裏的和平，然而，生氣毫無，和十二使徒時代所遺下來的經驗，大不相同了。有時候，我聽見一個傳道先生，對着聖公會的聽衆，講十二使徒時代對於我們教會的意義。我想使徒時代的基督教，除出歷史的源流以外，還有別的足資取法的地方。在十二使徒的時代，有他們底熱情，有他們底信心，有其遺留下來的結果，無一不是他們底能力。而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能力，也像使徒時代一樣。我們應當努力追求那種能力，幫助人們在上帝的本體裏面，獲得真善美的本真，藉以解救他們底罪惡和痛苦，藉以改善他們底心地和家庭，使他們爲上帝做喜樂的見證，做聰明的見證，使他們底生命，出水火而登諸衽席。我以爲要證明一個牧師之是否重生，不在迎合種種武斷的先決條件，而在於他底能力，是否能產生重生的人。

有些人以爲這本書是「拆穿西洋鏡」的把戲，以爲本書叫人們知道牧師們和普通一般人，有同樣的需要，會搖動人們對於牧師的信任和忠實。對於抱着這種觀念的牧師，我必得說幾句話。在這本書裏面，有兩個要旨，就是：（一）崇尚內在的經驗，（二）把這

種內在的經驗，告訴人們。這本書裏面有些故事，是新從作者底心中流露出來的，我讀了，覺得好像是用血寫成的。我表示敬仰，我希望別人讀的時候，也是如此。假若世界上有任何神聖的事物，則這種事物，就是人和上帝的交感作用。我幫助這許多人，從事於靈心的奉獻，乃是我底特權，我對於他們底人格，表示着敬意，不落人後，並且願意他底宗教經驗，應認爲是嚴重的事情，可欽的事情，也不落人後。但是當着一個人，不肯把他底靈心經驗告訴別人（尤其是用假名姓來宣佈他底歷史），我以爲他應該自問：他這樣的態度，是否因爲他覺得缺陷的人生，需要救贖，還是由於自己底膽怯而來的呢？

你從來有沒有自己問一問：我們怎樣能夠明白知道主耶穌之受魔鬼的試探呢？有一次，他單身獨居，有四十天之久，遇見三次魔鬼的試探，都紀載在兩部福音書上，因爲耶穌把這事情告訴十二使徒，使徒認爲全世界都要永久知道這件事。還有，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夜禱，汗流如血，而他底三個親信門徒，却滿懷愁苦和疲乏而睡着了。我們怎

樣會知道這件事情呢？這也因為事後告訴使徒們，使徒們覺得這是耶穌為宣傳福音而奮鬥的最聖潔最光榮的片刻，全世界的人，應當知道，應當寫在經上，給後世的人們誦讀。這樣的記載，並不是「拆穿西洋鏡」，自暴醜史。因此，當着我們要避免多言的時候，就會緘默太過，反而成為缺乏宗教經驗的一種推諉了。大多數人，不把他們底姓名標榜在他們底房門上，然而醫生們却標榜了他們底姓名。假如你要說，這是他們賣廣告的行爲，那也不妨說；然而當着你底兒子受傷，需要醫生幫忙的時候，則裝釘在門前的小小名牌，恐怕比彩票中獎還要受人歡迎呢！一個人不同別人接近，不知道別人亟切的需要，所以不願意將自己底身世的隱情，向別人盡量宣布。至於這本書要搖動人們對於牧師們的信任的話，茲據管見所及：（一）有些牧師，以為和普通一般人，沒有同樣的需要，把這種虛偽隱飾得太久了；（二）到現在還承認我們牧師之超然聖潔的，不外是那些年老的人，精神遲滯的人，和迷信教會的人；（三）我們不如為禮拜堂以外成千累萬的普通人設想，使他們接近我們。我們越發體會他們底境况，明瞭他們底需要，則他們就會

越耐心地領受我們底教訓。

我想讀者諸君看了不多幾頁，就會覺得我們現在所講的一種工作，是和富於理智而根據事實的精神學家，比較相近，離開躁急的感情用事的不顧事實的傳道先生，就相遠了。在這本書裏面所述的大多數牧師，都有其確定的工作，若熱心而無理智，則反會損及他們底工作，毀滅他們底感化力。

本書所代表的宗教運動，在關心宗教的人們當中，會經過兩個批判的時期：（一）以爲這是一個新創的運動，並沒有新舊約聖書之根據，又與教會之實際情形相反對，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及人們發見基督也曾經做過這種運動的時候，上面的質難，就失去效力了。（二）以爲這種運動，不外是我們所常常相信的東西，我終生就是這麼做。像這種一味默認的批評，或是更加比較得陰險了。你或者曾經這樣做過，也說不定。但是你能夠確實相信你曾經這樣做過嗎？在你教會裏面，有幾位男女，爲基督作了光榮的聰明的見證，可以教一個靈心上有需要的人，到他們那邊去，藉他們底喜樂而得到感化呢？你

能夠有幾位教友，不消磨他們底心力於禮拜堂的筵席，不消磨他們底心力於教會販賣所，也不做縫補哀斯基摩人睡衣的工作，時時關心於靈心的修養，靜靜感化鄰人底生活，改革鄰人底家庭，並且使基督對於那些人，成爲一種活的力量呢？許多牧師們，誤以贊成理想，爲理想之實現。所以有一位神道學院的教授，他熱烈地贊成個人的傳道工作，我知道有許多男女，請求他幫忙，他雖則招待周到，談話漂亮；而對於那些男女底需要却完全被他忽畧了。很少牧師，知道怎樣可以在人們底生命裏面，發掘出真實的事實來，希望他們成爲生命中改造道德的工人，使他們明瞭奉獻於基督的道理，慈和地照料他們，直至他們奉獻於基督。我們大多數人接待教友是很關心的，很聰明很和愛的，但是我們却並不希望做出赫赫的功績來。結果，一般人們底宗教性，大概是一種衝動的渴望，而沒有得到基督的經驗，而我們又不領導他們到於一個經驗的地步。人們便因此誤認基督所做的事業，不過如此！我們常常說，在這個運動裏面，沒有什麼新的東西，這是實話。這個運動的理想，來自新約，從歷代以來，到於現在，有些人們了解了這種理想

，藉這種理想，而有了得勝的生活。我似乎記得在某一本書裏面，看到勃祿士（Phillips Prooks）所寫的一句筆記，說：「問題是：變理想爲實際的生活。」我知道這本書裏面，沒有一種理想，不是牧師們所不熟知的，但是他們對於這種理想，在生活轉變和教區轉變中的化身，就少有了悟的了。

我希望本書對於平信徒，也有些幫助。他們可以知道我們做牧師的，和他們相像——比較在講臺上的時候，還要相像。我們需要他們底忍耐，需要他們底幫忙，需要他們底忠心，需要他們底贊助。但是進一步說，有許多熱心的平信徒，他們希奇：爲什麼他底教會，這樣死氣渾沌？爲什麼如此擔憂，而常常談到金錢的問題？爲什麼那些羊羣嗷嗷待哺，却不得其所需？從前的平信徒，認爲這種情形，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我們却已經離開那個時代很遠了。許多平信徒，對於我們底職務，表示敬意，然而對於我們做牧師的人則不然。我們因爲要想得到許多人底信服，在基督的道理上，不惜對他們與以妥協，與以讓步，弄得做基督徒似乎太容易了；倘若我們能夠把基督的真理，明白地講

給他們聽，對於他們底罪惡，加以大膽的詰責，婉轉的勸導，則他們必然愈加佩服我們了。不多時候以前，有一個平信徒來看我，要我爲他底患病的教會，開一個補救的藥方，並且說他底牧師，懦弱無能，沒有感動人的力量。我不願讓任何人宣布別人底不好，而不招認自己底錯處。所以我質問他，當着牧師底喉嚨疲倦了，他爲牧師讀經，也幫助牧師做些組織上的瑣屑事務，除此之外，他自己又曾做些什麼呢？他是在勸導別人信從基督嗎？他自己是否是一個有生命的基督徒？他有沒有基督的經驗？感化人的經驗？然而我也常常感覺到，一個牧師底僵冷的靈心生活，實爲病根之大部。我們已經教大多數的平信徒，很順服很機械地爲傳道機關服務，然而我們時常可以發見幾個不滿意於教會而自由活動的人。我們應該對這些人說，他們不是在禮拜堂靜坐着永不發言，就可算是用最好方法幫助教會，他們有時候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幫助教會，他們在多多祈禱之後，可以到禮拜堂去，對他們底牧師，直陳心中所有的意見，用耶穌門徒所說「上帝，那是不是我」的一種責無旁貸的精神，對牧師披肝瀝膽，討論他們教會所以失敗的種種原因

。在這種談話當中，極容易扯到次要的事件上去（如缺乏金錢之類），但是生活因信仰而改善了，則金錢必不至於缺乏，這是我們不斷的經驗。在佈道事業上，平信徒也能做許多工作，我希望那些平信徒，用本書的故事做鏡子，把他們各人自己照一下，各人自己尋找一個出路，開始做羅致信徒的漁人。

我深信今日的教會，是在靈心上最有缺陷的時期，雖則牠底外表之富麗堂皇，是從來不曾有過的；牠擁有更多的財產，有更多的信徒，比從前捐得更多的款子，作為遠地佈道的用途。牠在世界上佔據一個優美的地位——或許是太優美了——做一個能扶助社會的關機。成千累百的富人，幫教會的忙，不為着別的理由，只是因為沒有教會，則犯罪作惡，擾亂治安，和無政府主義之暴動，或更會得增加。然而對於富人們個人着想，教會就不算什麼一回事了。教會對於普通一般人，既已失去了吸引的力量，他們想教會對於他們底妻子和幼兒們，或者是有好處的。普通的教友到禮拜堂去，是很少意識的，試到通常的禮拜堂去看一看，在那裏有什麼希望，可以使做禮拜的人得到改變呢？在一

個毫無生氣的會場裏面，一個人用着單調的聲音，立起來讀新約，字句間之顫動，足夠警醒一個死去的人；然而字句的真義，早已失却，現在的新約，已經成爲富有文藝性的愛美的音樂了。啊，牠們從前可並不是富有文藝性的愛美的音樂，牠們是叫人們得到靈心生活的。宗教的演講，除出教人明白一小部分基督的真理之外。還有其貢獻的，有多少次呢？宗教的演講。使未進教會的人，立刻拋棄他們底罪惡，而將其自己決志奉獻於上帝的，又有多少次呢？現在的教會，需要一種新的激勵，需要上帝所歷代賜給我們的靈心上的復興。

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得到這種靈心的復興呢？有時候我要見牧師們談到各種補救的方法，我倒稍稍有點兒驚奇。有人主張添設宗教教育。我要對他說，宗教教育，灌輸兒童以宗教的經驗，指示出上帝對於他們的幫助——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除去煩惱，使他們認識上帝而視同好友，我也相信宗教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我看到許多調查事實的工作，而自稱爲宗教教育的，正像普通一般人所辦理的，我想這是一種慘痛的失敗。我想只

有因基督的經驗而受改變的教師們，纔能使兒童們看出基督的真精神來，而並不在於他們是否正式讀過神道學校的科目。另外一個人說，他底禮拜堂不夠漂亮，他正在刷新禮拜堂，購辦新風琴，裝置彩色電燈，使他底禮拜儀式，富有聲光抑揚疾徐的美感作用。我要對他說，我也相信禮拜堂最好有完全的設備，有美麗的點綴，然而這一類高貴的奢侈品，乃為宗教之附屬物，而非宗教之自身。許多禮拜堂，已經成為牧師講道的墳墓，則全世界上最美麗的峨特式建築的內部，無非是一種浪費的慘劇，反映着嚴肅的禮拜儀式，回盪着無力的福音宣講，而實際上並沒有改變人們底生活，另外一個人提倡人道主義，去幫助那些入門求助的流浪窮苦失業的人們。我要對他說，他能為一個失業的人，找得工作，為一個患病的人，找得醫生，為一個饑餓的人，施給食物，使一個傷心落魄的人，興奮振作，然而他只不過做了一個社會服務人員所能做的更圓滿的事。假如這種工作，不以感動人皈依基督為其終極的手段，則他所得到的援助，是暫時的，而不是根本的補救。假如某種事業之最後目的，與基督救人的使命不符，則一個牧師，不宜為此

而費去寶貴的光陰。所以他們一切的補救辦法——和教友個人接談，舉行更多的交誼會，更多的團體唱詩，更多的露天佈道等——雖均是善舉，却沒有一種深切透澈而直達目的之根本的效力。我以為假使我能幫助無論那一個牧師，拋棄這種非根本的辦法，則我已經對他有相當的服務了。這種辦法，在我們迫切的需要上說，却搔不着癢處。宗教已經失去人們底注意力了，若是我們底方法，與我們底目的無關，則就是把我們底方法改了，又有什麼用呢？我們底需要無他，乃靈心的復興而已。

我還要問，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得到靈心的復興呢？好幾年前，我在倫敦和一個牛津神道學院的院長談話，他是一個名揚四海，學貫古今，而深諳世故的耆宿。他說，在英國裏面，叫一個靈心上有缺陷而尋求上帝的人，可以到一個人的地方去請求幫助，而能給與幫助的，還不到十二個人。我問他，既然是這樣，那末有什麼補救的辦法呢？他說：「我們必須先改變牧師們。」這不是一句譏刺的話，也不是一種偶然發生的玩世主義，這是一個顯慧的基督教領袖，經過詳細考慮後的斷案。我從來不曾忘記他所說的這

個補救法。

許多牧師，也誠實謙卑地自認從來不會有過這種偉大的經驗，他們正在繼續尋找。我和他們談到這個問題，可以常常聽到他們說缺乏能力，沒有喜樂，領導人們皈依基督，歸於失敗了，失意懼怕煩惱罪惡，毀損他們底工作了。要我自己爲他們設身處地，並非難事，我可以很自然地告訴他們，我自己剛從大學出來做教會工作的時候，並沒有充分皈依基督的經驗，甚至不能感化一個中國學童，使我做基督的信徒。我也可以繼續告訴他們，我和布克門（Frank Buchman）相會，曾經這樣使我知道自己對上帝奉獻之不澈底，乃爲我底最大的病根。我需要重生。我以前雖然到禮拜堂去，却不會重生，自從十一年前，有一天晚上，在北京西城完全皈依了上帝之後，我就覺得我底工作，非常勝任，非常愉快了。讓我在這裏聲明，我和那些需要重生的牧師們，沒有異樣，我現在所介紹給他們的方法，是我自己曾經經驗過的；而且這種方法，在我自己底生命當中，還是照舊地進行着。一個人能夠覺得他自己底經驗當中，有可以分潤給人們的一種東西，

那是一件很喜樂的事情，有一個人寫信給我說：「我對於你在嘉爾華里教會區所做的工作，深深感到興趣，大概已經有兩年了。我已經讀過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書籍——連你所寫的書和嘉爾華里福音報都在內。我覺得我自己底教會，正缺少像嘉爾華里工作上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我比從前任何時候，更感覺到我底生命當中，尚需要一些什麼。而且在我底教會裏面所缺少的東西，正是在我底生命中所缺少的。」自從他寫了這幾句供狀之後，他也加入快樂的重生的牧師隊伍了。

我覺得那些神道學院，正可以為其學生做一些比牠們現在所做的更為偉大的工作。許多人跑到教會裏來工作，不是因為他曾經找得了什麼，只是因為他正在找尋些什麼。有些人跑到教會裏來，很希望以教會來做他們底防禦，足以拒絕他們生命中的幾種慾望，不致進來。可是只信耶穌基督與我們最高的理想，互相聯繫，只求憑藉教會以服務人類，都不足以構成一個成熟的福音；並且也許不會把一個人，從他自己底最根本的需要中，解救出來。為那些進神學以前未曾改變的人們起見，神學院的當局，應當領他們到

於改變的地步。我同情於校內教授們之注重功課，我也常常爲一個沒有教育的牧師之教會，表示歎息。但是學業在近代已經得到人們之極大的注意，我以爲一個靈心上根本沒有改造的牧師，和一個沒良好教育的牧師，是一樣可憐的。神學院裏面，總有人注意靈心修養的工作，不過有許多人，會永遠不知道怎樣祈禱，或怎樣利用聖餐，除非他們自己皈依了上帝。一個人斤斤於信仰儀式上之繁文末節，而生命之大部分，却明白地暴露於基督統治的範圍以外，這是毫無用處的。這一類人所需要的，是對於一個富有經驗和膽量的教授，盡情坦白地討論這種問題，教授對待他們，正如對待大學生一樣，要探究他們底根本問題（無論是由於驕傲詐僞色慾或奢望而生的種種問題），然後引導他們，以他們底生命，完全貢獻於上帝。這樣，不僅使神學院的功課，會日趨進步，即對於靈心生活，亦有裨益。假如這樣的辦法，忽而不行，那我們是妄用芥粉膏於需要雷錠或動刀之處了。大多數牧師失敗的根本原因，由於神道學科之從來不曾接觸到他底生命的內部。一個人做了牧師之後，就有人會到他底地方來，告訴他在其內心裏面和罪惡交戰的

情形，而這個牧師呢，在其自己內心裏面，却也有同樣的不寧，沒有靠着耶穌基督得勝，所以只能用別人所講的經驗，去告訴他，這是很不幸的。神道學院的教務長和教授們，常常在講道時，說這種話。然而認識人類的需要是一事，而實際上設法以滿足那種需要，和援助一個人脫離痛苦，又是一回事。假使一個基督的僕人，其自己底靈魂是貧乏的，則沒有一種神學上的智識和教會裏的教條足以使他底教會變成豐富。

不過一個人，不論在他進神學院以前，或在神學院裏面，或久已離開神學院之後，若能完全皈依基督，則他就能得到一種靈心上的經驗，不但只有他自己能夠改變，就是他底工作，和他底教會，也會隨之而改變。我曾經看見過五十歲以上的牧師，也受了這樣的改變。所以無論那一個失望的灰心的未受感化的牧師，都有受改變的希望。我相信他底教會之失敗，其原因不在於他底缺乏資望或才能，也不是由於社會人士之態度格外冷淡的緣故，其原因却在於他自己底內心上。是因為他自己對於上帝缺乏虔誠奉獻的緣故。教會之失敗，是因為他自己心中，缺乏鼓勵他人和領導他人的一線光明。這種虔誠

的奉獻，和鼓勵他人領導他人的一線光明，却與年齡人格性情教育環境等偶然的事項無關。羅秉遜 (Forbes Robinson) 曾說：「人類中的區別，不在於一個人受了激動，而他人則否；但在於這一個人信服上帝，而他人則否。」

在本書裏面所敘述的十二位牧師當中，沒有一位自以為達到完全的地步了。我以為他們大多數會說，他們在基督信仰上所達到的地步，比較他們未曾皈依基督之前相差得遠了。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一條悠遠的道路，無論牧師或平信徒，都一樣身歷其境，並且要轉一個錯誤的灣，或是完全離開這條路，都很容易。我不是要討論神學家所稱的「重生」和「成聖」之分別，我們只說：(一)藉我們所得到的信仰，在我們心中開發出能力的源泉來；(二)我們能夠把這樣的能力，灌輸到別人底生命中去。我相信本書所敘述的人物，均不喜誇耀他們自己底靈心生活的進步。然而福音本身之真理與實在，則堅持不疑。

我不承認本書完全是我們在嘉爾華里禮拜堂工作之結果。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

(First Century Christian Fellowship)，現在已經成爲一種擴大的國際運動了，而在嘉爾華里的我們，只不過是牠底一部分而已。本書所敘述的諸人中，有幾個人底信仰經過，對於我個人是毫無關係的，有幾個人是由團契裏面別的教友感化他們的，還有幾個人，是在外國受改變的。我願用本書來表示我對於團契之全心胸的無條件的敬服，並願用本書來報答團契對我之恩賜於萬一。

不論你是一個牧師也罷，或是平信徒也罷，在牧師當中，至少有十二位牧師，正對着你說話。他們告訴你一種偉大的事項，曾經降臨於他們底身上，而且也能照樣降臨於你身上。這種事項，不會毀損他們從前的宗教信仰和經驗，反而充實了，反而會幫助他們，使他們明白怎樣可以迎合人們最深切的需求，而自他們從前所必須負擔的無數重任之下，解放出來，得到自由。我看，這些故事的真實性之最深刻的標記，就是發光的靈心喜樂，在故事裏面，放射出來。而使人得到自由的，則只有真理。（廿三年十月廿五日改訂）

重生的牧師

第一章 在岐途中得救

在夏季由嘉爾華里教會出發到那些不赴教堂的民衆中去，每一個晴明的禮拜日晚間，有一個牧師和一隊自告奮勇的穿着長袍的唱詩者列陣而出，歌唱不輟，直到隣近一塊空地，在那裏我們在一個非正式而簡陋的講台上宣示基督會爲我們而做的種種，找出一些簡明直接的聽講的人衆。

這種宣傳既然規定爲着公園中椅子上坐着的男女們而舉行的，在聽衆中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有一天晚上我們特別注意一個裝飾像捐客的青年，他的衣飾異常惹人注目，紅色領帶映襯着灰色的夏衣，生出一種動人的光彩，在我們認識他較明白後，我們便曉得他的身世，自從做小孩子以來，他的思想中充滿着異常肯定的求智慾和成功慾，一種犧牲性命以造福大多數人類之慾望，最初他認樂音是可以完成夙願的一種高尚職業，但

西方中部他所就讀的大學中他最後決定學習商科，世界大戰時他服務海軍中，他的遭遇很痛苦，武力政策之全部似乎在他看來和他所知道的人生最緊要的問題發生衝突，就在這個當兒，有一個主教爲他建議服務教會之可能，他在大學中的功課，曾因大戰影響而中止，隨後他再進學校，在廿一歲時即畢業於西方中部一個大學，在支加哥一個轉運公司做事，不久之後，他又決意到東部地方去做一點較有上進希望的工作，他進入美孚煤油公司，然而他却漸漸的覺着這樣消磨他的生命在商業上之不妥，他再想念到禮拜堂的問題上，以下便是他當時記着的話。

幾乎緊隨着似的我開始感覺到我的不適合於進入一個神道學院。院中的教育我是毫不明白內容的，那時我認到這種教育不外是莊嚴清潔的消愁遣悶方法，我自己知道並不是一個聖潔的人，結果我經驗着各種恐怖和卑下的感想，這不是我所能測量牠高深的程度啊，我自己太過明白在我的生命中定有某種缺憾和弱點，幸而我却有充足的勇氣，深信在神道學院中我將找到一種能力以使我戰勝一切艱險。

在我剛剛跑進一個大城市中的一個神道學院時，發現許多氣味相投的漂亮少年和不少「好好朋友」我不免大大驚奇，最初我是感覺快樂的，但在一年級的後半期我漸漸覺得自己並不會經驗到或追求到一種生活使我能克服自己，一件事更使我灰心喪氣，我學着自己已結交那些「好好朋友」，在二年級時候我的生活比浪子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在全期中我總維持着學業使得到優越的地位，同時我的生活愈來愈不像樣，直到後來我明白承認我不能克服自己以脫離罪愆，在最後一年中我尋找旁的方法以幫助我忘記過去的浪蕩行爲，我的空閒時間全消在電影院中、戲院中、音樂會中，和城市冶遊朋友在一起混鬧，這類遊玩固然是開心悅目的，然而牠們却總不會解決我的人生問題，並且不會適合我的渴望。

在神道院畢業後，我渡海到歐洲去，在那裏有了充分的休息，且能鼓起充分的勇氣，預備回到美國西方之中部我的教區中主持一個禮拜堂的事務，在那裏牧師既然是稀少的，我又是年輕而有良好背景，主教便派遣我到一個有二萬居民和兩個大學的城市中。

在那裏我發覺那些人民是比較守舊，並且似乎滿意於一種現狀，在我看來却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景况，禮拜堂的建築很舊，幾乎已有六十年之久，實在是很危險的，並且完全不適於現代之用，即時我自覺從前累積所得的一些熱情和勇氣已溜之大吉，而在耶穌聖誕邊我是悽慘的不快樂。

我想，我們應該先有一個新的禮拜堂，到了那邊四個月之後，我開始（甚且不會一考慮或一禱告上帝要不要有新的禮拜堂）募捐建築禮拜堂，金融是不活動的，人民是難勸導的，一切都像是負重担上峻嶺的工作，在這時候我幾乎停止了祈禱上帝，因為我看見不見祈禱有什麼好處，幸而天生着一副壯健體魄，我安排着全仗我的能力完成了這種計畫，新禮拜堂落成的奉獻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舉行，所有當地教友都眉飛色舞，只有我一人感覺不快，一切對我的讚美和道賀僅僅使我更覺不安，我在這城市中雖曾在當地最美麗的一個禮拜堂中領導羣衆，然而我總不能忘掉這種事實，在教會中我兩年來的工作是悽慘地失敗的啊，我明知知道牧師們當盡的責任是些什麼，然而我並沒做到，我不會改

變了一個人使真心信從基督，我會使那些遭遇憂患的民衆在需求援助最緊急之時離開我而失望以去，我更找不出方法以忘掉這一頁的失敗傷心史。

在新禮拜堂落成典禮後所有的熱鬧景象都已歸於寂寞的，我切想離開牠，或許這樣能使我忘掉牠，在那年八月，我正在享受例假的安閑，却接受了紐約地方最大和最富有的禮拜堂之一聘請，前往講道，在東行的道上我在支加哥稍爲勾留，訪問舊時神道學院的同學們，曾有一次和這樣一個舊友共餐，他原來也會負責主持一個像我曾管理的禮拜堂，我從他的口中曉得他也會經驗着幾樁事體，就是一樣會使我覺着不快樂的事體，然而，講來有一點稀奇，他早就尋得了一條出路，照他講，他又會進入紐約城嘉爾華里教區的生命學校，我舊時知道嘉爾華里教區，並且上一年我又讀過蘇密卡先生的「重生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Second Birth) 感覺極大興味，在那時我也會感覺一種印象，感着事實上「這些人物」竟有幾種本領爲我所無者，但我却不會想到怎樣可以得到牠們；在聽見我的朋友談論嘉爾華里教區的工作，並在親見這種工作，對於他發生影響之後

，我比從前更爲決心要調查這種工作。

到了紐約後，我聽說傳道的工作，由嘉爾華里教區的人物主持者每禮拜日晚上會在麥迪遜公園中舉行，我按期在晚間七小時之前到了那塊我最熟悉的地點，望見那一陣拖着長馬甲的唱詩班和牧師整隊遊行，前頭領隊是一個大十字架上有耶穌受苦之像，而且全隊人物都盡情高唱「基督羣兵進前」之歌，我的富有聖公會意識的脊骨不禁顫巍巍震動起來，因爲我從來，縱使在我發狂般的着急時候，都不會料想到可以看見這種舉動會發現於今日喲，一羣大約有百五十多人團團圍繞着那肥皂盒子一樣大小的講台，我呢，穿上最不合牧師身分的衣飾，立近講台旁邊，努力喬裝異常冷漠的神氣，然而同時身體內部却是每種器官之每縷筋肉都在緊張着預備提牢所講的是什麼，在那塊地方上我給那些人物所擁有的真愛之活力所證明爲相形見绌了，在那時之前從來沒有當街傳道的牧師能感動我像那一次一樣，因爲照我看來他們不幸亂用大豐富的感情和太多的感恩之詞把他們的信仰之真面掩藏起來了，然而這裏却有許多人像我一樣身分，跑上那塊小如肥皂

盒的講台上，很謙卑地把基督救世的經過情形告訴民衆，甚且他們的話這樣中聽，使明明白白，看見基督曾爲着世人做了不少工作哩，更使我感受痛苦的就是，我認清了他們在做幾種我所不能做的事情，兼之他們既有一種我所未曾擁有的信仰，這就是我希望在神道學院中求得的，而我那時決定了要獲得牠啊。

後來每禮拜在嘉爾華里我會見那位牧師，他也有一次請我食茶點，我喜歡有這個機會，因爲我覺着大可以向他請教幾種新的理想，這對於我的西方中部改教區中將有不少益處，在進茶點時及其前後我們談論嘉爾華里教區的工作情形，隨時談到西部我的教區上頭，最後談到我自己身上，從來沒有人，不論上等或下等，談論我，批評我，不留餘地像他一樣，然而我中意他這樣，因爲他可以算是我學生中第一次遇着一個真能了解我和設計指示我一條出路的人，他察覺了我的需要，又夠坦白把牠對我說來，最後他誘掖我達到一個見地，認明這一點，若要改變民衆生活，你自己應該先改變自己，我永不會忘掉這種見解，我知道牠是絕對的真理，那天我離別他的時候，帶回去得救的心情，我

從前不曾經驗過的，彷彿我覺得比較好一些，但我知道仍然不會得着其中三昧，我開始在每禮拜四晚上往赴牛津團靈修會，和團體中各種人物共赴茶會，而每一個接觸似乎更加證明我的相形見绌。

最後，在八月廿三晚上，我參與禮拜四晚上的牛津團靈修會，在會中我聽見兩個牧師演講，其中的一個牧師原來是主教，這兩個人所說的一切竟完全打倒我的一切驕傲，在散會後我伴着那兩位牧師同路回家，決意對他明白表示我完全犧牲性命以信從基督之意，這樣大事使我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怎麼樣可以實行牠，並且我又太怕羞了，不敢發問，我不致料想有什麼不幸事會在我身上發生，像使徒時代聖保羅所遭遇的一樣危險，但在我們談話當中我們一直談到「胆大妄為瑣屑事體」上去，而且談到不多幾句，我已明白宣示我曾犯過的我們舊時所謂「罪愆」一類的行爲，這是歷來阻礙我和上帝交通之路的，就在那時候和那地方我對他盡情宣布了我的特別罪愆，但在後來才察覺的，我們兩人都跪在地上，他先爲着我祈禱，然後我祈求上帝赦宥我，並不稍留餘地，我將我的生

命交給上帝，按着他所視為合意而使用——不是按着我的意思而使用，那時沒有緊張而強烈的情緒，也沒有多量的情感衝動，但隨即在那時候感覺着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安寧和快慰，我太明白了我不能在餘生享受第一次將生命交給上帝後的榮耀，問題不是這麼簡單的，不是一次受了感動而信從上帝後就不再理會的，這個問題是繼續不斷的隨時把身體奉獻給上帝，就是隨時新的生命之力，藉賴這種認識，我們的大主宰漸漸成其為更真實的，而一個信徒會漸漸感覺上帝的神力愈來愈大以統治全世界。

在主持孟黑城中禮拜堂事務時，他認識其中職員之一，並且對她常常談論他的信仰上帝經過情形，他覺得她是一個表同情的聽者，但不免有點受舊時她所曾聽見的嘉爾華里工作報告而發生褊私之見，後來他發覺她，雖然從前受他崇敬若聖潔無瑕的人物，也在她的生命和工作問題上有她自己不快樂的難題，她雖則是天賦有聰敏和愛人的長才，但也像別的教會工作人員一樣從來不曾把這種才能盡量供獻上帝，她的教會工作在一個範圍，她處世接物却在另一個範圍中，她開始偕着他到嘉爾華里來，出乎她舊時所聽

說的情形之外，她親眼看見一羣十分快樂的人，顯然擁有比她在她的宗教中所能發覺的爲更大的能力和快樂，在她決意捨身信從基督之後不久，她做了一個更進一步的犧牲，幾年來空泛的渴想變成了個人的親身享受，空泛不具體的服事上帝之希望變成了人盡可得的福音，不久之後，她又感動一個同做主工的女子，領導她決意爲基督而捨身服務，我永不會忘記聽見她在大年會中報告她的工作情形，一年前她不會幫助過一個人，然而今年却領導大約有十二個女子受洗禮，這是她和同事的二個女人工作一年的結果。

那年八月，這位「在岐途中將救」的牧師，回歸到他的教區中去，在路上爲着家庭宣教會停留了一個禮拜，在其間他的信仰更趨堅定，並在其地他認識了更多的第一世紀基督徒同志會會友，他這樣記着「我回到教區後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對我的民衆據實報告我出外到東部去後所經過的情形，我誠實的說，從來在我的傳教工作中沒有一件事比我報告我的信仰之變遷情形一席話，能更贏得這一羣人信服和信任之心，我隨即開始工作，不是過度熱心的但是端詳指導的，以幫助他人尋找我會找到的同樣東西，我做了不少

錯誤，我甚至失敗幾回，然而上帝不使我失望，有幾次我覺着難過，然而有一件事體是不能溜走的，這就是在那夏天開始發生的信仰所挾與俱來的安慰和愉快，我從來對於信仰基督之實現不會懷疑。

在那年冬天嘉爾華里中有幾個人得了特別允許參觀這個教區爲着一個禮拜之使命，他這樣寫着「在那時我的會友們的生命發生了幾種變化；第一個變化了生命的人就是那位奏琴者，她是一個有最好的基督徒背景的少婦，當時對於教會感覺興趣，然而彷彿她已喪失了充實的能力，並且對於她所負責應做的工作缺少一種鼓勵自私的心，美麗的體態，和傲慢的性格使她的生命艱難孤苦，並且又予他人以難堪，現在她明白看見怎麼樣

的罪愆在阻礙她和基督來往之路。在年輕時她早真實決定服從基督，並在一個晚禱會中署名做基督徒，她的誠實破除了她的一位最好朋友之羞怯，她也是我們的忠實工人之一，她前來領洗禮，宣言她亦需要像其他基督徒所需要的事物，她將一生最大的精力供獻給禮拜堂，然而她常常感着困難而傷了感情，因爲她對於同事的教友們缺少仁慈和機警

的心，現在她的專心事主已使她成爲更可親愛和更有作事的效力的人。

在教區中另一個婦女會做徬徨歧途之人，她來到禮拜堂爲欲尋找安慰和篤信，我和她談論基督的信仰，談了幾個小時之久，她聽着若有興趣，但又似不能自決信從基督，有一天她告訴我關於她一位密友在生命中感覺缺乏了些什麼的問題，這是第一次她把她的朋友問題當着她自己的問題同樣嚴重，這好像是上帝的一種直接的挑戰，要她爲着別人的利益而利用她的信仰，她接受了這種挑戰，牠標示着二人中間一個長久和有秩序的事業之開端呢，有了對於上帝的絕對信任心，加上多次的祈禱和充滿的愛情，她的朋友自一種悽慘不快樂家庭生活中得她援以解決她自己的問題，爲着她自己和她的兒女們有一種充分的設備和反映一種對於基督之真實而發光輝之信仰。

這樣和其他相似的信從基督之結果，一小羣既已受洗禮的基督徒便開始增進信仰和訓練領袖的工作，一個年輕的婦人，社交生活是非常闊綽的，然而却是悲慘的不快樂藉着傳教團體的工作她發覺了真實的愉快和光榮，另有一個既嫁的婦人，充滿着自憐之心

，神經異常錯亂，又異常煩惱，畢生中第一次在禮拜堂中感覺着真實的愉快，要推測這樣一種靈魂的歷險行爲之結果常常不是容易的事，但，像我做了教區中一個牧師，我能發見教區中民衆的態度變遷沒有什麼嚴密的團體工作，但有了可貴的小小合作罷了，而且幾乎沒有基督徒同志會之組織可言，然而福音之傳播却無微不達，其效力則普及於教區中之每一狹隘和僻隅。

有一天晚上祈禱會散後，有兩個大學生闖入我家裏來，我看見他們是懷疑宗教而徬徨不安的，他們又欲知道在基督教中是否尙未傳之祕奧，二人曾有一次想學做傳道工作，但又苦上帝之存在與否在其時是一大疑問，而且他們沒有法子可以證明上帝是像人一樣而永久存在的，最先我和他們根據着由他們選擇的純粹的理智之立場以討論這問題，我知道這樣追求不能得高深的見解，照他們看來，宗教應是一件可以任人自己在頭腦中擺佈的事物，牠不會實際上和他們的生命發生什麼關係的，我們會談了幾次之後，這兩個孩子中之一感覺基督尙能夠改變人的生命，用不着我的勸導，他自動的請求我承認他

做這教區中六十年第一個候補牧師，這事發生在這有六十年歷史的禮拜堂，而在禮拜堂所在地的城中且有兩個大學生哩，直到今日才有這種好現象，可是若不是神人合作，也難得這種結果啊。

然而，總括言之，最大的奇跡似乎發現在我自己身上，和基督的信仰在我的工作上發生的比前時不同之點，這種工作，每一方面都變為更容易和自然的，假如我可以信任朋友們的說話，我在講台上所發言論也發生了不同的效力了，不久我就開始察覺出依賴上帝的默示而生活的方法，上帝真的早已爲我們安排了各種方法，並且，比我從前生活在一種偶然巧合的信念上之生活是大不相同的，從前有不少受壓逼和煩惱的感覺，從前我常常跑出去尋找人，然而現在他們會自動的來找我了，有自教會裏來的，也有自教會外來的，檢查三個月來我的會客紀錄，我知道已有會客一百廿五次談論基督和基督教的問題，有些會客時間竟延長到六小時或七小時之久。

有一個受我主醫治全愈的病人經他的朋友盤問醫治的情形在答話時他只能說「從前

我是盲目的，現在我却能看見了」照這個樣子我也只能說這句話，從前我是灰心喪氣的失敗了又沒有能力，立在完全離開傳道工作邊界上，我現在却覺着快樂，戰勝了困難而且充滿能力，甚且全世界任那一種最安富尊榮的工作也不能和我的傳道工作做交易哩。

第二章 再生之路

本書所述的故事，大都是屬於青年人的；然而對於老年人也有相當的提示。那老年人如丘布拉氏 Hugh Black 說，年事過高的人，其心靈之門便跟着年齡的增加而漸變爲鈍塞的，可是，老年人若能虛心地接納上帝的指示，而人世的罪惡的誘惑遂無從作祟，頹萎老態於是一變爲活潑的少年精神。上帝對於此種精神上有缺憾的老年人，每喜注以強心之劑，使改變成一個有爲的老少年，而有快愉的生活。

本篇的主人翁年齡上已是半世紀前的人物，但他的精神與體力並不稍遜於現代青年，藏書室中貯有不少的新書籍，即關於現代學問的研究，他也不致甘落人後。他在教堂中佔着一個重要的席位，負着甚重的責任。凡宣教上的一切煩雜的問題，一入他手，便可迎刃而解；他曾壯遊歐洲，並在軍中任宣教上的重要職務。他極熟悉歐洲，那熟悉的程度就如熟悉本省一樣。他曾對我（著者）說，他願以宣教爲終身事業，使全美都佈滿基

督教的空氣，可是，因了經濟上的失敗，以致把這偉大工作中斷了。現在他已回到美洲來了，他仍舊努力不懈。他說：「目前我的素志雖未達到，然而，我深信將來的世界必全沾着上帝的惠澤的。」教堂中的牧師及其同志們都稱讚他的貢獻不小。

這位訓練有素的宣教師（他是一位博士），中年時，因為時運不濟，在小小的羣衆面前宣教，使他感到工作的乏味，枯燥。他既曾在軍前任宣教上的重要職務，而今反來在一小羣衆面前來說教，那未免太委屈他的英才了。任何人若先前會對整千整萬的羣衆佈道，忽而充任小教堂的牧師，必然會感到不安的。他曾經理過數千百萬的財政，而今反來日與錙銖必較的小商人糾纏，他終於不願屈就了。他追求着偉大的事業，欲以其雄厚的毅力來實現他的懷抱，凡俗的人莫測其志向，便認爲他對於宣教本分不忠實。他雖在顛沛之中，而其視線却常投到遠大的幸福之城裏去。三年的苦鬥，痛苦依然來臨。他朝夕都在憂憤之中，可是，天果不絕他的生路，他驟然得了一位賢美的女子，而以前的一切煩悶與憂傷便頓然消失了。他倆於是乎組成一個美滿的幸福家庭。

後來，他重返從前執行職務的教堂，應了他們的請求，回復舊業。他說：「此次的舊地重遊，是從新爬登我舊時未竟的階梯。朋友們狂熱地祝賀我回來以後的進步與成功」。他稱那個教堂爲「中等階級的教堂」。他說：「我之用此形容辭，蓋因欲表明我之屬於此階級的緣故。」他的祖宗多是清教徒派，血統是極純潔而良好的，可是，他是三百年來家譜上所僅見的牧師。他的父母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母親是傾向於神祕主義的，富有宗教性的，她祈求丈夫及三個兒子同進天國，更願她的季子做一個宣傳福音的牧師。

他告訴我，當他在中學第二年的時候，曾一次情感上受大激刺而痛改前非，結果能決定他終身信奉的宗教。朋友們都期望他成爲一個能幹的宣教者。他克苦修行，他的號召力量確也不小，所以時時有不少的宣教師在開什麼奮興會時，常請他來勸導衆人歸向基督。他又說：「後來我對於傳教工作漸見萎弱了。我漸注意到客觀的研究，與宗教教育及旅行的生活，但是，這實在也是我本公會許多宣教士所看重的一部工作，他們很贊

許我的計劃，雖是這樣，但我終覺這些當中尚缺乏一種原動力。教堂中的份子果日見減少，傳教上的經費益形支絀，有些人竟在幸福的長途中落伍了。教徒們只是關心無線電機與汽車。我每自愧不能充份地表現宗教轉移生活的力量，這是我常常深自引咎抱愧的事。」

這個失敗，他每自譴責着，慚愧着。可是，他把以前熱心活潑的說教態度，一變而為專事批評的態度。批評固非難事，但若着重於積極的，建設的却可不容易了。後來，他對於他的批評態度有這樣話說：「我當時的冷酷底批評人，並非有意攻訐人，不過出於我的好心。當時我心中覺得這是應該有這麼的批評。」

他自用批評態度傳道以後，頗引起一般世俗的反感，他漸感到自己不受他們的歡迎了，羣衆就離開了他。他之受人排擠，全由於言論的反響，在這半年中，他深知那惡劣的環境實在不能挽救，所以想還是應該遷地爲良吧。

幸而，一天有一友人遺下一本關於改變生活的書籍名曰「重生的基督徒」The

Children of the Second Birth」(譯本由廣學會出版)，他閱讀以後，深受感觸，他說：「我僅費去數小時的光陰，把這本書一口氣讀完。書中的結論不啻爲我個人傳教之經驗錄。此後，我就加入書中所說的小團體，在這團體中我亦遇見到這團體創辦人布克門 Frank Buchman。這團體中人所談的，大都關於每人的經驗，怎樣因主耶穌而得生活改變等等，明切的爲主做對證。這團體中人雖個個光彩煥然，生活愉快，可是，也謙恭自儉，且能潛心省過。他們表面上並不見得有怎樣咄咄逼人的富豪習氣。我頗私幸交友的得人，他們影響於我的思想實在十分深刻。我此後在家中嚴厲地保守晨更和靈性上的修養，并且逢人便爲主做見證，說我已經怎樣得到恩澤。我的家人也都領畧這種精神生活的滋味。此時我的精神生活允稱得當，纔知生命過程中勝利的快樂。而且我的教會裏面也獲得勝利的樣子，我的按戶親赴教友家中作個人佈道工作，深深感到特別的趣味，連在上午我亦出去作個人佈道的。本堂每禮拜三所舉行的祈禱禮拜，時常擠得非常，這種祈禱禮拜已成爲本堂中重要課程之一。因着參加的人數日見加增，時間不足分配的緣

故，有許多人於禮拜之後還到我的家裏來繼續舉行。堂中的聽衆常常逾時不退，即退席，亦必鵠候着第二次或晚間的開會。

基督徒團契 (Fellowship Group) 亦在每星期間舉行，會中秩序井然。是的，這樣的特別會每星期有二次的舉行。即在盛夏酷熱之中人數亦不稍減，所以我也願犧牲我清靜的避暑生活，不，這實在算不得說犧牲，如果能使教會發達，這倒是我的最好消暑方法！」

當我(著者)握管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值仲夏；那時，他的宣教事務正是方興未艾，那蒸蒸日上的現象，誠爲前此所未觀。他說：「那種蓬蓬勃勃的景况，隨處無不表現；而人們亦很忠實地接納上帝的福音。」

一天早上，在加爾華里的教堂中，有一位女教友說，她覺得上帝要她往那城那位牧師處去幫忙。後來那位牧師對我說，其時正適城中時疫盛行，他的家裏亦曾發生過三次這種不幸的事，可是這位女士不怕時疫，不怕事務的繁忙，仍始終不懈奮勉下去，她的

功績着實不小。當時那堂中有一位女領袖因她的這樣熱心感着真切的覺悟，爲主做對證說：「諸君均知道我在教堂中服務，已歷有年所，曾任婦女互助會的會長，及教會學校的教授等等。我與教會雖有這樣的歷史，可是直到今日方可說得是絕對信奉基督，而感覺愉快。」這位女領袖，數年來絕跡於教堂的祈禱禮拜。她所高興去做的是關於教堂的事務及聚餐會等等，以爲這樣，已足稱服務教會和社會。所以她對於個人佈道亦有所非難。她常側目於牧師們絮絮的向個人談道。不過現在已大反從前的態度了。她的第一次爲這次生活改變做對證，就多麼婉轉動人。而且此後益日見她的進步，爲主做見證，亦日見發生好的效果。

一天，那位牧師和他的夫人在茶室喝茶，無意之間，見到一個侍女特別的使人歡喜，她有活潑而姣好的體態，伶敏地在工作着。而且常見她對着陌生的人訴說她生活的苦悶。那牧師想起她是和他同一公會的教友，遂和她談話。得悉她因所偶非人，並且不慣痛苦的家庭生活，遂出來充當侍女。她家中有六個孩子，因家產蕩然，全靠月薪所入以

供贍養。談話間頗羨慕那牧師夫婦那樣的家庭幸福。

後來，那侍女不幸病倒在醫院裏，牧師夫婦得悉之下，時時去慰問她。她雖顏容憔悴地臥在布床上，生命一絲絲地延續，可是，還強笑着接待他們。在這慘痛笑容中，又表露着她那深蘊的感激之忱。當那要施割症手術的前一天，牧師夫婦特地去安慰她，使她平平安安地睡着過夜，預備着隔天的割症，她果然平安的過了夜。當服藥時他們在旁邊代爲禱告，那侍女亦跟着祈禱說：「上帝助我，再成爲一個純潔的基督女兒，不然，卽賜我離去塵世。」她那若斷若續的禱辭在慘白的嘴唇發出，而一顆顆的熱淚在她羸而弱的臉上流下。後來，幸而回復康健了。過了幾星期，她獨自去加入他們的教堂，虔敬地禮拜。她做對證的言辭很是悲哀頑黠，聽之，令人流淚。她前後竟如兩人了。她舉止言談都較往昔爲文雅有禮，驟變成一個精神高超，心情純潔而熱烈的女子。第二星期，她領着家人丈夫一同來做禮拜，她的丈夫當日就歸向於主。她並介紹許多人，親友們跟了她來，她領導着一羣人走到上帝的庇護之下。她此後爲精神生活的明燈，每在禮拜完

畢的當兒，必有許多人繞着她，她居然成爲一個宣教師了。四個月短的期間，經她介紹而加入教會的竟有廿人。她的感化力是逐漸增加，她的生活亦逐漸安定。

這位牧師有一段下列的結論，說：「我的宣教方法現已改變了，演講時不再用作文式的，教條的，空洞的作不關痛癢的話，不說什麼大計劃，大運動；却實際的把日常應事接物的事實來作資料。務求我的音調容貌，宛如上帝的慈藹音容。而我向來的厭惡走訪教友，作個人實際談道的功夫，今已一變而爲特別有趣，特別注重。禮拜日有人圍着我的時候，我抱着無限熱誠來接待他們。今後我的牧師生活和我的生命可說是經了一次再生。」

第三章 居於光明之城

在我們「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中，出席次數較多的是一位廿六歲的青年。他那一對藍色的眼睛和一張闊大的嘴巴，若是臉上沒有顯出笑容的時候，便表現着一種莊嚴強毅的精神，可是，他的舉止却很儒雅，而且擅長文學。

他的家庭是宗教化的，父親嘗在中國宣教，聲譽卓著。他在這麼美滿和諧的家庭裏，自幼便受着宗教的薰陶，所以他對於宗教特別感到興趣。他說：「我自幼就認定信奉宗教是很天然而愉快的事體。基督教在中國，每每多與異教相接觸，所以若沒有深遠的宗教經驗，終不免進入迷途。教會與罪惡的世界決不能兩立的，難免不息的惡鬪；善與惡，邪與正，若在狹路相逢的時候，那善與正竟可因之當行出色。我們全家連僕人在內都篤信基督教，甚至因此而有人入獄的，凡此等事實在我腦際有極深刻的印象，這所以使我誠虔地崇奉基督教，相信上帝的實在，基督的能力，和祈禱之確有效果。」

「我八歲時，家裏送我入中國地方一所英國教會名叫內地會所辦的一個學堂。這所學校宗教空氣甚爲濃厚，他們雖深信世界是紀元前四〇〇四年造成成功的；可是，關於禮拜日的儀節，聖經的研究，以及對於女人的種種規條都很嚴肅整齊。這足以鍛鍊我精神上道德上自治的能力，是我最佩服的一點。

「在中國讀了四年書後，回到美國來。在美國所進的學校是一所很好的學校，校長是一位忠實教徒。當我偶然犯了過失，他便給我一個沈痛的警告，他很了解我，每每敦囑我到他家中去，他雖然很忙，而仍舊很關心於我的問題，而我終不願多攪擾他，因此，我此時雖有我校長的暫時幫助，可是，我的生活在道德上逐漸離開上帝之道，直至使我的宗教思想與我的行爲舉動不相關聯。」

他在大學裏，朋友認識的很多，修業一年以後，因他的奮勉求學，同學們都很看重他的聰明和態度。同時，他並在校刊社服務，和加入種種體育運動的團體。我有幾位做牧師的朋友，時常勸他將來担当牧師的職務。但他聽了，遊移不定。可惜，當時沒有

一個切貼的人，幫助他商議將來擔任牧師職務應有的準備。因此他漸漸逾越軌範，不論寫信，聚會，用錢，都不免有疎忽的地方，但他終緘默着，不以告人。他又說：

「這種種並不足使我拋棄我對於基督教的思想。雖則我對於無神論者亦會表同情，但我終沒有大胆地敢於明白宣布。我回首一看父母的篤信和朋友們的終身做傳教事業，使我深信基督爲真實而覺着宗教必有其價值和尊嚴。至此，我便又左袒基督教及教會了。不過，我對於基督教這樣的持論，純粹是理想，並非出於經驗，當時我沒有想到宗教可以爲我解決內心紛爭的唯一利器。

「當第三年級裏，我到西部去出席學生志願會。將起程的時候，曾對家人說：「此去係解決我的內心問題，結果如何，請你們看着。」這次參加會議的人計有八千餘。會中所有的人生問題和宗教演講，我都悉心記住。會中的祈禱一道，我們這班代表，似不及其他代表的熱烈。在大會中雖得到了許多新智識，不過却沒有一個人來解決我心裏實在的問題，我是很失望的。

返校以後，接到父親的信，問我會否於途中遇見布克門，他在中國時曾一度到我家訪問過父親的。我當時不大留意。過了兩星期，友人邀我到一家離學校不很遠的旅館裏舉行星期會，并說布克門也在那裏。而我的赴會，也並不因布克門在會的緣故而有怎樣的高興。在這禮拜五晚聚餐會中約計共有廿餘人。席後，我以為照例有演說，可是並無一人發言，不過，輪流着談談各人的身世並且談及聚會的目的與感想。可是在這會場中，雖無秩序的拘束，隨便談及個人的宗教和生活思想，殊亦覺得十分舒服。而且此會聚集體面紳士與放蕩浪人於一堂，我心中覺得這其中必有甚麼吸引的力量在那裏。

「翌日，聽他們從世界各處來的所講的宗教經驗，雖他們所談的不過老生常談，但是，他們個人似有奇特的樣子，覺得宗教已經深入他們的心坎。我向來對於宗教都是從理論上講，不過現在漸漸看到實際上的生命了。我聽了許多人直截了當地說出精神上的與道德上的長短來，我想那人必不會戴上假面具的。我曾與一位少年牧師討論儒學的價值，及泥執一種倫理學的危險。可是這人在談話中曉得我是要設法避去關於我個人問題

討論。晚上，有一朋友窺見我內蘊的情緒，告訴我他個人關於基督徒的見聞，又述及另一朋友的怎樣得釋放。我也把我的一切告訴了他。於是很表同情的，共同討論罪惡的矇蔽，如何使人們隔絕上帝。我此後方才覺得待人接物若相見以誠，就是親近上帝的第一步。

「第二次的集會中，我便想到我的宣教事業問題。依我以往的觀察，關於生命的問題，似較有清楚的觀念，自然地會想到授與生命的主宰上去。在會中所遇見的人，大都不對我提起宣教事業，他們大概關心於現在內心的生活。他們以為若現在對於上帝有澈底的覺悟，則將來的職業，自然而然的會解決，不用關心。他們認定假若這個牧師心中沒有宗教的經驗，那末，做牧師是毫無意義的職業。所以他們的根本辦法，第一步就叫我們道德上要有澈底的覺悟而生出熱心。這樣，才始可以曉得上帝對我生命的意志。這真是做牧師的一個先決條件。

「我當時所受的感動，是暫時的，而且往後我也和他人一樣，說，這樣的情感衝動

是祇有暫時的效力。不過我現在回首一想：在我所認識的年青人中間，這般人可說是能代表我所看到的最高尚生活。而且很有一種吸引力。我在他們中間所受的感情衝動，正如克特 Benjamin Kidd 所謂「理想的情感」。若能把在他們身上所表現的精神灌輸到全人類，那一定能造成一個新社會。在這團契中間他們彼此有最高尚的理想，而且彼此勉勵要得到這個理想。在這個勉勵上，沒有不把金錢，光陰，經驗，彼此相獻奉幫助的。在這樣光明的生活中，對於靈性的進展，是決沒有什麼退步的。不過，要認真照常的按步向着標準進展，努力不懈，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因為求學和社交的繁忙，有些地方便不肯實行那理想的標準，漸漸與他們遠離了。更至於漸漸起來批評他們所主張的「重生」，「上帝引導」，「彼此勉勵」等等的事。

「大學畢業以後，我就到中國教一年書。在那邊有值得注意的幾件事。

「我當時在中國教授的係歷史學和文學。有時稍稍涉及宗教。不過我當時對於宗教不大有進步。我和這班學生感情頗好，每星期中規定一夜到我的住處談談宗教。我因沒

有澈底的決志，便沒有澈底的談話，我覺得在他們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沒有什麼效力。雖是這樣，我以為這也不是空費，不過或說我的遊移不定的宗教態度，不能影響到他的信仰罷了。

「其次，關於政治方面的事。民國十四，十五年間，可說是新中國再生的年度。我隨新聞記者到內地各省去遊歷。到過革命策源地廣東，在那裏晤見國民政府的俄國顧問鮑羅廷氏。他確是一個爲信仰而奮鬥的人，不過，他所信奉的是與我們所信奉的立於反對的地位罷了。他嘗說：

「你是以感情（愛）建設新世界，我却以武力來實現理想，這是我與你的異點。」另一次去見他時，適他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手中挾着一枝香烟。他說：

「你們基督徒有你們至死不渝的信仰，我們也有不惜粉身碎骨以維護主義的精神」

「我也以爲他一定是肯爲他的主義而死的。不過講到我的宗教信仰，當時我暗笑他

是看錯人了。我是不肯爲宗教而死的。這時候我亦暗自驚愕，我對於基督，尙沒有到自願犧牲生命的地步。

「我雖是這樣遊移不定，然而終覺教會對於改良社會和救人是一個較好的機關。所以我就入到神學校裏去。看看一年將盡，我心裏很是着急。這一年間我與對於宗教抱懷疑的朋友辯論的時候，常把這「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當會員的幾個人做實例，來證明我的信仰。在這不冷不熱的教會中，我覺得這幾個人生活的大改變是個不辯自明的事實。我亦覺得我是缺少這種精神。而我在神學校裏不過增加些智識，於宗教生活上一點也沒有進步。本來，神學校裏的學生應先有在基督裏一種實在的經驗，而後才進神學校，那勸導神學校學生悔改，得救，本不是神學校的義務。

「我當時覺得爲人須要鞠躬盡瘁的幹一件事。還是絕對擁護基督，還是絕對反對基督？有時受到特別感觸，玄想到倘若把全生命歸服於主，將有若何偉大的結果；不過同時也湧起許多難問題來。

「我抱這態度的時候，又去聚那「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的會。看他們對於我有甚麼解決沒有。當時我想他們總會特別的注意我而有所勸導。我在聚會時，他們客氣是很客氣，不過僅僅任我旁聽着，而不注意到我的態度。因着他們的不問起我的問題，我便有茫然若失的樣子。雖然如此，却引起我澈底的思量。我所最注意的就是他們這班人的光明快樂的生活。他們的聚會很自由，沒有禮儀的拘束，和平常歡樂的交際一般；可是，却有宗教上道德上的熱忱，更有特別的難以筆墨形容的吸引力。

「我原欲幫助人們——中國人，俄國人，以至於本國人——使在靈性上有深湛的認識，然而都成了畫餅。我對於這「團契」已經得見同人們內心蘊着我所沒有的好精神，然而還有五種顧慮。第一，恐防害我欲成大著作家的野心。第二，團契雖是發達，在社會上也有一種批評。因此恐累自己的名譽。第三，如會中所謂的將自己的意志迎合上帝的意志，恐因之牽強附會，傷損我智識的完整。第四，加入之後，恐發生狂熱心，以致不理智人所應理的事。第五，恐因之有友人遠離我。有這五種顧慮，終使我猶豫不決。

「有一晚，我與一位蘇格蘭少年醫生討論，共同認定，上帝是替人類謀幸福的，上帝的旨意必與我們的生命有良好的幫助。而且上帝對於人類所需要，必設法完成我們的計劃，或者更能使我們完成較好的計劃。在當時的討論中，我想若基督果能如此，我便誠心信奉，永矢不渝；後經審慎周詳的觀察，覺得基督真是這樣，我就決定意志歸向基督了。」

「決志之後，就覺得有一種新生命產生，如同重生一般。從前所願慮的，現在都不成事實了。從前散漫無着落的心思，現在統一有定向了。我有一種意外得勝的精神。我每日保守晨更和靈修的工夫，覺得這與我日間做事大有幫助。我也覺得能把所領受的靈性上新恩典分給與他人。對於幫助人有新的力量，比較從前友誼上的幫助人多有功效了。神學不再看為呆板的信條，覺得有活潑的新的滋味。視教會與聖經為有新的意義。聖經中的語句如「你們要重生」「有人若為着我的名而失掉生命，必得着生命。」「你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而這一切上帝自然要加給你們。」等等句子，現在竟變為生龍活虎。

活現，與我的精神有密切關係。我從前在基督教，好像是處於法律之下，現在却以依從聖經爲最愉快的事。我是完全改變了。

「我還是覺得我感化人的力量太小。有時因稍有靈性上的進步而受驕傲的試探。現今漸漸覺得在上帝面前祇有一種謙虛的無我的心，纔能完成我的工作。還有，我的批評教會好壞，亦足以妨害我靈性上的進步，但有時還覺得是出乎主的意思呢。

「我有一次得晤一位在工廠中做印刷工人的青年，他平素是熱心於教會事務的。一天他邀我到他的教堂中講道，當我演講完畢之後，他在我身旁呆着，似欲和我談話，我趨前與之握手行禮，坐上談話。他起初把反對舊約中故事和新約中神跡的題材，大發其言論。他滔滔地講着，我老是靜默不作一聲。後來他見我察出他的用意，遂仰着臉說，「不錯，我還未講到我的真問題，現在且講我的痛苦經驗罷。」他所經驗過的痛苦，我從前亦經驗過，確是個生命的根本問題。我就向他一一道破，他頓然領悟，把生命歸向於主。他的個人痛苦心事，從前並不敢告訴他至親愛的父母和朋友，現在却將這事對人

歷述經過，爲主作見證。有一次我親見他在廠中，把他的革新經驗來勸化人。」

還有一次，他（本篇的主人翁）在喜筵上遇着一位青年，就用以上「把自己經驗做見證的方法」，和他談話。他頻頻點頭，可是，看他十分膽怯，要設法打斷他的話頭。他隔座裏也是一位「團契」裏的朋友，請那位青年於星期五一空到「團契」裏去聚會。他首先允許；是晚遂同宿城中。次晨又氣餒了，設辭謂有友人將於是日遠道來訪，不克遵約到會。這位朋友對他說：「聽從良心的指導，要曉得不可令任何意念打斷主的意思。」星期五他去赴會，那位青年忽寫信來說，他的朋友勾留三小時即去，并表示願意來聚會。他們接信之後，用長途電話請他就來，他就乘火車來了。當他到場時，會已開始。散會後他和其他同志與那位青年談談過去的經驗，他就把他的惡劣行爲的經過詳細宣佈出來。於是他們就一同爲他祈禱。次日，見那位青年很悵鬱不愉快，吃飯也沒心思。他們一同到草地上散步時，就說他的問題究竟要不要告知他父母，并且把他所有對不起人的事去弄清楚。此時，他的心思亂極了，幾幾乎要發狂的樣子。他自知惟有所禱可

以澄清神志。晚上的聖經研究班他仍然出席。這幾位朋友，一見他來就一同出去外面談話，講講勸勸，又作禱告。他卒能棄暗投明，決意歸向於主，當晚寫信與父母，措辭十分誠懇。翌日在晨更時他就決定偕新友們往歐洲漫遊，以資鍛鍊，并擬在人前見證他自身所受之益處。這個僅僅歸化了一天的基督徒，就決定到歐洲去，是件不容易的事，况且路費與出國手續均未預備過，不過，他似覺上帝要他去，他就決意動身了。在這時候，他又想像到家人接受他信的情形，和對他出國的懷疑，他又起了黑暗光明的激戰，結果，終於爲光明之神獲勝。次晨，他確信精神生活於人生的重要，以爲遊歐之舉，是他增加信仰與見解的第一步驟。他此後隨即領取護照，往別家人，旅費則出乎其意外的得了不少的餽贈。啓程之日，他的兄弟設宴送行，家人親友都來江干送別，且勸勉備至，他於是在白巾飛揚裏，彩繩長索中，離別了家人摯友。旅途中頗感寂寞，回憶自己生活轉變的經過，覺着無聊；有時竟把以前友人的溫存慰問，看做陌生的冷酷的面孔，雖然如此，他的精神生活反而猛進，信仰益發增長。

現在他已遠遊歸來了，他勝利地回來以後，便得到所未有的愉快工作。朋友呀！我（著者）告訴你們吧，精神的衛生只是要我這位友人所說的「站在光明道上」的這一點就夠了。我這位朋友在初年也是住在黑暗裏，陷於精神生活的孤立地位中。他的得到革新，就是像心理學所謂：凡青年人種種危險思想，惡劣行爲，不要讓牠蘊蓄在心裏，應該和他人坦白宣佈，那才有救濟的希望。這位朋友也是這樣，幸而遇着一個團體，他們各把自己的精神上缺憾，互相勉勵，終於找着了出路。

布拉福特 Gamaliel Bradford 是一位深諳人類心靈作用的學者，他說：「一個人把他的煩惱與苦悶，勝利與希望，以及人類所曾經驗的各種感覺，說與別人聽，大概是一件良好的事。若沒有這樣的發洩，必漸鬱結成爲病態。」正是，若一個人過分的看重自己，講到自己，自然算是一種病態；然若有光明正大的，求高尚豐富的生活，從這發洩「內心鬱結」的方法中，以求革新，這恰如洗浴一般，能脫盡一切靈性上的污穢。我們對於這種脫罪的方法，只可惜奉行不早。現代青年對於別的事很自由地公開研究，

而對於個人的感覺，却鬱結心內，祕而不宣，殊不知這就是不足以發揚上帝的真理的
地方。

第四章 牛津大學裏的一個牧師

這位牧師身高六尺，笑容可掬；時常穿着平常的衣服，在外表上無從看出他是一個牧師。我（著者）和這位牧師曾結過旅行伴，在這長遠的旅行中他從未露出過什麼不好的皮氣，始終不失君子之貌。有些人皮氣的和藹可親，大多似乎爲着身體康健的緣故。這位牧師身體雖很康健，可不就是好皮氣的原因，那原因是爲着靈性康健的緣故，他是另外有所成功，有自然而然的含養。他的和氣態度，春風滿面的情形，好像在他身上竟在發光似的。他對於宗教有十二分的熱心，可是其中絲毫不見有狂熱的痕跡。宗教上抱懷疑的人和他相晤之下，終覺自己恍惚若有所失。

他是由聖公會內很好的家庭出身。他的父親是一個富商，對於慈善事業，很樂意捐助。他的父親又時常喜歡出外遊行。他的這樣穩健發達，和樂善好施，在他的兒子心目中，視爲模範。他的母親是一個很熱心的教友，常爲她兒子禱告，暗祝他將來成爲一個

牧師。他的家庭足養成他爲一個好的人，而且足供給他一切好機會。

他是由英國私立學校出身，當入學時適值歐洲大戰，這大戰慘劇是很足影響學生的思想，就是足以促進他們早想到做人的意義。他也想到過這個問題，可是沒得相當的解決。所以當他十八歲離開學校時，隨着環境的影響而漂流入商界。那時節他的思想，以爲入商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做慈善事業。不過，後來他終覺沒有趣味，遂決定入牛津大學。

那牛津大學果然可說是一個小世界，有華麗堂皇中世紀式的高樓，和青年活潑的學生，相映成趣。一個會想像的人廁身其間，當然容易感悟到他自己的生命如何，和當代的生命如何，而且看出他的時代的需要。他入校之後覺得非常快樂，交接許多好友，交換許多知識，在學校裏很有地位，至第三年且爲競船隊的隊長。

在牛津的學生，其性情之不同，大約可分爲二派，一爲樂天派，重於體育運動，和交際等活動；一派爲道德責任派，重於宗教的生活，呆板的負起倫理責任。這二派大概

有如水火不相容之勢。而他卻能斡旋其間，爲各派所容，他的能「左右逢源」，恰如他的心中同時有二種不相同的原素似的。就是同時相信應該有娛樂，和應該有道德責任。他的生命雖能融合於這大不同之二派，可是尙不能將這二者綜合起來。他自己說：「我當時很怕，這二派的人會察出我的囁嚅似的態度。」他也說，當時學校內宗教空氣不十分濃厚，而自己態度亦非過分熱心，不過視爲一種規矩罷了。所以在這二派同學間周旋亦不爲難。有一夏季加入夏令會，在這裏遇見布克門和艾迪等諸人。他對於他們後來有這樣的話，「我看見他們高尚的生活，和靈性工作上的大感化力，有動於我心。我當時覺得我應該和他們一樣，把我的生命完全歸服於主。不過當時還有不情愿的樣子，背後還要加以批評。」在這夏令會裏的 Braham 布克門得上帝要令他感動這位先生。有一次恰在街上相遇，發生友誼的交談，此後他二人遂有好的感情。

在一九二四年夏季，我們六人，以布克門爲領袖，遊行全世界。由於這次遊行，得到不少在合作上的經驗。耶穌出門講道也是這樣，常帶着少數門徒，一面傳道，一面教

訓他們怎樣實際的對付各種環境，和各種人。我們現在亦覺得，若要引人深深地認識耶穌，自己必須有這樣組織的小團體，其中不僅須忠於基督，也須彼此有牢不可破的合作精神；所謂大公無私，有福共享，有禍同當是也。要得到這種情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許多宗教運動的失敗，就是缺欠這個精神。我們這幾個人，在遊行中學得不少忍耐，愛心，誠實的經驗，而也就在這些忍耐，愛心，誠實上聯絡起來。每到一處如大學和教會都有很好的效果。遊行中所遇見的新朋友現在仍是有友誼的往還。而這次遊行中自覺最有益處的，就是這小團體中各人學成合作的事功，有時也可有爲領袖人的資格，有時也能隨從他人收襄理的功效。如今覺得一個人無論怎樣高尚，和有聖靈的充滿，他個人成就的功效終比不上一個合作的小團體所成功的事功。不過要有這樣的小團體組成，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們的領袖布克門先生他慣有這種經驗，以致同遊諸人間均各甚爲投契，他真有力量能開啓人的心門。這此遊行傳道，並非遊歷可比，實是，他把所長的救人工作，來訓練我們。內中就是使我們磨去古怪，自私，驕傲，固執，及其他各種

靈性上的缺欠。一個宗教領袖如布克門先生能帶領六個宗教上幼稚的朋友，漸漸的培養成就有領袖的資格，使在靈性上有進無退，這實在是一樁難能可貴的事。這個年內所養成的友誼，和所產生的助力至今還尚未衰歇呢！如今我們這六人大多數是居領袖的地位了。這位大學牧師有這樣的說話：「在這一年內，我有決志，這種決志，早在許多聚會中曾經發現過，不過終沒有得到解決。可是在這小團體中就得到永固的感化，走上實踐的地步。我們在西班牙的時候，我心裏得到特別的感觸，覺得上帝要我們用盡我的全力，做救人的工作而為牧師。這一年不僅對於游歷全世界得到新知識，且亦為我靈性長進的一個時期。」

他回到英國，就進牛津的神學科。不過，若是一個在宗教經驗上不大穩健的人，入得神學裏，就有許多困難，對於分析宗教生活，猶如向不懂病情的外科醫生就要施用刀圭的情形一般。所以有的精神學裏勉勵學生多着重靈性生活，免得入到純粹的冷的理智與倫理的研究；因為一個人，僅僅研究宗教實在不夠的，必須個人在基督裏有實際的經

驗。果如這樣，道德就有得勝的樣子，就喜歡服務，他人也就容易得服務的機會了。神學裏學生與宗教活動的關係，竟如醫學上醫理與實習的關係一樣。一個宗教領袖若僅把他的心力完全安置在宗教組織運動的一方面，終鮮有良好的結果。如若和個人作個人的佈道工作，用個人感化，領他歸向基督，這樣就使他對於靈性修養有格外的趣味，有格外的進步。若是不用這種學理，則像似一個人僅有吃飯而沒有消化的一般。而這位牧師仗着他遊行時所得的經驗，一入神學就瞭悟這經驗與神學的關係。他自己曾說：「因為我有了遊行的經驗，我在神學裏靈性生活覺有進步。我時常借重於此次出行中所學的道理，和實驗的生活。因我自己完全歸服於主，覺得有從上帝那裏來的特別力量，足以幫助人。而我在神學裏一方又作個人佈道的工作。試驗我在神學裏所學的一切，就是以個人佈道，作為所學的實習。」

神學畢業之後，就被邀充作牛津大學的學生牧師，扶助青年學生的宗教道德生活。他對於被他所幫助的人有這樣說法：「有一個學生當將畢業的那一年，心裏覺得非常不

安，亂七八糟，不知怎樣是好。有一次他因欲幫助一個人，前來問我，怎樣的可以助人一臂。我對他說，一個人要幫助他人，他自己必須先有一種宗教生活上得勝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才開始可以幫助他人。他對於這個意思，雖很明白，可是不能實行，以致他欲幫助朋友的事情終歸失敗。他那時心中甚為憂慮。後來他加入我們的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在聚會時他是無多話可講。對於他人的做對證，說明怎樣歸基督他是深深入耳。不過他還不肯把生命完全獻上給主。我和他時常有來往，而時常一同運動，并令他有機會便與熱心的基督徒相親近。他在校內是一個活潑的學生，同時曾經充任幾個團體的領袖。他所事一切本來就照他自己的意思孤行，後來乃漸漸感悟依靠上帝意志的大功效。以後在這團契中又受一次感觸。當我們離開的幾天中，他寫信給我說：「你們不僅是助我得到一種新的生命，也助我得到一種新的能力。我期望能運用我這新能力，實際的幫助我的朋友……。我雖求宗教的意義，可是因學校裏禮拜精神的渙散，非惟不足引起我的熱忱，反而致我懷疑上帝的究否存在。我既有這樣的情形，實不能用誠實的心來領聖

餐。不過現在我覺得已得了新的生命了，我感謝上帝藉着你們而賜給我這些恩典。」

又有一件事有這樣的話說：「神學裏有一位學生（在禮堂裏遇見的）他雖是一個將做牧師職務的一個人，他却仍舊重視理智方面和倫理方面的事，而反不注意到「神秘」和宗教化的空氣。可是他自從這次和我相晤之後，他時常規避我，有一次我寫字條去請他，他仍是藉辭推却。我祇得用友誼的熱心漸漸設法和他相親近，使他會得到我的信用。後來我愈覺主或者要我幫助這個人，因之設法和他相宴會，或相邀一同去看球。從此他漸漸覺得他自己的缺欠。他也逐漸看出，他有恨心，有吹毛求疵的惡習，和驕傲自大的態度。并且他雖已預備做牧師而自己却沒有覺得有什麼使命。并因沒有確實的信心，亦覺沒有什麼道理可供獻給人類。當聖誕放假的時候，我曾懇切的誠實的寫信勸導他。當寫信時我是不管他理睬與否，我祇願擁着我的熱忱寄出。回校時他自動的來找我。此後就有切實的談話。有一天在早禱的時候，對於這位學生有特別的感觸，覺得應該和他直接談話怎樣歸主的事。當晚他又來我的房間裏，圍着火爐誠懇懇開誠布公的談論這件

事。談話之後我們有些靜默工夫，我就領祈禱。再過一些靜默，他亦就領祈禱。在這祈禱中就在全生命獻上給主，願一切依從上帝的意志。此後我們就有感情，而我亦時常對他說及怎樣的須受磨鍊和試探。（後來果然遇着一次試探）我們每日有退修的工夫和靜默的時間，其中彼此禱告。而在團契裏和在大學裏時常爲基督做對證。他那向來慣於咒詛和易惹恨心的壞脾氣已大有改變了。現在有聖靈感動的樣子，熱心於引人歸基督，而且擁有感化力。他的友人對於他都覺得希奇，而且承認他是已得了新生命。

時常看見由神學出身的牧師，因爲沒有像他的這樣經過一番內心感化，時常擾亂教會，和好批評這些相信上帝實在會感動人心的人。像他（這位大學牧師）現在這樣的仍在大學裏安靜的利用友誼，領導學生們得到靈性上的感化，實可爲我們的模範。

第五章 青年的自覺

這篇的經驗談，對於那些心煩意亂渴望內心平安的人有些供獻。我與本篇主人翁相遇是在他剛從大學畢業以後。當時他的身體修長瘦削，竟在由少年人變作成年人的發育過程間。我認識他父親，是一個教會裏的會督，爲人靜恬穩健。可是他則不然，三心兩意，毫不安定。當我們初次會見，我原不知道他是個心思煩亂之人，不過，亦料想不到他對於現在的工作，能發生這樣密切的情感。他的家庭有兄弟三人，父親做了多年的牧師，各處教友都很看重他，現在且任會督之職。他的母親很能體恤人心，培養孩子們很爲努力，她的孩子們在中學未畢業以前，腦海就存着服務社會的思想。

在他離開宗教空氣濃厚的家庭，進入大學以後，就發生了許多問題。因爲環境的改變，所以他對於宗教生活沒有像在家裏那樣的嚴格。當時他曾說：『學生生活如果帶着宗教彩色，是一樁不漂亮的事情。我不歡喜和宗教上很活動的人往來。少時所企慕的欲

和父親一樣，做牧師，做會督等等思想，不知拋到那裏去了。我所着重的就是物質方面的事，想發財，做大人物。」他當時也周旋於交際場中，求目前的快樂；有時雖也憶及少時所學的私禱，然所有的理想概都付之東流了。畢業以後，他就發生職業問題。他自己無一定的主見，而家庭裏的人則要他去做牧師，他也就去試嘗這種職業的况味。他說：『我是挾着這種嘗試的態度而入神學的；我第一天進校就有不舒服的樣子，幸而在散步間遇着一位基督徒團契的會員，因着他的樂觀態度，稍得些安慰。當日又遇見該團中另外的五位朋友。在這頭幾月之內，就看到他們的做基督徒，又慷慨，又慎重，又樂觀，而又有高尚的決志。當時我一面漸漸地受感動，一面懷疑我自己恐不能有像他們這樣的覺悟。并且我很希奇的想着，這班人爲什麼還要進神學校裏來。他們嘗亦對我說及他們的怎樣願意犧牲世上的榮耀，而選擇那牧師的職務。我此後就很注意到那產生這班人的這個團契。』有一次這個契開會時，他亦被邀加入。他對於這次聚會有這樣話說：『這班和氣誠懇的人，尚且這樣懇切地尋求上帝，我實是少見。一晤之下實能令我傾心

神往。我在這裏第一次聽到，「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引導」的教訓，這就在布克門先生的家裏，他在我們環坐的圈子內，解釋這個道理。當時我雖沒有什麼意思，可是不能不想一個人聽上帝的引導，應像祈禱一樣自然。我覺這班人對於人生的問題有澈底的覺悟，由此而亦引起感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心志浮宕不定的苦楚。我就設法和其中一位談話。從這次起，我始曉得人生唯一的生命就是集中于耶穌基督，而生活于上帝指導下的生命。并且了悟人生須先有這樣的生活，而後才能得勝，得到靈性上的自由。所以我就即決定，將不惜以任何代價，去試嘗這個恩典。既然存了這個決心，在夏季裏遂和許多朋友討論這個問題，而自己也看書研究，可是終還捉摸不到這個恩典。」第二年他又去赴這個團契。以後有這樣的話說：『我當時對於尋求上帝似乎完全失敗，因着我的失敗，令我自己對於世態都也發生厭惡，任遇事輒退處旁觀者的地位。宗教一事亦概置腦後。在做禮拜聽道時，且有激怒的鬱忿形景，以為他們所講的上帝一切，都是空話。當時我的思想欲拋棄上帝的事，而一任己意的前去經商。後來偶然在友人間，聽到上帝的如何

實際的施惠於人身上。我當時的內心忽然湧現一種不可思議的感動，週身經驗着和上帝同在的經驗。此事發生後的二閱月間，我的生命，感到從來未有之豐富，全身浸潤於認識上帝的榮耀中。上帝的引導是很清楚的，而我亦很自然地會在衆人前做見證，而那聽我講道的人，想亦易受感動，而有所決志。」

他亦說：「以後逐漸覺得上帝要我戒絕紙煙，那原因並不是爲着紙煙本身的關係，却是爲着我自已對於吃煙有下列三種惡影響。1. 我的吃煙，帶着放縱自己的意思。2. 因欲吃煙醒神以壯氣，以致露出自怯自卑的態度。3. 不屑與不吸煙的上等人相接近。有這三種惡習慣，上帝似乎要我把它完全棄絕。當時我雖覺這是一件應該的事，可是終久不肯實行戒絕。我的心逐漸冷淡，我所有的上帝經驗亦因之消滅了。（這是大概因爲良心既知可以進步而不進步的緣故）而那自縱剛愎的毛病，又日見厲害。此後有二年工夫，心中搖擺不定，不知還是放縱下去爲是，還是熱心跟從基督爲是？」

他自從神學畢業後，就在一個牧師處幫忙，以備將來充任牧師之職。後來我（著者）

請他到我們公會裏幫忙，對於這事，他曾這樣說：「從幾方面看來，我是喜歡到嘉爾華里去服務，不過從另外幾方面着想，我覺胆小。想一進了嘉爾華里，決不能再有騎牆的態度，必須把我的生命完全歸向基督，而依照基督的標準。我須先用三個月的休息和修養，至勞工節那日前去接任。一到了那邊，就感棘手。那原因並非與同事間有什麼關係，却是因為我不肯把我的生命放進基督裏面，照基督的那樣做人。當時我又轉轉念頭，欲擇那建築師等的職業，以為這樣或可免去一定要歸向基督的麻煩。我就向嘉爾華里教會辭職，說是担当不起那處的工作。」

當時我（著者）適在放假期內，不在嘉爾華里，他致我的辭職信內有下列的一節：「我今日之仍在嘉爾華里，我自己也莫明其妙。我本擬從早寫信向你辭職，却因猶豫不定，以致未果。貴處的工作實難繼續下去，我的從前熱心，竟像電光火石一瞬即熄。對於宗教實在發生厭惡了。我這種的變態，實覺無法除去，不過亦不肯設法除去，這是我十分對你不起的。對於貴處或者就要離開，或者等到你回來以後。我的心比前硬得一千倍

了。』

過了二天又來了一信，說：『恕我前函魯莽，不過我的心思和情緒，仍如前函所述的一樣。今覺我之對於貴處有不得不離開之勢。某君說，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謂「畏縮」的病。不過我亦明白這種畏縮態度，是出於懼怕，自私，或他種非禮的動機，明言之亦就是罪。現在我覺沒有直接決志的地位，須用間接的方法，所以我擬尋一個小的公會去服務，把我的力完全放進於這公會的活動。而把你的完全歸服上帝的道，暫時擱置不問。又倘若尋不到這樣的位子，我就去經商，亦不顧其結果怎樣了。我很對不起你，就誤了你的工作。』

他既有了這樣的態度，我覺却不可用下列的三種態度去對付他，若是用了其中之一，就將惹起錯誤的影響。

1. 把這事看做無關緊要的小事，敷衍過去，而不設法把他如醞釀的瘡濃使之流出。
2. 把他當作失信的人，而厭惡他的反覆無常。

3. 乘他心中不定，催迫他過甚，叫他定要服從我的意思。

那應有的態度，我以為乃是以愛心和他表同情，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自己解決他自己的問題。後來他說，『經過一個月的「不定」「憂悶」和「祈禱工夫」，就想着再要去演講的工作。不久就在一大的公會裏找到了機會。當時，外面看來似乎順流，心中却老是不滿意。我自己覺得我是假冒為善，不肯澈底實行我自己所講的話。』當時他曾寫信給我，請我在嘉爾華里留着一個位置，他希望仍回到這裏來。

後來，他終回到嘉爾華里教會，他有這樣說：『在嘉爾華里最初三星期的工作，是一生一世最難的工作。四週的人都已歸向基督，而我獨自歎不如。在佈道所中看見這樣的感化人，我就心裏想，這些酗酒流氓尚能歸向基督，我為甚麼不能像他們變做一個新人呢？此時心中有劇烈的內爭。同事的人都對我很好；其中有一位特別的感動我。他有慷慨，勇敢，快樂，我很羨慕。有一次談話中，他對我提起他宗教經驗中所有的動機，說是因經驗着基督釘十字架的苦心，而得到感觸和恩典。這是我第一次了悟基督的

十字架的愛心。這次的使我了悟非筆墨所能形容。同時亦感到我自己的軟弱和太自愛自私，所以我在這次跪下祈禱的時候，把我完全歸服於上帝，并許願肯爲基督而捨棄我的生命。從這天起，我的生活，與從前就大不相同了。」

過幾天，他就被立爲牧師，此時他才覺他的職務與他的心情相符合，沒有從前那樣的狐疑了。他好似凱旋的武士，面上發光彩。他經過四年的反覆，終久達到統一和諧的地步。現在他有真的目標和理想，「真自我」也發現了。

這是他的二年以前的事，在此後二年中，他和他人一樣，也有試探，和與罪惡相奮鬪。不過我沒有一次見過他的失敗，從未見他退回到往前的舊途徑。

他在宗教上有熱心，作事有毅力。今已結婚，他的妻子和他一樣，在基督裏得到自由，爲主做見證亦大有喜樂歡欣的樣子，并亦覺有上帝的引導。他的幫助人，很有成效，能令人勝過患難，解決難問題。當我著這書的時候，他適在南非洲各大學佈道，我想他那時候，竟在幫助那些因學問而發生驕傲的人。

他在嘉爾華里時有一次遇見一位舊同事，他是童子軍的隊長，他對於他曾經這樣說，「他爲人個儻慷慨，已娶，家中亦有一輛汽車。每星期須到河邊去露宿。他的職業是電梯廠裏的一位職員。他的教育不過高小畢業。有一夜他和他的夫人，請我到他的家裏吃飯。飯後，和我暢談到深夜。起初所談的不過是商業情形和童子軍露宿等閒事，後來逐漸談起他所領的童子軍；我就問他領童子軍有什麼目的，是否曾關心這班人的內心問題，而欲乘機幫助解決他們內心的困難。我遂與談起我的過去種種反覆不寧的苦痛，以及怎樣藉着基督的能力而得勝。他說他對於所領的童子軍不過關及一切體育上的活動，而不注意及道德上靈性上的事情；不過他自己的內心却有和我同樣的情景，并且問我能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我就和他緩緩地談及歸向基督的效果，及歸服基督後的怎樣就能得到上帝的引導。在這更深人靜的時候我們一全跪下作深切祈禱，各把生命重新獻奉於主。就在這夜他得到新的能力和新的覺悟。他亦把這經驗告訴他的夫人，雖當初不願意接受，可是後來亦受同樣的感動，很能幫助他人。」

有一天他在嘉爾華里助理我的時候，有一位美以美會的牧師來看我，來意是因羨慕我們的成績，而來參觀的。我因事忙，就請他代為招待。對於這件事，他有這樣說：『我當時年事又輕，又因為主熱心而放浪形骸；所以那位牧師一見之後，有大不為然的樣子。他既不大高興見我，我就處於進退兩難，還是不和他相見呢，還是欠身下氣地招呼他。可是，當時忽有感動，不管討厭我與否，奮勇地去會他，并先把我六個月做牧師的失敗情形原原本本地說與他聽，并述及個人當未接受基督以前的苦楚。不料他聽了之後，似乎很有意思，并問我以後的情形怎樣。我就追述進了嘉爾華里後的怎樣受同事的薰陶，耐着心培養我的靈性；怎樣完全歸服於主，去絕自縱的脾氣。他點首說，「這亦是我所缺欠的」。又說他的公會裏多充滿了紛爭和妒忌，不聽他所講的道。我們此時就跪下祈禱，他又重新發現了上帝的恩典。此後他講道有聖靈的幫助，他的公會中的紛爭也就從此解決了。』

他在嘉爾華里做了二年工作之後，寫一封信給我說，『我不能不寫信給你道謝，在

貴處那二年的工作，於我實大有裨益。這兩年中可說是我靈性上的豐年。我感謝上帝，給我不絕的訓練，并感化我的同事，便令他們體貼我的缺欠，耐心的培養我。……不過可惜有時被環境所累，已得的恩典或暫時失去。我祈求上帝使我握持着本來的計劃。雖有時偶入歧途，却就有驚醒的感覺，因之我覺得那社會的救星唯在乎靈性充滿的人們。」

他亦曾對我說：『我的受感化，是由於這團契中得來，便令我能担当得起佈道的工作。不然，我所講的道與行爲不相合，是一個假冒爲善的人。這樣情形，如其繼續下去，早晚要擱淺的，完全跌倒，單求世上的快樂。我所以要感謝上帝，引導我到這嘉爾華里，令我決志歸向基督。現在我的生命與基督生命相和諧了，愈盡我的力，愈覺有一團的和氣。我的一切都在基督支配之下。這都是從苦中得來的。在團契中又學到一個教訓，就是凡事不要祇想到要有好的成功，也要想到上帝所賜予吾人的那所以能達成功的原動力，和原質。那就是不要單單注重行爲上的事，亦要着重行爲的本身。一個人所成就

的美好的事，是上帝本性裏的一種副產品。一個人若着重那本性的培養，完善的結果，當然如影隨形一般地會產生的。我現在的任務，不是想怎樣的服務人，就是想怎樣的成就上帝的志意。我的佈道計劃以個人為中心點。那牧師的職務，亦應該關心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和個人間的責任。我在團契中，關於神人的觀念有澈底的聯絡，而知道怎樣的可以領人歸主。個人佈道一事在範圍上雖似狹小一些，而在實質上則實較為深切。我的目的祇要領人真正的歸向，不顧人數多少，我以為三個熱心的基督徒，其感化力能抵過三十個三百個冷心的基督徒。」

第六章 極樂的聖牧

我想世上的人，很少能在心靈上得着真正的快樂的。大多數人，固然能在他們的宗教上達到虔誠的地步，但能達到愉快的地步的很少。有許多嚴重的人，盡其全力，很勇敢精密地和黑暗奮鬥，成就光明正大的事業。但能在奮鬥的生命中，時時得着最高尚的愉快的，卻很少數。我所說的那種愉快的性質，比較飲酒食肉等肉體上的快樂深奧得多了。一個航海遭難被人從破船上救起來的人所感覺的快樂，更甚於他擲鐵餅而已經打破世界紀錄的快樂。因為心靈上愉快，實在就是感恩的意思，並非是甚麼功勞，是上帝憐憫我們所賜的福氣，並非是自己的美德。

歐洲黑暗時代將終止，文化曙光將顯現的時候，法蘭西斯 Francis of Assisi 就做了當時的太陽。他並不是應當得什麼聖人的名號，而人民常稱他爲上帝所創造的快樂人，極樂的聖牧 Jocular Dominus。若你要明白這個名詞，你須細讀西斯脫教 G. M. Chest-

ator 所著的法蘭西斯傳。我現在把這個名詞加在一個三十五歲的英國會堂裏的牧師身上。頂使人觸目的，就是他面部的光耀。這種光耀，不一定因為他僅僅從事宗教事業有以致之，是因為他內心中的深處，有因基督而得的真快樂，所以自然而然的完全呈露在表面上。

他曾在一個英國國立學校裏求學，當時他是一心一意地工作着。他併且是一個精明的遊戲家。那學校的校長，有一次，擬了一篇演說稿子；他說，校長雖很用心地預備這個稿子，但聽的人都不很明瞭，因為他的演說，太深奧太枯燥了，對於我們習見的污穢和奸詐，他都講得不透徹。在舉行按手禮的前一天，我們在校長室的外面等他傳見，輪到我進去的時候，他問我，有沒有問題要討論，我以很自然的態度回答他說沒有。他就給我一張寫着幾句格言的禱告片子。我就退出來了。行按手禮，可以說對於我身上很少影響；或說，簡直沒有什麼影響。在那時候，我的宗教，簡直和英國國立學校的小孩子一樣。那時我是一個勇敢人，無論甚麼事都去幹。我對於自己的人格，也有一定自重的

範圍，不過和基督做人的標準相比較，就相去太遠了。我歡喜到禮拜堂做禮拜，大半因為歡喜唱詩之故。每逢星期日，我總去恭聽牧師講道，但牧師所講的道，沒有進我的耳。禱告自然也有一點意思，然也不過說些『求上帝幫助我打球得勝』，或『比賽足球，保佑我們的一隊得獎』，或有什麼需要救濟的事求上帝拯救，等等。

我畢業後，就到歐洲大陸學習南方語言。那時我寓居在一家人家裏面，在那裏，我第一次和黑暗社會接觸。我極厭惡那些夢想不到的青年男女的淫穢罪惡與污穢。我很想幫助他們，以我從前在家庭在學校所受的感化的高尚目的來矯正他們，但是我覺得我並沒有什麼能力感化他們。

後來，我偶然參加一個會堂裏行接手的禮拜，有一位北歐主教在那裏主領。這一次禮拜，在我的生命中，忽然大有所改變。在這一會朝拜當中，雖沒有什麼異樣的話，異樣的事，是特別驚人的，可是第一次基督成了一個最奇妙而活靈活現的真相給我認識了。這就是我所受的感化。老實說，我的腦中，明知道這是我母親的祈禱得應允了。從此

以後，我就非常之快樂。當離開會堂時，我就覺得有發光輝的新生命自然流露出來。我心中覺得有平安有能力。這時，我好像自然能去幫助那些心靈上道德上需要幫助的人們。後來，我在本地某保險公司充當義務牧師。我所以做這種工作的緣故，是想多得點經驗。屢次別的牧師說，他巴不得也能像我這樣的宗教經驗。有一次，我非正式的被請去同幾個牧師弟兄談話，雖然我到他們國裏並不長久，語言也不熟悉，但是我說的話，居然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影響。有一次，一個星期六晚上，我參加一個喜慶的典禮。席散之後，來賓都要到妓院裏去遊玩，我勸大眾各自歸去，他們都搖頭表示不採納我的建議。我明知道，一種沿襲已久的不良習慣，不是一時可以革除的，不過那晚上，已有三十個人，贊成我的意見，不到不正當的地方去幹荒唐的事。我就知道那晚上有一個新穎而又良好的目標在這幾個人的生命產生了。從此約一年後，我回倫敦，在我父親的公司服務。這時我漸漸的有些和宗教背道而馳，大概的原因，是因爲我不慣在家中受嚴厲的拘束。我在外面的時候，所遇見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對於我都是很隨便的，在家裏却

都是很虛假的。我看教會也有一種幽暗而無生氣的狀況，在心靈上沒有一件事可以教我發展，所以我對於宗教方面就退步了。可是在這飄搖不定的時期中，忽有一個女子明明白白來糾正我。這個女子竟與我有緣，後來做了我的妻子。世上祇有她是催促我要做一個止於至善的人。沒有多久，她就到加拿大去了。但是她的感化力，永遠留在我這裏。

後來又在別的公司服務。那位總經理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總經理初次見他，就對他說，公司是最大的家庭，大家要互相聯絡。又說，大家協力工作互相信賴的價值，就是英兵在歐戰時所具的一種偉大的精神，也就是基督徒做基督精兵的一種特別價值。又告訴他說：「基督會藉着我在辦事室或在家庭中感化了許多人，使許多人來歸基督，但我還覺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供給許多人心靈上的需要。」這幾句話，對於一般從事於宗教工作的人，很有點顯著的價值。

他又說，歐戰開始後，我努力當兵，如同辦公事一樣的認真。我全心全意的做我分內一切工作。在大戰期中，我的品性實在有發展的餘地。

我受着塞塞克斯皇家軍隊的委任，就加入了政府國防軍。三個月後，我到法國升充陸軍少尉。我在離家以前先結了婚。我一到戰場，就升了陸軍大尉，率領三大隊的士卒。停戰以後，我率領第一隊兵士到德國，和駐防的兵士們在那裏住了六個月。戰爭期內，有兩件要緊的事，與我終身的事業極有影響。第一件事，在第三次上火綫以前，這些兵士們要星期日做禮拜，但沒有教士主領。有一位青年會幹事，知道我是注重宗教的，來請我盡一點義務，對兵士們講道。這個消息傳到一班兵士的耳中，都說，今晚有一位刺式克司 OSBORNE 的軍官將要來領禮拜。還沒有開會以前，草舍中已擠滿了人，有些遲到而站在窗外門外的，巴不得能聽見一個字或一兩句，都覺得快樂無比。那時，我們就唱了一首平時愛唱的讚美詩。我很簡明的對他們說，我的良友，就是耶穌基督，又向他們說明爲什麼緣故我不怕死。那天晚上，聖靈大大的降在我們中間，居然有許多人立志接受基督在他們的生命中做他們的良友。這或者是因爲在戰場上是生死不測的，所以容易受感化，但是後面的一件事，可證明這種事情也是難能而可貴的。

第二件事，我領禮拜後，過了幾星期，我們就開始攻派城台爾 Paschenдай，有一軍官和他的幕僚，在戰場上被榴霰彈打傷。當他們在地窖中療養的時候，差不多沒有生存的希望了。另一軍官問一個受傷的十九歲的孩子道：『你怕死麼？』他答道：『從前我是怕的，但是在七月三十一日上火綫以前，聽見我們的軍官說起怎樣的不怕死，從那時起，我的生命就不同了，我就不怕死，因為基督是永遠和我同在的。』

還有一事，和上面所記的那件事有聯帶關係的，就是幾個月以後，有許多人要聽我講道。他們以爲，若他們得受按手禮之後，也可以得到這種宗教的經驗。我就問軍隊中的一位教士應怎樣辦。這教士是個很好的人，會因爲他特別的勇敢，得了武士的十字架的獎品。他知道我的宗旨，就請我預備給這一班人行按手禮。起先，我很爲難，對他說，我不是牧師，我是軍人。他說，不錯，但你也耶穌基督的兵士，你可以告訴他們基督對於你有甚麼意思。因此，我就利用我第二次的機會，在未上火綫以前，爲這一班人舉行按手禮。內中有一個是警官，還有一個是憲兵，——八個是兵曹——。從此，我們

就常常聚會，談了好幾次。這些談話中，多關於信仰和爲人之道。我覺得這班人所領會的，更多於我幼年行按手禮時所領會的。這些人受按手禮之後，非但他們自己覺得有所改變，就是全軍的人，也覺得都改變了。因爲這樣向人講道，就好像自己已經得了生命，會使人想到將來停戰以後喜歡去做牧師。但我是預備繼承父業的，因爲我是他的長子，另有一個緣故，使我不能做牧師，因爲我已經娶親，經濟實力及不來那些獨身者。我非但沒有力量造住宅，也沒有力量受牧師的教育。所以做牧師這件事，簡直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志願，却是已經決定了。

此後，就遇到兩樁很稀奇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戰事暫停，我們無意之中，走到德國邊界的一個村莊裏，坐在被砲火燬壞火勢纔熄的破屋子旁邊，談論我們的將來。

軍官說，開戰以前，他曾在牛津大學讀書，想不久就回去，在那裏做一個牧師。他又對我說，我看你也應該到牛津去受牧師的訓練和按手禮，像你這樣的人物，正是我們所需要的牧師。我說，那怎麼行呢！我不喜歡過牧師的生活，我是商人，商業中需要虔

誠的基督徒，不下於會堂中需要真正的基督徒，並且會堂裏牧師的薪水，實在不能維持有家室者的生計。我越想越覺得這真是不可能的。在這時候，我的意念猶豫不定，不能毅然下斷語，就和我妻商量了一會，我倆都覺得這是不成問題的話，於是我就依舊投入商界。一九一九年四月，軍隊解散後，我們在倫敦買了一所小住宅，和一些傢具，一切都預備完全，想享一點安樂的幸福。

有一次，我從可龍 Cologne 上火車想到一個團體公請的牧師那裏去打聽當牧師的訓練是怎樣的。我纔走到車站門口，忽然遇見那位老牧師。我就問：『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我以為一年以前你已回英國了。』他說：『我是回去過的，現在我又來了。我今天來，想給你行按手禮。』我很驚奇地說：『世界上的事，真是奇妙不可思議，我也是爲此而來。怎麼我們無意之中竟會遇見，有這樣巧的事！』自從我在倫敦會和團體公請之牧師談話後，教會中有許多先生很歡迎我。後來我經過許多困難，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入牛津大學神學科，預備在英國教會中做一個牧師。我在牛津大學首先遇見的，就是那

年在戰場上遇見的陸軍中尉某君。我和他曾經在德國邊界某村中破屋子旁邊談話。他因為聽見過我的議論，所以不覺得我入此大學爲一樁奇事。我很快樂地在牛津大學讀了三年書，就得了學位，在利式克斯做牧師。

一九二二年夏季，這一位極樂的聖牧，參加基督徒百年大會的團契。他和許多從牛津來的人在英國很美麗的湖邊聚會。有一天晚上，有一位從美國來的來賓，和大衆聚餐之後，就領祈禱會。這次聚會，是很有樂趣而且是非正式的。他特爲使每一個人彼此都互相認識，並且教各人把自己的興趣都說出來，後來他對大衆說幾句話之後，就大家靜默。這一次的靜默，是第一次覺得很有生命在裏面，並不是呆板的，或是死的。這一位客人，就是布克門。自此過兩天後，我們又有一個小團契，就是每晨七時，用一點工夫來默禱。這是一種新的很奇妙的經驗，在默禱的時候，有許多人被上帝聖靈所感動，就得心靈上光明的思想。這種思想，與我們日常生活很有關係的。不久，這些人就覺得這種團契在他們的經驗中是很特別的。參加這種聚會的人，是從好幾國不同的教會來的。

。我們並不是特意要組織甚麼機關，每一個會員遠道而來，祇因為人人和復活的救主有關係之故。也可以說，我們並沒有甚麼特別新奇的主張，祇抱着那新約上所包括的簡單信仰，要在這第二世紀，於人的生命當中，把牠的意義實行出來，實則就是想用新的方法將舊的真理表顯出來。這種聚會的空氣，實在能令人得着真快樂和自然的注意。不久，這個團契，就在各人自己的會堂裏，成了一個熱誠虔心的宗教復活運動。這一班人中，有一位是從牛津大學來的教牧，有一位是從劍橋大學來的，還有一位，也是從大學和旁的國立學校來的，他也是專做傳道工作的。這一次的運動，於我有甚麼影響呢？第一次，我覺得在我的生命中被這一羣人所感化，我的確曉得他們不會欺侮我或佔我的便宜。我從未見過像他們那樣誠懇坦白互相待遇的，但對於各人的罪惡，却仍然很嚴重，絲毫不能假借。我雖是多年的基督徒，却是第一次纔赤裸裸地整個地被我看見一種暗示何為誠實，何為清潔，何為大公無私，何為真正的友愛。我久已懂得把自己獻給上帝，却未曾把自己全部獻給上帝。這一個團契，竟使我將自己全心全意的獻給上帝了。布克門

兩次從倫敦到剎式克斯來訪我。他第二次來的時候，他曾幫助我達到至善的地步，且指示我，若沒有正鵠的訓練和修養，我的生命，總不能有百倍的良好效果。因了他的勸告，我纔有恆久的安靜的修養。因此修養，我得了四項的認識。

(1) 凡對我不住的人，我沒有不能宥恕的。

(2) 凡我所應賠償的，我沒有一樣不賠償。

(3) 與我有害的娛樂，我沒為一椿不捨得放棄。

(4) 沒有一個長久隱藏在我心裏的罪，我不承認不除滅的。

上面幾件事弄清楚之後，我不但覺得有新的能力和解放，併且從此覺得每日得上帝的引導，使我知道有所依靠，做人知所取法，因為我的生命，已經有了訓練。可以說每天我要遇見新的事情，使我服從上帝。我可以老實說，沒有一件事情，使我和上帝或我和旁人相隔離；因此，我就得到了一個最快樂平安的時期，那時的生命，真覺得奇妙而非常豐富。

過了好幾年，我對於團契工作的興趣，覺得增加了不少，却是好久的工夫，我對於那團契，是很表示同情，也和他們一同努力工作，但並不在他們團契裏面。近來我看見許多合作的工作與個人的工作，常彼此互相衝突，因此，在我的生命與工作上，似乎也有很大的區別了。

我們不但有一種共同的工作，並且因為每人各有他的個性，所以各有特別的貢獻，這是我從前所未知的。以前這些人都因我而得幫助，但現在這些人不僅僅受一點幫助，又使他們在逐日的經驗裏，靠上帝的恩惠，而得着救主的感化。因為在很安靜的時候盡心修養，就可得聖靈的引導。這人就可以學習做世人靈魂的醫生，大無畏地去解剖許多人極深刻的問題。我曾經同英國荷蘭南非洲美國的一班基督徒相交遊，歷七年之久。我可以說，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像這班人一樣的基督徒，因為他們總是使我要達到至善的地步，與基督的旨意很相接近。簡直可以說，忠心於基督也就是忠心於這個團契。我不僅是對於這團契有興趣，有同情，同他們同工，乃是實實在在的在這團契裏面做一個

會員，共同在生命中玩最有興趣的遊戲。最後那一年，我足跡所到的地方，範圍最廣，並且在每一處地方工作許多日子。我的經驗，證明『必須每一個人受了聖靈的感動，全心全意地與人共同合作，纔能把上帝的工作做得很完美。不但共同合作的事業，從此可以擴大起來，尤其是能使每一個人發展到最奇妙的境界。』這種團契的深奧，實在是很價值的，也是很特別的，因為人人都是照着基督徒應當生活的而生活。這裏面的會員，都是一心一意有一種共同的信仰，並且物質上的享用，也是不分彼此的。這裏頭的奧妙與快樂，祇有經驗過的人纔會相信。

我現在還要將忠心的一層提一提，人的生命，如果真的爲上帝所領導，他對於各種事或人的忠心，決不會起衝突的。反過來講，一個人對於他的教會的一部分很忠心，或對於基督教的一種什麼組織很忠心，或對於他的妻他的家很忠心，都應該把牠放大起來。須知一個人在一大團契中，就應當共同謀公衆的幸福。如果在忠心上面有了衝突，那末，在一方面，總應當有人被指導，服從上帝。若人人都順從上帝，各種的關係就可以

弄清楚，面前的路程，也就可以光明了！

我現在在大學校當牧師。我覺得依團契來和學生聯絡，再沒有什麼法子比牠更好的了。三年之中，有五百多男女學生，互相聚集，討論關於個人的緊要問題。這許多人的很重要的問題，若不是我先前曾經遇着過，賴布克門替我解決，我就不容易代他們解決了。每一學期中，總有幾百男女學生，到我家裏來，談論這些問題。他們要到我家裏來，須在一星期之前預先約定日子，如同病人就醫生一般。每次在我的會堂裏講道以後，我就告訴聽衆，若有人願意和我個人談話，無不歡迎。這不是一個尋常的經驗，在未組織團契以前，這種經驗是沒有的，但現在已經習慣成自然，當作極尋常的事了。

這是很令人驚異的事，就是在靜修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基督與我們同在。我們討論的時候，很要知道他（指基督）的心意。這樣，不但使我們思想清潔，凡我們中間無論何人有什麼難處，都可以得到解決的方法。許多人從來不肯在大衆面前講話，現在竟忘其所以，很坦白地隨便說話了。我曾在師範實驗班，聖經班行按手禮。從前講道，我都

是先用團契的方法，然後就在團契中，使得每個人都有安靜的修養。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用來訓練無經驗的青年領袖。例如有兩個年齡十五歲以下的女孩子共同合作，替一班小孩子領禮拜，那時，我正在放假的日子，不在家裏，她們請了幾位年齡相同的領袖幫忙。這些領袖都是照着自己的經驗說話。這種辦法，乃是極有效果的。

總而言之，全世界和教會，都是特別地，如饑如渴地，希望獲得真正屬靈的團契。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能趕這種團契比基督教創立第一周的五旬節的團契更加有功效。

第七章 謠傳與真相

無論何時，凡有一純正的宗教運動興起，常有兩種事情相伴而生。有一些人的生活得以改變，而另一些却因此更爲非作惡。上帝常是在教會之中，揀選了一位比較當時一般人民有更深切的見識，和更勇敢地作爲的人，在微末與孤獨之中，打出了他所負宣傳的使命，把他自己對於上帝的經驗給別人以重大的意義。起初，他只得了幾個少數的信徒，假以時日，不厭煩勞，使他們能有密切的團契。然後他向全世界傳佈他的福音。這種極有感力的宗教常是在暗中活動，正如在陳腐的教徒身上施行解剖，欲使病體深得益處，非深入腠理，不能爲功。

耶穌自己所遭遇的情形豈非如此？他得着了一些少數的人作爲他的生死之交，忠順殉道，而也使另一些人作他的仇敵，最後將他殺死。這種結果由於兩種情形而產生，很顯明地含寓在他的品格之中，喚起人們把全身奉獻給主。假如他們能把全身奉獻之時。

就作了他的門徒而忠順至死，假如他們斬留不與，那麼，他們漠視的態度將一變而爲仇恨之心了。

主耶穌的際遇既然如此，那麼，他的信徒又豈能例外？喀爾文（John Calvin）說：『當神的旨意臨格之時，撒但便從睡眠中徹醒，這也就是神的旨意的特性。』那少數知道貴格會歷史上重要的故實，只能感謝上帝爲他們造就了貴格會的創立者喬治·福克思（George Fox），他豪邁爽直，語無掩飾，在他的雜誌中，充滿他對於靈德衰落，宗教腐化的叱責的論調。十八世紀時英國教會極大的覺醒，喚作『教會歸向人生』，但是衛斯力弟兄與韋特飛德卻因此受了多少的誹謗侮辱！今日美國仍有千萬的男婦，他們的能以真切認識上帝，完全由於摩迪（D. I. Moody）的啓導。

現在可以討論那些傳道者所用的各種不同的方法，而那些宗教革新家的一些方法都是與舊日一般人的宗教趣味是不合的：正是因爲那些批評者的眼光是淺近的，而他們只能看到這運動的表面，而不能認出他們中間所有聖靈的引導，將人們所久已忘記的靈性

之事重又鼓勵了一次。

這種評論大都是由於兩種源流而來。第一是由於異教的凡俗之徒，他們不願有人提及屬靈的永生之事，因為這些會傾覆他們現有的歡樂，他們願以全力來抗拒這種勢力的侵入。這種評論的第二個來源乃是那些宗教界的人，他們思想陳腐，見解狹隘，對於同時的人既無新的使命，對於下一輩的青年尤沒有正確的訓迪，只知在教堂中作愚昧的虔信。這些人正如異教徒的不信者同樣需要一次的改變，並且他們見到有人得着真正屬靈的結果時，卻無端的生出了嫉妬之心。這些情形都是教會內所習見之事。那些法利賽式的人士，他們自以為在為上帝作工，究其實，他們卻是與上帝作對。

以下所要講的故事，是說及一個人他最初聽見許多謠傳論及團契的工作——但是他以後就親去觀察，終之打破一切謠傳，決心歸從了基督。讓他自己來宣述這一段的故事吧。

但是讓我先說一說他幼年時的情形。他說在他記憶中所能推想的最遠之時，宗教在

他的生活中已得了一個地位。他的宗教知識全賴他賢良母親的教導，她爲他講述耶穌的事蹟與靈界的情形。他說，他對於幼年所受的訓練並不生出反感之心，因爲他母親循循善誘，教授有方。他接着向我說：『深幸我幼年時對於上帝並無錯誤的觀念，所以長大也無須改正。我去年冬天決志獻身的那位基督，正是我作孩子時所向他祈禱的那位基督。我時常覺得最後我終將爲他捨命。』

今日的宗教界中大多缺乏勇氣的父母，他們自覺到他們的失敗，因此並不給他們的兒女以真切的宗教的意義，父母們自然可以使兒童得到一些宗教信仰的利益，教導他們一些事情，在這一切之外，宗教可以使他們作一個喜樂，興奮，忠信，友愛，堅志，的人；即使父母自己不能令孩子得到這些，他們也當使孩子與深受宗教經驗的人相接觸，正如這位先生所說，我今日所信從的基督，還是我幼年所祈禱的基督。此地我可以提述愛米兒（Ariel）對於兒童宗教教育的偉論：『兒童的宗教全視他父母的舉措行動，而不在於他們所說的言語。那深切影響於兒童的，正是他父母立身行事的理想。至於父母

的言語、訓誡、懲罰、與發怒，在孩子身上都如過耳秋風，毫無影響。他們所崇拜的，也就自幼深入孩童之心。」

十一歲時他就受了堅信禮，翌年他進入一所信仰很敬虔的教會學校中去讀書。他按時去行認罪禮和赴聖餐。這時他就覺得福音工作的宣告。因為他對於教會服務工作很感興趣，所以又被選為教堂中的聖器監守人。在另一方面，他也能恪遵學校的功課，度他快樂的生活。

大約在十八九歲時他進入大學，這是一個新的世界，令這少年人十分喜愛。在大學一年考試時他非得意，又結識了許多朋友。他很少有餘暇的時間，而這僅有的餘暇，他就就貢獻作宗教的事業。他說他因為過於冗忙，未免不能按時去領受聖餐，然而對於祈禱他未嘗有一日的間斷。

他說：『在大學中時，我第一次聽人說起有一些神秘的人物強人加入一種宗教的活動，別人稱這為布克門主義 (Buchmanism)，據說他們常在各個時候與各處地方集會，

男女都聚集在一處，正如一家人一般，公開討論『性』的事情。對於這種運動的情形，我第一次所風聞的不過如此。又有人說，他們男女混雜，互相公布經驗，懺悔他們各種隱秘的罪惡。我知道他們是很鼓動着情感，這些集會的要旨是含一些宗教性的，雖然他們平日是以神秘性相號召。在學校裏每天發現一張傳單，上面有同學中著名人物的具名，說他們的集會是卑污不堪的。這種流言對於我的印象並不深刻。他們都以這個題目爲日常談笑之資，尤其是聽說這派的人正在來到我們校中活動，更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我時時可以聽到他們對於這樣事情的談論。譬如他們說起有一個布克門的信徒，來訪問本校的一個四年生，勸誘他作熱烈的懺悔，並且在臨走的時候，給他十分鐘的時候，叫他思索，是否決定願意從事他們的工作。我聽說這種高壓方法曾致使許多人進入神經病院。有人告訴我說，在他們的禮節上，每個人都可以說是犯了一些性的不潔之罪的，而他們要每個人在大眾面前宣布自己的醜事。至於這樣有何益處，卻並不說明，而那從事這種活動的人，大家都衆見一致地以爲他們是渴求別人作這樣的懺悔的。

這樣的傳說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遇見了幾個流言所指的人，在我從表面看來，他們也是很正色的人。起初，我不敢過於和他們接近，恐怕真如謠言所說的那樣，我就會墮入到這不正當的途徑，而作了一個犧牲者。每個人對於他們都是恥笑和揶揄的，而我與他們接近，當然也受到別人的藐視的，我昔日所聽見的譏笑的言語，現在都變爲對我而發了。人們常是易於相信對於一個人的壞事，這事很可笑的。大約在這個時候，有一些人組織了一個團體，自稱爲『道德衰落改進會』，這是反對改革的組織，當開始時並無甚麼惡意，但是却散佈種種無稽的謠言，以激動學生對於布克門主義的疑忌與恨惡。這樣掀波起浪，事情就變爲擴大，於是學校當局因爲大學青年會的領袖是布克門主義者，就加以搜檢和審查，但結果一無所獲，而青年會的諸幹事就得無罪免議。

自從這次事件發生以來，我就非常奇怪，這到底是怎樣一種運動，使大學中人如此敵視。我想他們所以反對這個運動，原於一般青年人的天性都喜愛逸樂，而這運動却是要人棄去一切的安閑。我們希望在大學中畢業以後，出外找到一個安樂的位置，買一輛

小小的舒服的汽車，娶了一位嬌小美麗的太太，再來幾個小寶貝，這些就是一個大學生的目的，任何主義有損於他這種夢想的，就必竭全力以反抗。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反對一個人求肉體安樂而忘記靈性的重要的，所以假如有人要向他們宣示基督的新生活，那就等於向他們挑戰，而他們就設法攻擊新運動的人物。其間所有的實情就是如此。

一年前我在英國時，我和牛津大學的基督教心理學大家談論，他對於這個運動有非常清楚的了解，給了我們極有價值的幫助。這運動的工作在大學中有廣大的發展，而有二百五十餘學生每星期在這會議中出席。我告訴他這運動在各處地方都受人嚴重的反對，問他這些人何以如此。他這樣答復我說：

『這在一個心理學家看來是不難答覆的。這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要人把全部的生活都獻給基督，不准爲自己保留一些。他必須依計而行，否則他必定要製造謠言來作爲他的口實。現在，假如在主持這運動的人身上，或是在方法上有甚麼缺漏之點，他就由此致力攻擊。這就是外界所以紛紛議論的由來。』他接着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但是

你也不必過於自餒。要知道愛的對面不是恨，乃是冷淡。所以你遭到一個人的嫉視，那你就得到他的注意了。」我由此想到保羅起初對於基督徒的迫害，却作了他以後悔改信道的初步。

我們再來說到這件事情。那位朋友大學畢業以後，對於他未來的工作費了一番的思慮。不久，他暫時當了一所小學校的教師。但是在這一年中他覺得若要得真實的快樂，必須對於宗教的問題有一徹底的探究，考查宗教倒底有否真正的價值。他把這個意思和一位舊日的校長談起，他就勸他進神學院去研究一年。他接受了這個勸告。在神學中他看見那些學生正像將來出來當牧師的那種人物，這是他平日看得很熟悉而且很討厭的。但是他決定在這裏住一年，好仔細觀察宗教的內容，然後決定什麼事業最適合他自己的心性。

他說：「在我進校不久以後，就知道在附近的城裏，有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在舉行會議。神學中有三位學生是這團契的信徒，他們就帶我一同去聚會。於是昔日大學中羣

致批評的團體，和我所慣聽的那些謠傳，現在我得親眼去考察了。經過一番視察以後，我知道外界所有的批評，都是子虛烏有的謠傳，在他們的會議中沒有一些事實可以作為謠言的佐證。我看到他們忠實的，慷慨的，勇敢的生活，對於我自己這種生活就覺得十分渺小和羞愧。由此我深感過去對於基督並無甚麼貢獻，也並不令他在我們發生過甚麼勢力。於是我就隨從神學中三位團契的信徒，以他們生活的品質，作為我的南鍼。

「這時我的心中就來了一個極大的紛爭。這是因為一個青年的牧師而起的，因為他並不是團契的信徒，然而在他身上無疑地充滿有基督的精神。某天夜間我在他面前傾吐了我從前生活中的壞事情，在談話之間，我以前是怎樣一個污穢的人。我們兩人共同祈禱，他問我還是要保存舊日的「我」呢，還是把舊生活中的一切希望，恐懼，雄心，和喜惡之情，一齊擺在基督面前來求他醫治呢？我說我願意把我自己獻給基督，而歸向於他。然後我俯伏在地約五分鐘，起來之後，我竟頓悔前言。在一秋之間對於這次事情的回憶，常令我爽然若有所失，而我眼見一些人，他們把自己奉獻給基督以後所有生活的改

變，不絕地令我懊悔我那時的卑怯。

『聖誕節後，神學附近正有團契舉行集會。有許多學生都因為受了內心的紛擾而決意往那裏去聚會。兩日以來我覺得我有了真切的覺悟。在集會之中我遇見許多人，他們生活的品格正如我常常讚美的神學中的那三個同學一般。但是我現在愈是忠實地去應付這個問題，愈是恐怕失去我自己對於生活的主張，因此在基督之前令我依違莫決。我從會場中奔回學校，愁苦地過了一天。到了第二天，我心中生出了更強的勇氣，使我再到會場中去，在我到會一兩小時之間，我遇見了一位朋友，他於是竭其全力以助我解決內心的疑難。

『那次心上痛苦的得以解除，是我所萬難忘記的。這似乎我真是得了重生。回到學校以後，就和其他的三位信徒共同體驗團契最深刻的意義，但是對於這團契的要求我常常因羞愧而退縮。上帝管理着這舊日的，頑固的問題，我用着全力和這奮鬥，最後這終是消滅而不見了。

『在我任職過的那所小教堂中，有一位青年人，他和我一般感到那同樣問題的苦痛。我們在那裏做事情的人，都向他表示親密的友誼和忠心的勸告，但是却並不能醫好他內心的不安。經過了許多時候，我就把上帝在我身上所成就了的很率直地告訴了他。我把所有的隱秘都向他顯示了，然後他纔相信，假如上帝在我身上成就了這樣的事情，那麼他或者也可以脫去憂苦而得平安。於是他纔第一次告訴了別人他心中的憂苦。於是，他全心謙卑順服上帝，從此時以後，他就明顯地克服了自己的生活。他往日是很柔弱的，但是從這天以後，他漸漸建立起一個男性剛強的氣概。舊日的劣性仍不時在他身上露出，而對於世界頗多憤慨之詞。但是沒有多少時候他就有了信仰之心。我想這就作了他重生的起頭。

他接着又說：『世上有許多誠懇的青年人，他們都有樂於爲善之心。當我初進神學之時，在我腦中有一個很模糊的感覺，以爲我若在教會中作事，定必比在教外機關任事，多使世界得一些好處。但是經過一些時局以後，我纔悟到耶穌基督從不以人所行的

「善」爲滿意，却要人做到至善的地步。假如我要解除人類的痛苦，我必須先解除我自己的痛苦。凡自己沒有得到的，當然不能分給別人。有許多人只是給人忠告，同情，和金錢，這些都是屬於表面的事情。我從前也受過別人這樣的幫助，但是這於我並無裨益，因此我知道這對於旁人也必是沒有功效的。那些對我最有幫助的人，就是那以內心的生活和經驗指示我的人，他們使我看清自己的真面目，並且引領我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自從我歸服基督以後，在我的生活中時有與舊日的我妥協的傾向，而每次我所有感人的力量就失去了。所以暫時的一次離去了正軌，就必需要一次新的歸服，就好得到新的力量。我很願將我所身受的事情顯露，把我自己的生活公布，以便能幫助別人，而我對於基督的經驗也得與日俱新，所以當有人覺得靈性的不安時，可以到我地方來，尋求一個適當的解決的方法。這也許會令我和教區工作的一般意見，發生衝突，但是却願意把重要的事放在前面。假如要遵照所規定的工作而活動，原是比較容易，但是這無異避重就輕，而所得的也只是無關重要的結果。然而基督的降臨斯世，原爲拯救罪人

，並且我相信這仍舊是他的旨意，叫那些完全獻身給主的人，擔負着這種使命。」

最後我節引約翰衛斯力（John Wesley）寫給倫敦聖保羅堂的牧師，很嚴厲地批評他的信中的一段，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們可以把這問題的範圍縮到最小的地步，就是以七年以來，倫敦及其隣近之處，你我所作的工作來講。多馬教會傳的是一種教義。而我衛斯力傳的却是另一種道理。讓我用謙遜的心，來思考每一種過去所成就的結果。我請你私下默計過去有多少罪人，藉着你的教義而悔改歸向上帝。從這結果上，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教義孰為優勝。究竟有多少為非作惡之人，你把他們引到聖潔的路上呢？這說起來覺得是很可憐的。你能舉出一百，五十，二十，或是十個人來作為代表嗎？假如不能，那麼對於你和你的教義，該是多加一些注意和思考了。我們兩人所宣傳的教義，在上帝面前，不能看來都是不錯的。請你注意我所宣傳的教義所得到的結果吧，我本來不願訴說，但我却不能自制。在所宣傳的教義上，他們得到了上帝救恩的能力。那麼淫於麴蘖之人，現在絕不再飲；沉

溺於女色的人，現在以此爲可羞；偷竊的人，不再偷竊；咒罵之人，不再咒罵；這些人的名字和地址都確實有據，我都能一一的說出來。

第八章 充分的恩典

靜靜地耐着胸懷，忍受恆久而不易治療的疾病，脫離人生事業和成功之魔力，保持其對於耶穌基督感悟的偉大經驗。像這種苦難的生活，本書的故事裏面，若沒有敘述到，則不免有膚淺和闕陋之嫌了。許多人以其熱忱喜悅和飽滿的精神，從事於興奮忙碌的事業，而得到酬勞的反映；最後，不獨使他們得到靈心的力量，並且與他們以整個新生命的，是否就是這種事業呢？這一個問題，就跟着發生了。有時候我詢問自己，假若我瞎了眼，或害別種病，不得行動，我也會對着自己說：「現在你的上帝在那裏？」但是這裏有一個人，以其前途無量的韶華青春，對於各種活動和社會上的事業，都是躍躍欲試的樣子，不幸離開大學之後，因病，就必得無定期地等候着，只好在這一切事業耽擱着的期間內，去另造生命了。現在呢，必須要把失望的人，變成有望，使患病的人，得到恩典，並使其閒暇的時間，發生出利用的價值來，以顯示上帝的保佑，更為福音之無

上的試驗。倘若我這本書，對於失望的人，失敗的人，疾病的人，沒有這種特殊的助力（使命），使他們在精神上所缺乏的量，用優良的質去彌補，那末我覺得本書是一種未成熟的，少有價值的東西，不配代表基督的教訓——在他青年時代，就被釘死於十字架上的基督底教訓。

他出生於基督教家庭，自幼就受到透澈的宗教教育。他常常和他家裏的人，一同到禮拜堂去，惟年齡過幼，聽不進牧師底講解，他就拿一本練習簿隨便畫。不多幾年，年齡漸長，對於牧師所講的道理，既能了解，又能記住，所以就「丟棄孩提之事」，真正去聽牧師講道了。那時候，有一個年老的牧師，穿着外套，身材又高又直，使孩童見之，即起敬畏之心，也感風趣諷然。這種幼年時代的印象，却沒有一種科學，可以很精確地來估計，但是我們很知道，當着日後有刺激來到的時候，這種腦筋裏面堆積着的印象，必定會向外展伸。

在他進大學之前一年，他正過他第四次的童子野外營生活於占勃連湖，在那個暑期

裏面，他說曾經有意外的思想，激動了他的心，以為宗教對於人們，既能使其勇敢，並且具有深沈的吸引力的。童子野外營裏面，常具有一種不易多得的友誼和團契的精神，我認識許多人，他們在這野外營上面，留着了不可磨滅的精神上的痕跡。他也忽然間開始認定野外營的精神，是類乎基督教精神的，因為它是基於強烈的基督教條的。以後他又認定野外營的精神，和他幼時在家庭裏的宗教，是相同的。「我知道，我在暑期間大部分的生活，就是我從前穿着最好的衣服，戴了有色眼鏡，只在主日學校裏所講的理想和原則之運用。後來，把我對於這暑期休憩所的熱忱，轉換到基督教生活的熱忱上去了。當我對於這一層更加明瞭的時候，跟着就發生我自己底終生事業問題，和將來的前途問題。我能夠熱心於基督化的生活而不付些代價嗎？這些代價，是否多於我所要付的呢？這樣空洞的熱忱和朦朧般的不安定的心境，就成爲我底假期生活的特徵了。上帝只是逐日在每一樁事情上面，顯示出他底意旨來，而我可惜在那時候不會知道我現在所知道的。爲得一個人對於將來的生活，不是可以完全明白的，祇是做到那裏，就明白到那裏

罷了。惟上帝從來不使人失望的——信託那些內心的要求，是靠得住的——比我們所知道的，還要可靠。

後來他就進了大學，下面的兩段話，就是他對於自己底教育的論評：

「學校對於我底靈心生活，從來不會有多大的貢獻。老實說，學校生活，曾經在野外營的 Dr. Jekyl 身上，玩了 Mr. Hyde 的把戲了。這不是說，在我讀書的校舍裏面，或校地上面，有任何明顯邪惡的事物存在着的。當然，自從受到這幾年的學校訓練之後，我底腦筋進步了，我也結交了許多朋友，我底怕害羞的性情，現在却也好多，從此就開出生命之花來了。生命的過程，迅速得像飛似的，而人之一生，原是開一個大大的玩笑啊！但是，要曉得，生命的障礙，也往往就潛伏在這種極端享樂的學校生活裏面的。我爲了不會具有運動家的天才，只好在別種學生活動上面，謀護榮譽。我首先致力於校內正式之功課，然後去參加各種科外活動——演劇，充當學生團體之職員及委員等。大體言

之，課室的工作，終是沒有什麼興趣的。但是我又覺得消費光陰和勞力之後，就有相當的收穫——並且也會得到教師和同學們之「按背贊賞」的。

「大學所給與我的生活，我爲什麼表示感賞？却有許多理由；我爲什麼又感到這種生活的不充分，並且還感覺得危險呢？也有許多理由。我對於這樣的生活所最抱憾的，就是它沒有使我考究自己底人生問題——像七八月間在野外營內必然要常常發生的問題。將來怎麼樣呢？宗教在一個人的生活當中有什麼所得呢？什麼是盡其所能呢？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用實際的眼光呢？還是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呢？關於人們對我有種種災厄和苦難的報告，我應當處什麼態度呢？罪惡的意義是什麼呢？到了冬天，也發生了許多問題，但是和前面的問題很不相同——一個人多與其同伴商酌問題，很少和自己或上帝來商量。大學裏面的土壤當然很肥沃，但有許多過失，似乎都在這中間生長着——像自私，自滿，妄誕的小慧，對於他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抱着不可救藥的偏面的態度等。

第九章 熱心的神秘者

我們西方關於神秘主義的種種爭論裏面，有一種是我們聯想到因循苟且而無能力的人們，並不以為是力量的來源，而反以此為力量的耗費者。我們抱着某種東方的格式，以此為疎懶而排洩應行貯藏於人們中間的力量。但是真正的神秘者，在他們與上帝交感的中間，恰準得到那種廣續不變的引起熱忱的理想。這種理想，在人類社會裏面的創造價值是很大的。真正的神秘主義，實貯有一種內在的能力，對於大多數臨時的觀察家，常常可以很顯然地看出來。在本文的主人翁當中，就有了這種顯著的事實。

他生來就有一種源本的體力。他有時候走過地板上，彷彿是他底腳跟撞進地板裏去一般。他到街道上去，彷彿有什麼緊急的事情等候着他一般。有一種輻射能力，是常常隨着健康的有力的經過鍛鍊的身體，而發洩出來的。當着這個人進入任何一間屋子裏去的時候，那間屋子，就幾乎充滿着過度的電力了。有一次，我看見他在大學裏面，做了

最好的角力者。這種氣力的表顯，若是沒有綿密的同情去補救，去靈化，若不是羊與獅子同臥，則只不過是一種野獸的精神而已。他以這樣的一個人，能夠到病房裏面去，給與病人一種健康的希望，而病人受了他底影響，竟恢復了自己底健康。

他底第一樣東西使你注意的，就是他底眼睛。他底眼睛會立刻引起了你底注意，以想像或喜樂而跳動，以了解事物而轉瞬，以熱忱或忿恨而發出眼火來，並以玩笑作樂而閃出光彩來。他述說基督教的基本理論起來，幾乎是一個天才。一個人常常可以看見他在半分鐘裏面，從剴切的講演之後，就回憶到自己底嚴肅，覺得可笑。無疑地這裏是一個充分的愉快的改變，而成爲一個上帝底武士了。

他告訴我，他在幼年的時候，受到三種顯著的影響。他底父親，是很活潑很能幹很有志氣的一個人，但是對於其自己底態度，却是很拘謹很當心，而頗有喀爾文底遺風呢。

他說：「從母親的地方，傳下一種神祕性來，以此不言而喻地相信了上帝，並且十

分相信上帝底引導。由於這種遺傳而產生了聯絡人和實際上幫助人的慾望。我看到我底母親生在世上，好像一所有用的清理機關，常常知道社會上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並且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法，恰準知道那一個人能夠幫助他們。早年的家道中落，使我過度地關心到錢財的方面，並且使我怕得經濟不裕。但是不論窮富，卻從來沒有妨害到服務人類的一種感覺。」

「第三種很大的影響，是我們長老會裏面的一個牧師，我底名字也照着他底名字而取的。他是我底遠房叔伯。他底神學，是守舊也不主多辯的，是相信奇蹟而很會結出心靈的果實來的。」

他底青年期，和他底剛強的父親，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以後這個孩子的信心，完全除却，而產生了好辯好爭的態度。這在四年的大學生活裏面，就給他一條很寂寞的途徑。父子總是要分離的，像一隻初生羽毛的小鳥，必定要用其自己底翅膀，從窠巢裏飛去一樣。然而現在所最需要的東西，豈不是要有一個方法，使父子分離的痛苦，比較得少

嗎？當着一個人看到這本書裏面所講的道理，而把這種道理傳到家庭裏面去，家庭裏面最深刻的一個希望，就是在一切困難當中的青年時期，已經把父母與兒女密切地聯合在一起，當着兒女最需要父母的時候，做父母的最能幫助其兒女。在本書裏面，我們已經看到這樣的結果了。

他底寂寞，在他裏面，釀成一種枯乾的本心。「自謀生活，經濟獨立，藉我自己之意志力，求成功而滿足慾望。所以我就把我底生活，集中到這個觀念上面去，叔本華，尼采，惠特曼，是有他們成功的魔力的。然而我相信基督教在有些地方，比較他們還深刻，而有一樣事情，爲我所做不到的：就是要牠底力量，在我底生活當中，實施起來。我不能得勝內心的失敗，也不能抵擋我在生活上顯然需要堅決奮鬥的一種寂寞心理。關於前途的問題，經濟獨立，社會地位，或希望中之成功的進一步的保障等問題，產生了一種恐懼。」在這一切問題的背後，就伏着一種奇異的暗潮：「爲什麼生活着？」

當着這個時候，歐洲的大戰，爆發起來，人們做人的目標，都因着熱烈的戰爭而搖

動了，當他應該讀完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他才從歐洲大戰回來，對於生活的目標，生出了許多懷疑。

我記得這個青年在大學裏面的時候，預備得到金鑰，而終日忙着功課，身心全健無恙，大半的時候，終是面露笑容，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他有這種悲痛思想的，說，「爲什麼生活着」。

他對於大學青年會裏的工作，發生一時的興趣，而都去做過了。他想大半因爲青年會辦理了意人英文補習班，童子野外營等的事業，所以是一個有用的機關。我們一般人，看到青年會已經由於靈心上的能力，墮落而成爲一種社會的服務機關了。我們很願把牠返歸到原始的目的上去，使牠成爲學校裏的一種宗教力量。這樣就需要有幾個真正具備宗教經驗的人了。不久，我們就邀集四五十個大學本科的學生，在那位神祕者四年級開始的時候，和我們開了一個會議。我們並不討論組織，或是委辦，或是預算，我們討論我們自己曾經所需要的，而基督曾經應付過我們底需要，到現在還是爲着我們而應

付的東西。

他說：「那個禮拜末了，在我腦筋裏面得到深刻印象的，有四個人。第一個人，對於其自身需要和基督幫助他的方法之誠實交換，就第一次給與我戰勝內心的一種自信力；第二個人，講述皈依基督的故事，直刺中了我底驕傲和野心；第三個人，使我看出一種有磨鍊的從基督出來而愛人的力量；第四個人，教我明白一種有聖靈引導而根據信心生活的印象。但是這個禮拜的末了，却是一個明顯的顛簸，因為我未曾預備有自身的檢討。我第一個動機，是要用強辯和頑抗的力量，來掩護自己底過錯；也找到和我同樣態度的兩個人。我們三個人大家批評反抗，傳佈空氣，我現在回憶起來，覺得你們對於我當時的生活問題，有了惟一的答案，不過因為我當時心裏的矛盾，好像不自王地要把我心裏一切的事情，在你們面前，都吐露出來。」

直等到他回到大學裏面以後，他不會有皈依基督的決心。我們有些人，在很可記念的上層房間裏，每天集會，藉以豐富我們底靈心。經驗在他生活裏面最迫切的問題，乃

是他和他底父親的關係。有一天，我對他說，他對他底父親的反抗態度，經過這五年來的認識之後，有什麼樣的懺悔和恢復呢？我們以後討論他完全皈依基督的其他問題，他就立刻照這樣做了。他現在對着那件事情還說，當那一年，我們常常有這種豐富的友誼，使我深深地感覺到，倘若一個人履行了基督教生活之條件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很豐富很高尚的生活。從那時候到現在，雖有時我個人底生活，不能達到這樣的程度，然而我不能自欺，以爲我當時所得的高尚的見象，不是我對於人類的生活所看到的最高尚的見象。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人底生活裏面，有兩個相反的傾向，互相決鬪。他不會有財富，但是他知道，他有能力得到財富。他好像是一個人人在比武場裏面，正在拚命地決鬪（內心的）。場裏有一個看台，分做兩邊：一邊是屬於世界的，一邊是屬於基督的。屬於世界的方面，對於現世的勝利，都在拍掌，並且看輕了那些失敗的；屬於基督的方面，有一般人對於他有一種很大的希望。而這個人底生活，則正在轉機的關頭：是選擇暫時的

得勝而究竟歸於失敗呢？還是用基督底目光，看破暫時的，而着眼於永遠的究竟的得勝呢？我們每個人都和他一樣地在比武場裏面，並且一樣地有這兩類的觀眾；而我們所選擇的，就注定了我們底永久的命運。

我們底朋友，選擇了目前暫時成功的道路，人家給他一個很有希望的位置，是在紐約的一個企業公司裏面，他游移不定，不知應該做點什麼，所以率性過分熱心地去做了。

有一天，他出去旅行，選閱一九二三年八月份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面面喀巴德（Philip Cabot）所撰的一篇「一個罪人之感化」。我從這個人底墮落，第一次看到自行其是的结果，這已經把我顯現在我自己底眼前。我底生活，真正是離開了基督底力量和引導的；每一個重要的決斷，真正是依靠我自己底力量的。在這裏面，有某種東西，衝破了我底阻擋的壁壘。而我在趁着火車離開匹茲堡（Pittsburgh）的時候，在車上思想了完全新的思想，感覺到完全新的價值。我想到棄去商業的事情；也想到爲了辭去薪金很優厚的位置，而

遭許多朋友底驚奇和嗤笑；我想到傳道的事業，和基督教團契指導下的生活。那一天晚上，我決定深究靈心上的底蘊，並且以我底意志，我底生活，投誠於上帝，而得到一種不可形容的一若釋去重負的快感。

下一年冬天的工作，使他明白了基督教生活的意義，他說：「要把一般皈依基督教的個人，組成合作的靈心上的友誼團體，總是要費了無量的心機。事實曾經很清楚地指示我，信仰制度和信仰人格之不同。自那一年起，就生了一種信念，以爲一個人必須要把他最深刻的信仰，放在人們中間，放在被上帝引導而充滿着基督精神的人格裏面，放在基督自己底應許裏面。這樣的論點，就會指示出現在基督事業的偉大需要，乃爲上帝引導下不能破裂的人類友誼。」

在這個家庭不安穩的時期內，要開始做這種工作，最困難而最重要的地方，恐怕就是自己底家庭了。我們現在必須要說到夫妻雙方，都向着上帝底旨意和引導完全皈依的可能了。在他們剛結婚的時候，他底妻子，不是完全和他底旨趣相投合的。她已經多年

訓練着良好的歌喉，一等到訓練完成，就預備做公共表現的用處。有時候要把自私和美術的專一興趣分離開來，是很難的。現在只有改變她底生活的夢想，或是放棄他底傳道工作，或是夫妻兩人，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只把他們底家庭，作爲一個火車站的樣子，兩條軌道偶爾碰到一次。這裏是一種解除婚約，或是在愁苦城中結婚的好資料；而兩不侵犯的武裝休戰，則常常是所謂婚姻生活的一種實際情形。這個熱心的神祕者，以其無限的忍耐，從他妻子——一個世上最接近的，每日看守着他的，看到他每一個錯誤的，最親愛而最確切的批評者——的地方，得到真的愛情和信用了。他對着他底妻子，用信心，機敏，誠實，勇於仰慕至高者的仁愛，把他妻子底生活，完全皈依於基督，基督底旨意在她裏面，也在他們倆底裏面了。從此就有了比任何夫妻更深沉的感情，更真實的情愛。她放棄了前途的事業，常以她底歌音，娛樂朋友，爲基督服務。她覺得她底使命，不是到歌台上去表現，乃是使一般婦女皈依基督。霍金教授在其「人類天性及其重造」一本書裏面，有一句話，似乎很能指出基督教婚姻的特徵來。他說：「你所能愛的

惟一的人，是有其獨立之崇拜對象，並能駕馭你底自我放蕩，而歸於同一崇拜對象的人。」「這種基督徒與上帝的關係，是爲失敗的婚姻當中所缺少的；所以許多婚姻的失敗，豈不是爲了缺少與上帝發生關係的緣故嗎？固爲基督徒的婚姻，不單是夫妻兩者的關係，而是成一三角形的（因爲夫妻之外，還有和上帝的關係）。結婚之後，能夠引導他底妻子，完全皈依基督的，很不多得。這個熱心的神祕者，因爲他得了上帝底引導，也使他底妻子，皈依了基督。所以他對於他底妻子，可以這樣說：「她對於她底工作上，毫無怨言，而是很喜樂的。她完全接受信仰基督的種種條件，而且把她底家庭，她底慾望，她底夢想，她底技能，都貢獻到基督的服務上去了。這是我們永久的力量的泉源。據我所知道，沒有幾個人，在結婚時期的生活和性質，是和她一樣的。」無論何人，對於他底自己底妻子，都能夠講些誇獎的話。但是據我所深深知道的，這兩個人，對於他們底忍耐的信心之顯著事實，是他們目前的三角關係，和一切人所需要的共同享受，並且給世人以他們在基督裏所找到的豐富的生命。

話說回來了。現在基督教工作的偉大需要，是在上帝之下一種顛撲不破的人羣友誼。當他後來成功了基督教青年會的領袖，召集了一個工作人員的特殊團體，就開始實踐了上帝指導下的一種人羣的友誼。

在他底團體裏面，第三個工作人員，是在一個東部較小的大學畢業之後，秋季來到附近一所神學院肄業的學生。在大學裏面，他不是一個很好的學者（他說，我把四年的功課，作五年讀的），而是一個很有聲望的學生，並且是一個很好的運動員，儀表非凡，同學很敬愛他。低級的同學，當偶像崇拜他，羨慕他的。他所以選擇傳道工作，大半是由於他家庭的宗教，和他家人底希望，而促成的。當着這樣的人進神學院去的時候，就不免有一個很機警的試探，要圍困他。他較之大多數同學，都要出人頭地。他選擇了比較得有趣的朋友，而且毫不遲疑地誇了與世俗的種種關係。他沒有穿上教士的袍套，他和一般活潑的朋友在一起，並且自得其樂地吸着一枝煙筒，和其餘的人不相來往。當他沒有畢業之前，他去敘了一二個家庭宴會，他認識了這個熱心的神祕者，他就作

了頂樓房間裏的座上客，那是他底辦公室所在的地方。他們在屋子裏談話，露出了他底劣點，發見了根本的目標，而他就把他底一生，完全皈依於基督了。這個人之從缺乏經驗的青年期，而發展到富有情感富有智識的基督教工作人員，能夠得到許多比他年長的人底信仰，使他們得到較多的基督教經驗，都是熱心的神祕者之感化力。

在他團體裏面，還有第三個人，是一個有學問的青年。他擅長拉丁，有卓望，但是在他早年的時候，當然不諳世故的。假若他在那時候，做起傳道工作來，他或許是離開實際生活，知書本而不知人類，不過是許多學者中的一個而已。所以在他底學問和主張裏面，有一種不可補救的不切實際的學問。在他目光當中，他已經看到一位同房伴，由素性懶惰而令人沒趣的人，變成服務基督的真正的力量。這使他對於自己底宗教，發生了疑問：爲什麼他不能用這樣的方法幫助人，他對於這個有趣的靈心現象，以好奇的精神，到神祕者這裏去，而神祕者有某種東西，使他發生興趣。他繼續不斷地來訪他，離開書生氣，而開始和實際的人們工作了，學問成爲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工作上面

，他成爲神祕者最親密的同志了。他以驚人的勇敢，諒解，和忠心，幫助神祕者許多年數。

在這幾年裏面，上述二個青年底生活，漸漸與熱心的神祕者底生活，密切交錯了。在一種顛撲不破的關係裏面，好像形成了兩個密切的聯繫。從外人看來，那年齡較青的人，要以個人底傾向，統制慾望，以最有效率最不侵犯地去幫助年長的。然而他們底目光，却並不集注於個人底報酬，而是三個人底最大的共同服務。他們知道怎樣做輔佐的工作，怎樣做得好，然而在他們自己底腦筋當中，也沒有什麼輔佐什麼主腦的分別，其惟一的工作所要做的，是上帝底旨意，那是常屬於首要的，有一種真正的信仰，以爲依靠上帝底力量，每一個人能夠完全，能夠做一切事情。他們情願讓上帝指示方法，來發展每一個人。他們在這個個人主義的時代，已經學得很需要的教訓：假若人們之目的，是統一的，則他們就各有其貢獻；假若他們底目的是紛歧的。則他們所得的，就是混淆。

上帝底引導，已經使這個熱心的神秘者，在英吉利蘇格蘭及荷蘭的幾所大學裏面，得到一個很好的傳道機會。兩年以前，他伴着一位得到牛津羅底斯 Roths 獎學金而從南非洲來的學生，去赴牛津團靈修會。他後來就成爲非洲傳道工作的先鋒了。他也說服了一位牛津畢業的威爾士人，他也曾經深深地受到英國佈道運動的感動。這個熱心的神秘者，盡力地指導一隊遊行佈道員，訓練他們，加增他們底經驗，教他們和人們自然的有效果的接談。這種工作之需要忍耐和見識，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事實。這樣的工作，進入人們自身底根性，比普通一般的宗教訓練，還要深刻。使人們早就把前途的計劃，完全交託了上帝，造成某種境遇裏面的希望。這種希望，在這樣的工作裏面，常常超過那些年長的。

這種工作，把神秘者四周的友誼，已經增強，已經擴大了，一個夏天的工作，勸轉一個青年。這個青年，是由良好的家庭裏出來的。他從歐戰回來之後，有十年功夫，整天酗酒比武，以爲其主要的消遣，他怎樣到神秘者底團契裏面來，怎樣改變他底生活，

到末了怎樣決定做傳道的工作等故事，都在從遼遠的鄉村來 From A Far Country 一本書裏面記着。

這個熱心的神祕者，沒有自己底家庭，沒有固定的收入，沒有普通人所說的位置。依靠信心生活，按着上帝所引導的去幹。每一次，總把自己盡全力於幾個人身上，一心一意地栽培他們成爲領袖，他底生活，除出布克門以外，真比任何人要像使徒保羅；他所做的工作，真比任何人要像使徒保羅所做的。他爲許多人底生活，作惟一的榜樣，而我很喜樂地承認，也是其中之一。他既以非常的仁愛，又能以非常的誠實，以百萬分之確實，查出靈心上次好的東西。在埃及國開羅的地方，有一穴威廉鮑敦 William Borden 底墓，墓碑上寫着：「如是之生活，除基督而外，別無解釋」。(Apart from Christ, there is no explanation of such a life) 在這個神祕者底生活上，也可以這樣寫。

第十章 希望

我們大多數人要說，實用主義，照字面或許是講不通的，因為能行的東西，不能保證牠是實在的東西，也不一定是真理。然而有一種消極的實用主義，倒是真理，就是：凡行不通的東西，就不是真理。我們大多數人，在生活上有一種充分本能的忠實，去拋棄究竟比較得少有價值的東西。我們之與物質主義，行爲主義，人道主義相爭執，倒不是理論上的爭執，而是事實上以這樣的方法看生活，乃不會提高我們底觀點，反而降低了；沒有完全啓發我們底生活能力的泉源，反而減少我們底生活能力，把我們反歸到力量不充足的地步去了。我們覺得哲學的工作，不應該使生活墮落，正和宗教的工作，不應該使生活過於情感化一樣。而我們則必須竭力使生活提高，我們相信這些冷酷的學說，終必被排除以去。這不是爲着任何抽象的或理性上的理由，只因這些學說，對於生活或天性的狹隘觀察，使我們更難容忍我們底生存了。我們即使不用辯證去攻破這些學說

的時候，我們只是根據所見的結果，對於這些學說，已經失去信仰了。

同時，這些學說，也已經散布了一種懷疑的空氣，以人類底天性爲惡，藐視天性，並且譏笑那些抱樂觀主義的人們爲守舊派，算是風行一時的。現在普通一般的觀察，以爲人類是包藏於身體內的一束本能而已；世界是一個囚籠，人類是籠裏的野獸。只好把囚籠鍍上金光，籠裏種起花朵來，隨時隨地，用你底方法，去得到你所能獲得的自由。因爲這樣會使你底俘虜生活，較可忍受。但是你根本是一隻野獸，當你死亡的時候，正像一隻狗一樣。關於目前慘痛的景象，一個人當然同情於悲觀派底主張的，就是古代的先知，也有了同樣的感觸，然而說到將來的希望，我們就要和那些悲觀派分手了。因爲有許多惡，是不必要的，而是由於缺乏信心產生出來的；並且有許多積極的善，是由於堅強的有希冀的有信仰的精神產生出來的。當着這些悲痛的先驅者，在各方面鳴着不幸的時候，有一部分散居各處的信徒，乃實際上增加了人類天性之價值。他們就是像天路歷程裏面所說美徒這樣的人：「讓我們再想一想，所有的律法，並不是都在絕望底手裏

面。據我所知道，其他的人們，曾被絕望所執，像我們之被執一樣，然而已經從他底手裏逃出來了。或者創造世界的上帝，可以使絕望死去，或者使他忘記牢鎖着我們，或者不久再發一次癲癇，使其失去四肢的用處。假若再發一次癲癇的話，我要振刷精神，竭力脫開了他底手腕。」

這裏是一個現代美徒的故事。他已經堅決地振作了精神，不但竭力脫開絕望底手腕，而且帶着許多別的俘虜，和他同走。

他長成在一個傳教士底家庭裏，受到普通牧師家庭裏面一般的栽培。他底父親，和他感情很好。他喜歡人們，喜歡教會，喜歡音樂。他做了一個傳教士底兒子，並沒有什麼不方便，因為他底父親，是一個快樂的，大公無私的，很可愛的人。而他做了這樣的一個兒子，是很足以自負的。

在他所住的市鎮裏面，沒有一個相當的學校，所以他到了十歲，就離開家裏，到教會學校裏去任讀了。「在學校裏面，我被孩子們底粗俗蠻橫的習氣所顛躓了，那些孩子

，是常常在街道上玩耍着各色下等的頑皮，一到禮拜堂的唱詩班座位上，則貌若天使般的，因為這個學校，是教學生們在禮拜堂唱詩班裏面唱歌的。這一年我常常想家。我漸漸地知道奮鬥了。同別的孩子一塊，我拿定了自己底主意，我不肯因為我是一個新來的孩子，被他們所欺侮，而我也結交了許多朋友。音樂一科，從來就不是我所愛好的東西，所以我獨自一個人所過的時間，比別的孩子多，所以有較多的時間，可以玩耍，有較多的時間，可以思索。」後來他到了鄉村裏另外一個學校去了。在那裏，他有露天操場，有比賽，有游泳；可以採集鳥卵，在秋季裏，並且可以侵入人家底蘋果園裏去。在那裏，宗教上的訓導，是校長底母親擔任的，他自己承認說：「我們在課堂裏，終是切切作笑，而且胡鬧得不好管理了。但是我們在心裏知道，她是愛基督的，而且我還記得，當別的孩子不要聽，而我要聽她講的時候，我發了怒。我們早晚有例行的禱告，但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宗教了。」

試想一想，一個年老的婦人，每天做兩個正式的禮拜，作為一羣孩子底整個的靈心

鼓勵了。當着一個孩子，正在各方面開始其創造力的時候，他就需要幫助，使其在宗教一方面，也有創造力。這一層，對於普遍一般的校長，似乎從來不會見到的。大多數學校，喜歡在體育美術技藝文學上，引起學生們底興趣；可是單調的禮拜儀式，則並不注重，靈心的修養，也是不冷不熱的，宗教的功課，也常常到於厭倦的地步。只有在少數的學校裏面，才有一個人，知道怎樣去得到孩子底信服，並且知道怎樣去應付他們深刻的需要。在宗教方面的顧問，普通是一個監督，在電燈放光以後，把孩子叫進屋子裏去，以他嚴厲的容貌，幾乎要嚇得他半死，就在這一個恐怖的空氣當中，開始所謂「爽直的談話」了。這樣的談話，當然是片面的，受了驚嚇的孩子，對於每一種事情，終是同意的；但是並沒有傾向要展開自己底思想，要顯露他自己底問題，要向他底顧問，追求進一步的友誼呢。

所需要的，是要有一個人，自然地得到一個孩子底信服。當着一天有適當的機會來的時候，讓他自由談話，與他到達一個平等的地位，師弟子的規矩，和地位的懸殊，全

都忘去，得到各種問題的解決，幫助孩子，真正得到耶穌基督的經驗，藉以應付其問難。當着兩三個孩子，已經開始每日私人的靜候的祈禱，開始學習聖經，聽從上帝底引導時，則讓他們組織一小團體，互相接觸，貢獻經驗，慢慢兒別的孩子，或被先生所接觸，或被他們自己所接觸，而也加入了他們底團契，再與以宗教上的鼓勵，倘若用這樣的方法，去引導孩子，則孩子就會接受引導，如同鴨子帶入水裏去一樣。組織這種團契的最大阻礙，就是缺少一個引導的人，學校裏的教員，或是教會裏的牧師——有基督的經驗，也懂得怎樣使一個孩子渡過困難，而培養其宗教上之經驗的人。現在且聽他對於學校裏的宗教之種種缺點所作的見證罷：

「劇烈的足球練習，和不斷的野外生活，不能代替一個懇切的，宗教的，培養道德的，關於身體健康的談話，而那樣的談話，却是我所需要的。我在學校裏面，本來是要盡量做一個好人的，不過我所缺少的，是一個深沉的澈底的談話。這樣的談話，會使一個活的基督，佔有了我全生命的領域，而得到勝利的生命，並且會幫助我與試探掙扎，

能夠得勝，而在校內的選舉競爭裏面，對於同伴的痛恨，和不信任的態度，也會改變過來。」當我想到他用懇切的宗教的培養道德的關於身體健康的談話，去幫助許多孩子，而他自己在學校裏面所最缺少的，却沒有得到，這好像是很可惜的。

他有一個時期，曾經到教會大學去讀過書，但是在歐戰期內，他在另一個教會學校裏教了一年書。他說，他在這個學校裏，還是照樣守着早禮拜的習慣，在禮拜天，仍舊做兩次禮拜。但是在這個安適的學校裏面，有了富麗的感觸，有了最好的照料。在他底靈魂裏面，還常常有一種感覺，以為這樣的宗教，和孩子底興趣無關，而且在日常生活上，宗教之實現人生，並沒有比他自己底學校裏面，更為真切。然而在那時候，他底宗教，不是一種已經得到的東西，而只是一種企慕的東西。他對於別人，無可貢獻。

正當歐戰結束的時候，他重進學校，讀完了大學裏的功課。當着這個時候，他失去了他在家庭裏所受的教育而墮落了。他玩耍賭博，以此為得到金錢的一個方便的辦法。他之酗酒，「不是我特意要喝醉，只因爲我喜歡喝酒。假若喝酒太多而醉了，我也就不

嘗了，」所以他底生活是作樂的生活。後來他底父親死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生活的無意味。

他同我說：「我希望我有正義的生活，像我父親底生活一樣。假若上帝要我做傳教的工作，我情願去做，但我希望不是這樣，因為我關於基督底使命，還沒有成熟的信念。在我底父親亡故之後，有許多次數，使我與傳教士同處。我希望在他們中間，得到一個基督教經驗的本真，用宇宙的智識，會幫助我成全基督的信心，我想我最深刻的需要，乃是一個基督教生活的理性表顯，和一個人怎樣能夠在傳道工作裏面，真正在傳道上服務。我記得有一位有學問的教士，對我說：「你所需要讀的乃是湯麥斯克姆比斯 Thomas A Kempis 和湯麥斯阿奎那斯 Thomas A Quinas 底書，我去看神道院的教務長，對他說：「我不信童貞女生耶穌的事情。」他問我最近有否讀過新約，我說，「最近還沒有。」他告訴我，在我開始討論神學問題之先，最好多知道一點。並且問：「你沒有別的問題了嗎？」他給我這個答案，使我覺得在學問上是一個一知半解的人，然而

關於我生活上切要的問題，他並沒有給我以些許的幫助。我所以去問童貞女生育的問題，是因為我覺得我在生活上有缺陷，我想我那時候所要的，乃是對於我個人生活的指導，並且要他告訴我，怎樣在大學裏面，有效地實行基督的精神。像這樣不澈底的不得要領的談話，有許多次數。

「有一個夏天，我到夏令會去聚牧師職業討論會，我是討論班的領袖之一，在討論班裏面的那些領袖們當中，只有我還沒有決定去做傳道的工作。我們一共有三百個學生，在上午集會的時候，有大演說家，有主教，有教會的領袖，向他們演說。我想我要利用下午，去認識我一組裏面的人，藉和他們聯絡感情。我知道大多數討論班的領袖，以為有了上午的一次集會，已經夠了，所以下午都各自打網球去，游泳去了，我倒覺得很希奇。有一天晚上，第一世紀基督徒團契運動裏面的一個討論班領袖，來聚領袖會議，他說：「我們不是教這些孩子，在他們底生活當中，去尋覓上帝底旨意；我們只是教他們做傳道的工作，沒有關涉到在個人生活中上帝底計劃。我們不是要依照他們目前的需

要，幫助他們，把各自底生活，向上帝底旨意皈依，我們只是很抽象地談談罪惡就完了。我們並不是幫助他們，使他們知道傳道的主要事業，就是拉攏人們，幫助人們，把其自己對於基督的經驗，分潤給別人。」他以後告訴我們，兩天以前，他與討論班學生會晤的經過。他發見學生們底需要，而看到他們皈依基督，得到一個新的希望，以及宗教上之真精神。我聽到這一切，非常受感動。我對着自己說，那些都是我正在尋求的，我要自己同他談話。而事實上呢，他在夏令會裏面，要時刻去看討論班的學生，一天到晚，非常忙碌；我從來得不到一個機會，同他談話。但是這個夏天的末了，另外一個人告訴我，這位個人佈道家，怎樣幫助他從領導別人皈依基督的工作上，得到樂處。」

現在他已經自己決定做傳道的工作了。他就要進神學院。他所住的地方，離開一個大規模的大學不遠。在那所大學裏面，有幾個一年級的學生，是從前夏令會裏的學生，他繼續和他們接近，並且由他們而認識大學裏面許多其他的學生。那年冬天，他和一個一年級的學生接觸。這位學生，對於宗教，有大大地需要。到第二年夏季，他和這個學

生，一同去聚夏令會，他知道在前年夏季，對於他印象很深的那位個人佈道家，他們在夏令會裏面，一定會找到的。他把兩個朋友拉在一起，就請那位個人佈道家，和這位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談話，後來這位一年級的學生，從談話回來，面上籠罩着光輝。而我就立刻去問那位個人佈道家，談話是如何進行的。

「你認識那個孩子有多久了？」他問我。

「大約有三四個月了。」我說。

「在這三四個月裏面，見過他幾次呢？」

「一禮拜當中好幾次，並且有很長的談話。」

他眼睛閃了一閃，對我說：「你不要教別人做你底工作了。」

「這就是我一生的轉機，現在又開始了一個新生命了。我覺得我自己還沒有得到的東西，不能傳給別人，必須要自己得到了，才可給與別人。我知道我需要把我自己底生活，向基督作一個完全的無保留的獻服。關於我底內在生活，我對那個人，以十二分的

誠實，皈依上帝。不久以後，我回到神學院去，就碰到兩位大學裏面的老朋友，我忘記皈依上帝了。我請他們喝兩杯酒，像我舊日的請客一樣。到第二天早晨靜修的時候，我心裏很感覺得不安，以為應當給他們一些比飲酒更好的東西。我知道我必須要到那些朋友的地方去，告訴他們我已經皈依了基督，並且自認請朋友喝酒的過失，而我果然是如此辦。我到其中有一個朋友底地方去，和他見面，不過草草幾分鐘的工夫。他似乎很稀奇，這樣遠去看他，他沒有說什麼話就回去了。第二天，我收到他底一封信，說，他要有一種基督化的生活，並且正在開始了。在整個的夏季裏面，他終是來信，告知他所接近的人，他在上帝的服務中間所得到的豐富的生命。他在信裏寫着說：

「得救或者是一時間的工作；然而得救的內面關係，乃是終身的工作。我們底團契，認定了這一點真理，並且用各種方法，去了解皈依只是長期奮鬥的開始，還需要有一每日的皈依才是。」

「現在要有一個團契，要在每人底生活裏面，表顯出基督的真體來。這種團契，對

於要發展靈心的人，是很緊要的。因此，就成立了牛津團靈修會，有一個機會，可以聚集在一起，以背景不同，生長不同，經驗不同的許多人，可以互相會面，互相知道。我經過許多時候，才學得一個方法，將這種豐富的生活，分潤於別人，我感到這個方法，很不容易。但是我最大的願望，是有基督教信心的生活，並且有基督底恩典，有基督底謙遜，有基督底勇敢，而為基督作見證。」

美徒是常常勸導壞孩子的。當他們在監獄裏出來的時候，他就執住了他們；當他們喝醉的時候，他就找到了他們。因為他比他們並不十分年長，比他們並不十分莊嚴，所以他們就感覺到他懂得他們底心理了。他先講他自己底越軌行動，然後打破了他和他們中間的隔膜。他們裏面，有一個是偷過汽車的，而美徒則使他認識了耶穌，所以他成為誠實的了。他常常有一件趣事，是關涉到這些成問題的青年之一的。他對於他們許多人，是一位不莊嚴的老大哥呢。

但是他也有對於大學生的使命。我有兩封信，自從他底大學本科的朋友寄來的，茲

即引證如左：

「有一天晚上，我被美徒邀入房裏，他講故事給我們聽。我是常常喜歡聽故事的。但是這些故事，是另外一種，和我以往所聽的不同；這些故事，是講到怎樣能夠把一個罪人，變成有感性力的聖人，我聽他講，一直到了半夜。我自己也有些問題，我還要聽他再講下去。他走到我房間裏面，他給我基督底四個絕對的原則，就是：誠實，貞潔，不自私和仁愛。他要我根據這四種原則，來考察我底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知道美徒能幫助我脫離困難，而我也告訴他關於我自己底一切。他後來對我說：

「你已經將你自己皈依於基督了嗎？我還沒有。但是我已經決定。現在是向基督皈依的時候了。結果，是得到一個我所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我直到深夜，還沒有睡熟，思想過去一切事情的意義，以基督為中心的新的生活，是時刻在發育滋長的。這已經使我得到一種新的為他的目標，所以我已經由五等的成績，而達到三等的成績了。這樣也使我底用途，節省起來。所以我把積蓄的錢，可以繼續進了研究院，我已經得到一個重要

的發見，就是：「基督底生活和教訓，盡善盡美。」

另外一個人說：「我認識美徒，比二年半的大學教育，還要有價值……有一天早晨，我在校地上遇見他，他要我那天晚上，在他家裏留住。這確實是在我生命史上的一個轉機。他就坐下來，獨自和我談話，他也知道我需要什麼程度的談話，這是我生平所遇見的第一個人，我告訴他許多我認爲羞恥的事情。那些事情，困惱了我，並且對他顯示出我對於世人對於自身的愚蠢。除出一件事情以外，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講給他聽了。

「那就是談話的一切了嗎？」他說。我說這就是所要談的一切了。過了一霎，他以很友誼的態度對我說：「湯姆：你剛才就說了謊話，是不是？」他這樣問我，我真是喜樂，因爲他這樣一問，就給我一個機會，承認他是對的。並且告訴我我所不會講的這一件事。那天晚上的輕鬆愉快，實爲從前所未知。後來在一個家庭宴會裏面，把我幼年時想作偉人的野心，也一概向基督投誠而棄置了。這樣的野心，並不是完全壞的，不過和我現在的生活無關，所以對於我是不好的。我也和大學裏的另一個同學，分潤經驗，我見到金玉

此外，敗絮其中的無益。而美徒則把他所有的一切——他底房屋，食物，錢財，時間，思想，懸念，以及靈心的見象等等——對我無不分潤。

一個人走到少年法庭裏面去，要在犯法的小孩當中，造成一個將來爲基督做工的人，是不容易的。不過這還不夠，倘若要在小孩身上，達到這個目的，非用永久的忍耐，勇敢和大信心不可。

美徒把他一生，都放在這件工作上面了。大多數人們要說，感化、引導、爲基督作見證的使命，完全不是這樣犯法的小孩子所能做的——但美徒却不然。他在大學裏面，是同樣的情形，他底不滅的信心，以爲這些學生們，能由疑惑和需要當中，拯救出來，而成爲基督的力量；凡是冷情，分心，懷疑，以及學術上之問題，都不能使美徒失去這樣的信心。有許多人，幫助這些孩子和成人，但是我很少見到以活的基督幫助了他們。假若我和世上的大儒派，同其浮沉，則寧願在美徒之後，改變壞的孩子和道德上墮落的大學生。

第十一章 膽怯的一個人

一個小孩，生長於新英格蘭市鎮上中產階級的家庭裏面，在那裏有木頭屋，有榆樹，有大衆認識的公民，有許多禮拜堂，有嚴格的階級區別，有雜話，有閒談，有悲悽遭遇，有興奮激昂；在此千百萬人之生命中，有開始，有繼續，有完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而一個小市鎮裏面，是和外面多少有點隔閡的，所以在這個孩子底精神上，却與以一種永久的印象了。

這個小孩，幾乎完全離開與他同年齡的其他孩子。他是惟一的孩子，家庭很快樂，很自足，母親就是他家裏的太陽，他家裏的靈魂。他時常依附着他底母親，爲能了解他的一個人。他怕得體格損傷，使他對於許多遊戲，都發生了厭倦，他有害羞和非常緘默的性情，使他繞着遠道走，免得遇見同學，因此學校的休息時間，也成爲內心的苦惱時期了，無精打采地靠近壁牆立着，受着只有男女小孩能受的痛苦。因爲他們底苦痛，乃

非他們自己所熟知，亦爲他們底同伴所曲解的。

像這樣的孩子，有時以學問或宗教上的東西，作爲自衛。他之長成，過於其同伴。他和成人討論政治，哲學，宗教等重大問題，使用字母很多的長字，使其他的孩子聽到，不會明瞭，只會加以嘲笑。他這一切，就造成了絕對的自我中心觀。這種自我中心觀，倒不是有意的自私，而是一種不全健的專一。這樣就使他造成向內心理的不幸。而這種向內心理，若是日後沒有遇到改變，也許會變成一種沒希望的有殘缺的人格。到了中學的時期，因他增加交際同年伴侶的興趣，而減少了他底孤獨；因他充當校報的主筆，而獲得普遍的聲望，並且利用這種聲望，去運動級選。

正在歐戰開始的那一年，他是本邦一所大學裏面的一年級。他是一個天真的青年，不知道有任何滿意的程度，去渡其大學的生涯。在這一年裏面，他底生活覺得非常矛盾，非常缺陋，他決定換一個另外的大學，在學術思想上，更比較得有興奮的，並且要多得點思想的自由。而在普通的交際上，則他是仍舊不會的。所以他比較沉溺於他底課本

，演說，音樂，戲劇。他底天賦的宗教慾望，在這個特殊的地方，已經枯滅了。這裏的宗教，是被理性所消滅了。所以他在禮拜天早晨，時常到一個附近的神學院裏面去。那裏的教務長，是慣於講很動人的道理的。

過了三年之後，他在法律學院裏面，沒有得到什麼好處。他底母親又去世了。使他看到生命在表面上更加冷酷，他自問生命有什麼意思呢？後來他做了神學院的學生。照大多數外邊人看起來，一個人進神學院去研究神學，幾乎是已經做了牧師一樣，終應該有牧師底信心，和關於前途確切的步驟。但是許多人進神學院去，其實只要想爲自己和他人解決靈心上的問題。關於將來的職業，是很渺茫的。很奇怪，這個人墮落在向來沒有墮落過的罪惡裏面。碰着這個困難的時候，他所信服的教職員，對他最仁慈，最同情。最後他們營議之下，送他到一個醫生的地方去，去醫只有上帝會醫的毛病，這是很可惜的。他同我說，那個醫生，對他很多幫助，但是達到他底目的，變遷他整個概念的最後權力，還在未來呢。

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已經被選爲學生會會長了。他要邀請布克門來對學生演講，但是人家說，這是不好的。當着有一天，主教的一個兒子（也是神學院的學生），要到其屋子裏去會見布克門，他是如何驚訝啊。他說：「所以我沿着扶梯上去。第一次，看到一個人，他底樣子，現在五大洲都很熟悉了。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鼻子，兩隻眼睛，一副眼鏡，至於其餘的部份，則有經過按摩般的清潔，並且露出良善的微笑。他正在對着我底朋友，講一位中國律師的故事。我底朋友，是法律學院的學生，他是以酗酒女人和唱戲爲正業，而以進法律學院爲其副業的。」

他繼續說：「聽到那個故事之後，第二個禮拜末了，我們去赴一個宗教歡宴會，我對於這個宴會很生興趣，並且相信他們所說的。我學了他們的話，很會用他們底說法。我大大地欣賞了十幾個別的家庭宴會——此後兩年來所赴的宴會，但是還沒有覺得十分得到疾病，而需要醫治。當着人家要我講的時候，我能夠談宗教，我也曾經談過宗教，但是我所講的，都不是我所經驗過的。」自此之後，他就被封爲牧師，而在一個很好的

老教會裏面，做了副牧師。他也結了婚，後來他到自己底教會做正牧師了。他說：「當我到自己教會裏面的時候，我在家庭宴會裏所得到的一切印象，完全消滅了。我從前領導人們，一個個皈依基督，而現在就不然了；只爲教會裏面一切的組織事工經濟方面，耗費精力，並且把要講的幾篇道理，潤飾得流利動人。但是我對於他們做人，除出例行的拜訪之外，就不管他們了。在儀式和教義上，我使有些守舊的教友，驚異奇怪，但是我沒有使他們得到有生氣的宗教經驗。」

他被邀列席於華盛頓之牧師會議，以爲宣道法之大規模的訓練。在有一次禮拜儀式裏面，他被人家邀請去講道。而我一生從來不曾聽到有這樣善辯的一篇道理過。他是職業式的，帶着驕氣的，正在養成特殊的牧師階級之傳道家，但是似乎還有不滿意的樣子。我們兩人有幾次很長的談話，在他生命的蘊底裏，他相信了我們所主張的東西。當我在秋季需要另外用一個助理的時候，就請他到我們底教會裏面來了。

他說：「就是在這個教會裏面，纔顯出我底宗教經驗的膚淺。爲我靈心解放和精神

力量之障礙的，倒不是什麼大罪惡，而是嫉妬和驕傲等之隱伏罪惡，我曾經嫉視教會裏的牧師和高級的助理，在靈心上，他們都比我強，而我却不肯尋求所以然之理，我也不願去應付這些，結果，我用非常憤懣的語氣和反抗而辭職了，正當牧師動身赴歐而不便於辭職的時候，我立刻要走了。

這個教會裏面，有一個職員，教育是有限的，而他底概念，却是超羣，是我們佈道分所裏面的主持人。在我寫好辭職信以後的一個早晨，他在禱告裏面，蒙上帝引導，進來看我。他立在我底門口，並沒有說什麼。他臉上並沒有譴責，或是審判的態度，而只是現着一種不可想像的仁愛和救贖。這彷彿是基督對彼得說話時的態度，他說：「西門，我已經爲你祈求，教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還要堅固你弟兄底信心，」這時候我心中的忿恨，渙然冰釋。我懺悔我底驕傲嫉妬仇視的罪惡。然後我向我底同事認錯，我收回辭職提案，情願繼續做職員。在我怎樣的天性裏面，忿怒和仇視，不是很快就能變爲仁愛和友誼的。自從這件事情以後，我跪在聖壇前面喫聖餐的時候，上帝使我

對於我底同事，發生了很充分很深刻的仁愛。

只有那些作事善感，善露鋒芒，而有敏捷善變之人格的人，才知道這樣的人，是如何不穩定，也知道在他底鋒芒後面，有一種力量，只是能爲上帝所有就好了。善感的性質，是可善可惡的。可以說，個人對於環境和生活的反動，是易感的，是易怒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這是對他人之澈底諒解——簡言之，是向內包藏的，或是向外表顯的，當着生活預先被牠自己底問題，自己底厭憎，自己底惱怒所佔據了，則這樣的生活，就要傲慢，就要吹毛求疵，就要感覺遲鈍，就要無禮頑抗。在這些變態當中，不一定是那一個來裝成心理上的劣質和混亂。但是當着有了應付失敗和其過失的一種誠實之後，則天下最惡之事，亦可明瞭，亦能接受，然後皈依於上帝，而整個生命的意味，就從此變遷了。這樣，一個人不再是萬事萬物的情感中心了，不再以世上萬物爲個人的了。他要最圓滿地生活在各種問題當中，並且要重造其他的人格，對於一個人所經歷過的一切痛苦，這裏就尋得一個理由，和一個用處了，痛苦是可以利用，作爲諒解他人幫助他人之

用的，這是一個靈心的召喚和使命，也是一種完全的心理昇化作用。

在這個事情之後，有一個牧師，在離此地一百多里路的小城池內，寫信來請我們團契裏面的人，到他底教會裏面去，對其教會內外的團體，做個人見證。那個牧師，教我領那些人去。但是我們求上帝引導的時候，上帝就要那個膽怯的人做領導。而其所帶去的那些人當中，有我們本公會的富婦，有我們本公會的書記，有附近教會裏面的女職事（這位女職事，是在我們團契裏面在工作上得到真精神的），還有公司裏一個會計的夫人，和我們本教會看房子的人，這個人，是在去年秋季把自己完全奉獻於上帝了。他說他已有三年半的工夫，留心察看我們是否真實。那邊的牧師，看我們沒有去領這些人，心裏就不大喜歡。他看這樣雜亂的一般人來，也許未必有什麼好處。開會的時候，他也表示不滿意，到他臨走的時候，他在個人談話當中，就說，你們來的時候，我想是你們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在這個空氣當中，那個膽怯的人，若要領一般人做個人佈道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毫無疑懼，却很穩踐地做起個人佈道的工作來了。每天早晨

，有一個默禱，在這個默禱當中，他們底牧師，和鄰近的一位長老會牧師，和另外幾個朋友，和我們底團契，聚集在一起。他們開了好幾次的團契會議，而在這個會議裏面，講述個人在宗教上的經驗，有一個地方上牧師的夫人，受團契裏面一個夫人的感化，就回家去，在他底丈夫面前，把她自己完全皈依於基督，這個公會裏面一位職事的夫人，也在有錢的夫人面前，決定皈依於基督。那個膽怯的人，也講述我們本公會裏面的趣事。因為我們本公會的唱詩班當中，發生了意見，後來我們聚會的時候，把兩造的意見，完全表白清楚，而我們兩造的隔閡，也就完全消除了，在這樣的談話完了之後，我們覺得充滿了一種彼此相愛的精神，像一個小五旬節一樣。散會後他和他們唱詩班裏面的一位商人，一同回去，而那位商人，就決定真正皈依基督了。管房子的人，對着一般兒童，說他怎樣得到戒酒的力量，也對他們說，年輕的人，若能得到上帝的引導，怎樣可以免過年輕人所常常容易墮落的一種危險，講好之後，就領他們靜默和禱告，後來他就同他們底牧師（長老的牧師）商議，和這些兒童繼續保守靜默和禱告，藉以領導他們皈依。

基督。

在個人佈道的事情過去之後，那個公會裏面的牧師，就到我們禮拜堂來，對我們說，這次個人佈道運動感化了多少人。他說，受感化的人當中，有些人是他曾經用幾年的心力而沒有感化，到末了，他也對我們表示謝意，因為我們領那些雜亂無章的人，到底公會裏面去佈道，這些人在那邊佈道時候，那個膽怯的人，却很穩踐地主持一切。不論是計劃開會秩序，派定個人工作，與牧師合作，商議一切，都是親身主持的。

他們這一次出去佈道，與那邊的教會，和地方上的工人，都很有利益。不過依我看來，最大的利益，是在那個膽怯的人身上，他由於這樣的經驗，覺得他不但領個人皈依基督，也能領一般個人佈道團，為主作成一種美好的工作；他由於這樣的經驗，對於上帝得到一種很深刻的信仰，他對於自己感化人的力量，本來是發生了懷疑的，到現在也不再抱懷疑的態度了。所以這就是人們到於靈心成熟的地步了。

當他在神學院的時候，他被介紹於我們主教底一家人，互相熟識做了朋友。這個差

庭，一共有七個人員，有六位已經得到宗教上深刻的感化，而把他們底生活，不是完全改變，就是使他們底精神生活很豐富了。這個家庭的家長，是一位教會裏很尊敬，很可愛的。而他在他大兒子底宗教經驗上，看出基督福音的新能力來。這種力量，使一家裏面的人們，都歸於一心一意了。他底小兒子，有好幾年的工夫去找尋像他阿哥所有的宗教經驗。不過在他底生活當中，有一個難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他膽怯而不敢向着幫助他的人，把這件事說出來。後來他在我們教會住宅裏面，碰到那個膽怯的人。那個膽怯的人最初不十分留意他，以為別的人會招待他的，而且他正預備整裝去避暑，他本擬禮拜五動身的，不過因為禮拜天有要緊的事情，所以多耽擱了兩天。主教的兒子，本擬在他處去過這個禮拜天的，後來沒有去，禮拜六喫午飯的時候，那個膽怯的人，正要獨自出去喫飯的時候，心裏就產生一種明顯的感覺，以為上帝要他請主教底小兒子一同去。而那個膽怯的人，沒有請他，獨自走到街上去了。忽然間，他心裏覺得不對，就回去請他一同去。他們吃飯的時候，就有了懇切的談話，他就要決心皈依基督，不過他覺

得這個難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們談了兩個鐘頭之後，就共同禱告，而他就決定志向，完全奉獻於上帝了。當時他覺得有兩件事情，立刻要做：第一，給他在遠處的父母，一個電報；第二，拍一個無線電報，給他底阿哥，因為他底阿哥，剛赴外國佈道去，還在海上的旅途當中。那個膽怯的人說：「我們兩人擬這個電文稿的時候，他底而龐顯出一種不可遺忘的光采，連他說話的聲音，也變成新樣子了。他阿哥寄給他的回信，是很簡單很希奇的四個字，說：『成七人矣』。這四個字，把他們一家的宗教史，都包括了。」

我們在每禮拜四晚上，團契聚會之後，就二三成羣，各自非正式地敘談，或是隨便說話，或是應付生活上種種澈底的問題，那個膽怯的人，也是這種小團體談話當中的一個，他底生活，現在是很光明的，他現在不再膽怯了。他現在的生活，是很自由很快樂的，他底老脾氣，有時候不免再發生，但是他現在知道得勝的方法了。他現在完全為別人底生活而生活的。他對於人們很機警，很體恤的。他底救人工作，是以他自己底問題和那些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他底諒解和同情，是由他舊日經耶穌基督的經驗陶冶過的

痛苦而來的。

第十一章 膽怯的一個人

第十二章 歸自遠方

這個故事，是講到很喜歡決鬪的一個人。在我們文明過度而體格羸弱的人們當中，突然遇到一個決鬪者，好像是飲了一服滋補品一樣。哈萊姆 David Harim 說：「有些人比另外的人們，富於人性。」我們也可以說：有些人從他們在歐洲森林裏的慣於決鬪的祖宗的地方，遺傳了較多的決鬪本能。而我們底豐富的精神，是爲我們可以隨意運用的：不論是在無意識的戰爭上，或是在職業競爭上，或是在道德的奮鬪上，都是由於我們底父母，教育家，和社會的種種指導與栽培而決定的。一種形式的，不費心力的，無目的的宗教，是一點不能感化這種好決鬪的人們的——但是這種決鬪的人們，必須要有一種宗教上的奮鬪纔好，否則他們就要在別的事件上，去得到一個決鬪的機會。

本章所講到的一個人，是從一個文明而富裕的家庭裏面出來的。他底父親，是美國南方一個紗廠的副廠長，是監理會裏面一個穩重的教友，而常常請牧師教師到他家裏去

的。他底母親，是在社會和教會裏面熱心服務的，同時對於他底兒女，也有很充分的家庭教育去栽培。她底孩子剛升到中學四年級的時候，歐洲的大戰就爆發了。在威爾遜總統募集義勇軍的那一天，他就加入炮兵隊第二十九連。他在法國前線，有了十四個月的服務。

那時候，他不過是十七歲，和他來往的人，年齡都比他大；而他不久就從他底地方，學得不少的壞處，簡直是跟着他們無惡不作。他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拚命幹的。他回到大學的時候，在道德上完全墮落了。他在讀書之外，還在跑馬廳裏面，充了偵探。他喜歡拳術，在這個環境當中，他對功課不生興趣，到了年底，他就被淘汰了。第二年，他換了一個大學，在半年當中，因發生事故，而牽累了他，他就不得不逃走了。他跑到加利福尼亞州美孚行裏面，找到一個事情，過了幾個月，又把他調到鄂克萊霍麥州的一個汽油製造廠裏面。因為他喜歡酗酒，他愈弄愈壞了。他決意要離開本國，所以他在航行美國遠東間的一隻輪船上，找到一個工作。當着輪船駛赴上海去的時候，一共經過

了八個碼頭，他在每一個碼頭裏面，都玩了各種下等的娛樂。他在舊金山，却升充舵手之職。

他說：「我在船上遇見一個中等身材的決鬪者，就做了很好的朋友。在檀香山跳舞場裏面，遇見從小呂宋來的一位拳術比賽的發起人，在船上我做工的地方，因酒醉而滑倒了。我和詹姆士二人，把他擡到一個屋子裏去。第二天，他就應許我們，一到小呂宋，就可以比拳。我們底船，在日本停了幾個碼頭之後，就到了上海。後來船到小呂宋，我們就從船裏逃走了。我們立刻就開始練習拳術。有一天，我們正在練習的時候，一個菲列濱著名的拳術比賽團經理。給我一個契約，要我們在他底拳術團裏面比賽。我把自己另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舊金山的 Toddy Britts。我在比賽的時候，一隻眼睛受了傷。而在菲列濱的地方，因為天氣的關係，不好醫治，就不得不回到美國去。到了舊金山，因費用告竭，不得已而在菜館裏面洗盆子，並且凡是能夠稍稍賺點錢充飢的工作，一概都去做了。我最初睡在公園裏面，後來在救世軍裏面租了一張五分錢一夜的臥鋪

在這個期間當中，他底母親還沒有失望，常常爲他禱告，求上帝使他脫離罪惡生活。到這個時候，就寫信請他回家，並且再送他進大學。他在大學裏住了三年，仍然是放蕩墮落的行爲，使他家裏的人，時常掛念着他。不久，他又離開大學而做生意去了。一時間倒是很順利，然而他因爲賺了一點錢，又變壞了。他從這個位置而調到那個位置，常常更動。他底母親，就帶他到歐洲和地中海去旅行。在羅馬城裏面，受了天主教教皇的祝福。回家之後，開張了一個旅館，而做了紐約旅館經理當中最年輕的經理。但他仍舊是一個酒色之徒，所以他決定停止營業，靠他自己底巧妙，去度他不正當的生活去了。有時他帶了手槍，有好幾次幾乎受了法律上的嚴厲懲罰，而他簡直是無所不爲了。

他底父親已經死了。他底母親自始至終相信她底兒子終有改過之一日。我們幾個認識她的人，聽她提到她底浪子，就想起了奧古斯丁底母親。奧古斯丁底母親，有一次到神父的地方去，求神父救她底浪子。神父回答她說：「你去吧！上帝祝福你！一個兒子

，有了這樣苦心流淚的一個母親，終不至於滅亡了。」後來她底兒子回到紐約，就在交易所裏面找到一個位置。他找到這個位置之後，因為需要一筆款子，作為資本，他只好請母親給他墊付。這個時候他說：「我底母親正在 *Minewaska* 的一個牛津團靈修會裏面，所以一到禮拜天，我也去那裏聚會，可以向母親借款子。我一到會裏，就看到社會上各色各派的人。我看到他們生活的態度，覺得很是有興趣，惟有那些牧師教師，在我看來並不以為奇，因為他們是當然的好人。然而會見一個商人，是從前紐約伯老匯的一個明星。他對我說，他怎樣皈依了基督。而他所說的，却很感動了我底心。因此我希望也能夠獲得和他們一樣的生活。我和他一同跪下來禱告，那是許多年以來的第一次。我找到這個牛津團靈修會的領袖。我在他面前，將我一生的事蹟，都招認了出來。因為我要把我從前得罪人的地方，都理個清楚，我就為我底親屬朋友，寫了十四封認罪信。他們都有恕我，都願我得到一個新的生活。」

每一個人，凡是棄絕舊惡，開始其集中於新價值之新生活者，是需要時常扶助，時

常指導，不斷的友誼和活動的。一個人若要受改變而有新生活，則在世界上最緊要的，是要在他底理智上建立根基，而能持久。我們知道普通的奮興會，都有這樣的一個缺陷。倘若沒有一種善後的工作，和個人的勸導，則其所有前此努力的結果，終不免於煙消雲散。可惜有些基督徒，不很明白這種善後的工作；有些家庭，以為兒女決志皈依基督之後，應該立刻做一個完全的新人，而不想到他們家庭的環境，和他們兒女的新生活，是扞格不相入的，反使他容易恢復了舊日的情況。有些朋友，以為一個新的重生的人，要立刻成功一個穩踐的，不致搖動的，很熱心做工的基督徒，是好像要一個大病新癒的人去比賽足球一樣。這些朋友的意思是對的。但是他們不知道扶助新人的方法，所以最好是那那位曾經領導他決志的人，去扶助他。

要維持新的生活，最緊要的，是要養成每早靜默和祈禱的習慣，不過在他靜默和祈禱裏面所得的引導，也必須有一種相當的指導，所以要有在靈心上有經驗的人底扶持。這就是小團契友誼的一種貢獻。假若沒有團契中彼此的扶助，彼此交換經驗，恐怕一個

新決志的人，就要跌倒，或是成爲一種個人主義的偏面傾向。在基督徒的生活當中最需要的，是一個人的生命，應當在別人的生命上表顯出來，像布克門所說：「一個基督徒，若是在宗教經驗上沒有一種相當的表示，就不能有長進。」一個新近皈依基督的人，去做服務的事業，例如教孩子打籃球，爲醫院募款，在貧民窟裏工作等，而沒有灌輸宗教的精神，則聯他自己底宗教精神，也會慢慢地消滅。他所需要的是對他人的一種靈心服務，把他所得到的傳給別人，這不但對別人有益處，對其自己也是必需的，這是喀萊爾底意思，他在 *Sir Ior Reserius* 一本書裏面，借着書中主角 *Nobais* 底口氣說：「凡我之所信者，能使他人亦信，則我之所信者，必愈益堅固，此當然之理也。」

所以我同他和他底母親商議安定之後，就請他加入一個旅行佈道團，在那個夏天裏面，他在好幾處地方，要爲基督做個人佈道的工作。這樣就可以保持他已有的信心，例如他有什麼試探，就有一般知己的同伴，可以扶助他。若是他有什麼問題，也可以代他解答；若是他在信心上有什麼搖動的地方，或有被外界誘惑的地方，則他們可以領導他

。但是最好的，是他能夠在經驗豐富的人底指導之下，練習他個人佈道和做見證的方法。

他改變之後，不久就有人請他到波士頓去會見一個酗酒而患了病的人。這個人本來是從一個很文雅而有錢的家庭出來的。他在歐洲大戰的時候，開始學習酗酒。他結婚之後，因為他底妻子死了，於是他就借酒解愁，而成爲酒癮了。他用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稍稍有點效果，而終於不能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因爲這並不給他一種改變的自動欲願和改變的希望。那已經回頭的浪子去見這個人的時候，正有一個男看護在專心侍候着他，他就慢慢和這個人談，並且把他自己過去的歷史，講給他聽。後來他請這個人去赴牛津團靈修會，在那裏就遇見執心的神祕者，和另外幾個熱心的基督徒，這個人很佩服他們。這個人也因爲醫藥上的必需，去赴牛津團靈修會的時候，就帶了一些酒去，並且託他代爲保管。當這個人酒癮起來的時候，他就給他喝一些（試想，他自己戒酒，也不過只有一個月工夫呢）。有一天，這個人底酒癮又來了，他很堅決很和愛地對這個人

說：「不！朋友！我們不再用這件東西了，我們要跪下來求上帝把你底酒櫃去了。於是他們三個一同跪下來，那個熱心的神祕者，領他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很懇切的禱告，這個人很受感動，就決志皈依基督了。現在這個人是一個很得勝的人，而把他一生的心力，都用到救人的工作上面去了。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這個人正和許多人到南非佈道去了。有一個夏天裏面，他覺得他找到了上帝要他做的工作了。在那個夏天裏面，他見許多人受了改變，他們底改變，是一種開闢新天地的內心裏深刻的改變。他自己心裏雖然常常有試探，有不時的憂慮，然而他一天一天地堅強起來了。他覺得這並不是一種幻想，並不是別人對他的希望，而是上帝教他走的生命的路。他雖然年青，却經驗過了善惡兩方的生活，知道善惡兩者，是不能互相比擬的，他心裏想，「爲什麼不把我底生命，完全貢獻於新生活的奮鬥呢？這樣的思想，並不是出於別人的勸導，乃是出於他底新的很豐富的經驗的。所以在三個月以前不喜歡牧師的一個人，而現在自己却願做牧師了。他進神學院受牧師訓練的時候，就常常和我們團契裏面的人通信。

在這一個學年當中，他寫給我一封信，說：「上禮拜四，我得到一個很清晰的引導，上帝明明對我說：『你到城中區去做露天佈道的工作罷。』我對於上帝所說的，不能放棄不顧，所以我就動身去了。然而因為膽怯的緣故，又折回來。後來我回頭一想，我以為這樣不去，終不能報答上帝的恩典，於是又去了。我在城中區草地上的噴水池旁邊露天講道，來聽我講的，一共有二十個人左右。後來聽衆裏面有一個人，來和我談他個人生活上的問題，後來他到我們底禮拜堂，來了兩次。我每天有人要和我談話。昨天有一個年老的夫人，寫一個字條給我，請我去探望他底兒子，他底兒子因為患神經病，睡在牀上很受刺激。他底母親說：『她沒有去請她底牧師，因為她恐怕那個牧師，不很喜歡探望病人。』我所說的也許不很公道，但是照我看起來，一個牧師不喜歡去看一個有病的和年青的人，則對於他底教會，只是用一種例規的態度，這必定是不對的了。」

這種非正式佈道的方法，很容易惹起人家之批評和反對，所以有一天，他寫一封信切的信說：「請你多多爲我禱告，因爲有人批評我，背地說我的不是。我覺得我應該愛

他們，我也覺得你和布克門也會經受過這樣的痛苦。而我覺得我是完全爲救人而做的，所以不應該憂傷。有時候也覺得不能忍耐，而這種態度，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對。」我們看到他所說的話，就覺得應該警戒那些不熱心的基督徒。或者要這樣批評一個新的佈道員，以爲他年青而沒有經驗，所用的方法，不免幼稚。但是要請問：你們有否他那樣的福音？有否他那樣的信心。豈不知道耶穌已經說過：一個人假若要跌倒，則這樣的人，寧可將磨石縛在他底頸上，丟在海裏，「就是指點這樣的人嗎？」

他在這一個夏天，都是在我們底禮拜堂外面，用一個傳聲的喇叭佈道。每天中午和下午五時，帶領男女朋友，做個人見證和佈道的工作。講好之後，他們就到街上去，和聽衆個人談話。有許多人，把他們底困難都告訴他了。有一次，一個工廠裏面的工人，來和他商議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過了幾天，他把他底事情完全招認出來，而皈依基督了。他就跑到他牧師的地方，他很情願效力。過了幾個禮拜，我遇見他，他說，他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他也說，他底生活裏面，有一種不能脫除的壞習慣，上帝給他去掉了。

。他常常到牢監裏，佈道所，或俱樂部去佈道，爲基督做個人的見證。

我回想到這個人，我覺得有一種感想，基督怎樣改變這個人底心，把他好鬪的本能，用在救人和服務人的工作上，而不再用到害人的地方去了。我覺得他是把他一切所有的才幹和能力，用盡在救人和脫離各種罪惡的工作上了。他是不受馴服的膽怯的宗教之感化的，但是現在一個人却把他底生命完全放到有力量的、活潑潑的，強人就正的和快樂的宗教上面去了。我希望我們現在的社會裏面，這批失興趣的厭倦的人們，能夠和他做朋友，而得到他一樣奮鬪的快樂。普通一般人所信仰的宗教，是處處退縮的，是注重儀式而不澈底的。難怪許多人，對於宗教，不生興趣，對於牧師的職務，要規避了。像他那樣的人，必定要有一種奮鬪的工作，可以用盡他一切의思想和精力才好。感謝上帝，他在佈道工作上面，找到這種奮鬪的工作。

我覺得單靠好鬪的心理，是不能成功的，只有惹起他人之反抗，而不肯接受。前幾個月，他寫信給我說：「現在我覺得我們感化人，要少用辯駁的武斷態度，而多用愛

心。我覺得我自己把武斷的方法，用得太多了。我擬多用些愛人的方法，去感化人。」他已經改用愛人的方法了。他在感化人的工作上，不論是成功而快樂，或是失敗而憂愁，他都顯出一種愛人的態度。他像耶穌一樣，他看見衆人，像羊羣失牧羊者一樣，他就憐憫他們，愛戀他們。他和約翰本仁，有同樣的精神。本仁說：「我講道而勸人皈依上帝的時候，我覺得真痛苦，像一個婦人生產般的痛苦。在我底工作上，不能見到好的結果，我終是不滿意的了。我若不結果子，則別人不論怎樣誇獎我，我終是不能接受；若能結出果子來，我就不管他人怎樣批評我。」

第十三章 三獲第一

許多人以為多少具有一點情感作用的佈道運動，或者可以感化那些品行不端的人，感化那些生活顛倒的人，感化那些頭腦熱烈的人，感化那些易受欺騙的人，而對於有思想的人，有能幹的人，富有智慧的人，則就不能引起他們底注意了；要感化這些人，使他們對於宗教發生興趣，必須要到興奮的動人的運動過去了，頭腦冷靜了，態度穩定了，理性回復了之後，纔生效力。然而這樣的一種觀察，是缺乏相當根據的。爲什麼呢？待我們看完本章的故事之後，才明白了；因爲本章所述的故事，是講到一個由牛津大學畢業而獲得特殊榮譽的學生。

牛津大學的畢業生，成績可分數等，第一等爲成績最優之學生。在牛津大學裏面，一個學生，只有大考兩次；第一次爲入學後之預試，第二次則爲畢業前之決試。預試於第一年年底舉行，凡及格者，准入榮譽學院。但哲學歷史語言諸科，考試更嚴，因史哲語言諸科，均屬經學之範圍也。而本章所述及者，則預試決試，均得名列第一，此之謂

兩獲第一。這個時候，他已經得到文學士學位，因其成績超等，遂獲繼入神學院之權利。而他在神學院，又獲第一，是謂三獲第一。牛津友人，爲我講述如此，且謂三獲第一，甚屬罕見云。

他底父親，本爲英國聖公會牧師，後充會督。他自己所娶的妻子，是在一個大工業區的佈道所會到的。他們夫婦兩人，一心一意，爲教會服務，所以他們底家庭，充滿了宗教的精神。

他在學校的時候，功課很好。他底舍監，富有基督的精神，因爲是他父母底好朋友，所以也和他很知己。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受了洗禮。他以爲當時只有一種道德上的信服，後來才獲得靈心上的皈依。關於這件事情，他說，他到這個時候，雖無大錯，然正爲道德上墮落之開始。在他底同學當中，有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是和他同房間自修的，這個人在道德上對於他很有幫助。到最後一年，他做了學生會和宿舍的領袖，責任很大，而他對於這一切，都很有責任心。他對自己說：「當時我很佩服基督的理

想，但是我自己沒有完全皈依，有時候起了疑惑，生出許多問題來。不過討論起來的時候，對於基督教終是設辭擁護的。我從前不讓我底懷疑，勝過了我，不過有時候心境不定，精神頹唐，有一次幾乎起了自殺的念頭。」

一九二一年，他進了牛津大學，關於牛津大學裏面的生活，他說：

「我看學生們當中，有很有名的運動家，對於宗教是很忠實的，我很敬佩。我很樂意地加入了學生基督教運動團體。我對於這些人雖沒有特殊的信服，但是他們請我一回到喀斯維克的退修會去，我立刻就允諾了。因為我家裏面的人，常常到那邊去，作靈心上的修養。

「去赴退修會的十七個牛津的同學當中，有大學本科的學生，和年青的畢業生，我得到一種從來所沒有得到過的東西。我和大學牧師，同另外的兩個人，做了朋友。他們三位，我都從來沒有見過，但是他們已經成爲我一生當中三個最偉大的朋友了。有一天晚上，布克門來聚牛津團靈修會了。他底赴會，至少對於兩個人，是一件

新生的事實。然而我個人對於他，根據以前我所聽到的，有一種懷疑他的偏見，我恐怕我所得到的消息，不是公平的。第二天晚上，當着大學牧師晚餐後禱告的時候，對於我就有了一個印象，然後就認識到平安和力量的代價，是總匯於貞節問題之軛服上面的，在禱告的時候，我就在口頭上切實地皈依了。這樣，我過了長久時間之後，才到一個決志而受改變的地步。」

「我和布克門的真正接觸，是一年以後在喀斯維克的地方。在這過渡的一年裏面，我底生活，不常在最高的水平線上的。我要把這一年的生活，報告給布克門聽，並且告訴他，最初我懷疑他的一種偏見，這似乎是對的。這樣的接觸，是在聖約翰禮拜堂早晨默禱的時候得到的，當我到他底地方去的時候，布克門仍舊是顯着笑嘻嘻的面容，和幫助人們的一種熱忱，和我一同禱告，像他平常的時候一樣。」

這個人底問題，正和別人底問題一樣。有一部份是關於他底道德行為的，另一部分是關於他底性情的。他不僅有我們普通內心衝突等一般的問題，而他在智識上的研究，

成爲他與人們當中的隔膜。他在學問上的過事研究，使他離開人們，而不甚感到人們底需要。他是一個學者，很聰明而很有才幹。他預備做牧師。他將來對於人們，是否有實際的貢獻，或是專門從事於學問上的研究，都在於有一位忠實的朋友，常常提醒他，告訴他專門讀書而離開了人生的實際，是危險的。在這個很注重學問的時代，我們應該注重學問對於人生實際的用途，方可使這些牧師，明瞭基督的道理之外，尚須熟悉普通一般人底反感。我們要拯救牧師，免除他在人們中間可怕的隔膜，像拯救他脫離罪惡一樣。倘若我們以爲「罪就是人與人之間和人與上帝之間的一種隔膜」，那末一個人在罪人和不信道的人面前，表顯出自我中心和心境不安的態度來的時候，乃真正是罪了。這樣的罪，要和別種罪惡一樣地除去。

有一個時期，他和我們團契，不甚有來往的關係，只是安靜地讀書。到一九二六年，他被封爲牧師之後，就在牛津神學院裏做牧師，他決定在牛津神學院做牧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爲他底母校曾經請他教授經學，而他也很願意教書；因爲經學是他

最有興趣的功課。然而牧師的職務比較起來，則爲天國服務的意義，比較得少。他當時兼任大學本科的牧師，不過擔任這兩種職務，是一個問題，而要對其每日接觸的朋友，有真實的幫助，則又是一問題，這兩個問題，或可遙相分離，漠不相關。

關於團契的友誼，他說：「團契裏面的人，常常把最高的標準，放在我們底面前，使我們在失敗的時候，立刻就有了失敗的感覺。我現在愈加覺得團契的價值了，而且也愈加覺得團契的代價。我也覺得二人作事，較一人爲有效，團體之成功，易於個人。這就是我這個不好和人來往的人所應當要知道的。教會歷史上有許多學者，對於抽象的學問是很通的，然而要根據他自己底經驗，實際上去感化人，則就差了。要研究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約翰叨拉 (John Tauler) 喬治福克斯 (George Fox) 所創的運動，比較盡力參加現代新發起的運動，還要容易。因爲當代運動的結果，還沒有確定，還未卜成敗，而正在試煉我們底信心。」像我們本章所述的一個人，要加入像團契般澈底而對於現代普通的宗教事業又具有一種挑戰態度的運動，是比較難的；要盡力參加像團契這樣

做個人佈道工作而且深深注重感情的運動，是偏重於學問的人所最難做到的。

他說：「我在大學裏面所做的智識工作，都是關於神學方面的，而團契使我把智識和實際工作，打成一片了。假若我有時間能寫幾本應寫的書，提倡書本智識和實際工作的聯合，則其真正的結果，恐在二十年之後就有相當的收獲了。一個大學裏面的牧師，所做的工作，和普通牧師底工作，旨趣不同，而其在校兼任功課的工作，則和普通一般牧師的職務，相離愈遠了。所以他必定要把這兩種工作，等量齊觀，而打成一片。我不敢說我已經達到這樣聯合的地步，然而我相信這個方法是對的。這樣，神學就不再是死板的東西，而有其生命了。倘若教會沒有生命，則在幾十年之內，就可以滅亡，或會走入空言說法的歧途。神學不是和實際經驗相分離的，須先經驗到上帝，而後及於人們。像他對於教會的歷史很熟悉而且知道糾正各種組織和神學上之錯路的人，對於像團契這樣的新運動，在指導上是很有益的。我們在團契裏面，或在個人談話裏面，請教他神學上和哲學上的各種問題時，他就根據他自己研究的結果，給我們各種直捷簡明而有用的

答案，他用他澈底的見識，對於我們底運動，已經有了很大的貢獻，到現在仍舊繼續有其貢獻。一個剛從牛津出來的人說：「他在牛津裏面，很穩踐地幫助我們，使我們不入歧途；從各方扶助我們，很是忠心，他底歷史智識，和教會歷史上各種爭點的智識，對於我們裨益甚多。」

他寫信給一個美國的會督，論到牛津大學裏的團契運動，說：「我覺得這個運動，對於現代學生的生活，倒有一種真正的貢獻呢，這使我們認識到我們爲基督應作一種更有生氣的見證。有些學生，對於普通教會的方法，格不相入，而團契則足以感化他們。特別是那些粗莽的運動員。我們團契當中，一種很自由的非儀式的而同時是很誠懇的空氣，很合於現代學生的心理。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應付兩性問題，也比從前一概不提的方法，要有效力。團契叫人們完全皈依基督，教人們保守早晨默禱」的工夫，這與教會歷史上的優點，不相抵觸。我相信現代的人們，渴願得到生活上的統一，而皈依基督和保守早晨默禱，則爲統一人生之法門。」

第十四章 結論——怎樣開始我們救人的工作

讀過這本故事的人，或者願意知道，怎樣使上帝對於人們的整個託付，在他們底生活當中，在他們底教會當中，可以有效。我們不是在談論進行教會的方法，我們是在講述一種生命；這種生命，是有其自己之能力而很確定的，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形容牠。我現在並不主張寫一篇詳細的論文，把我自己對於宗教工作的概念，都發表出來。我只要講些救人的工作，怎樣開始。

我先要請你們不要想做這種工作，是有一定的方法，可以按圖索驥的。我們救人的工作，沒有什麼機巧可言，而且也不是依靠心理學或人性上的特別研究可以成功的。從前我想，假若擅長個人佈道的一個人，在台上表現他底技術，則我就能躲在幕後，學到他底方法，照樣工作。然而這種領導人們皈依基督的工作，是由於靈心上的契合和聖靈的引導而來的。我怕有些人，爲了看過關於我們底運動的幾本書，而自以爲是了解了。

其實自己沒有經驗過，決不能明白。他要經驗到約翰一書所說的：「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約翰一書一章三節）。要真正明白這一節的意思，在聖經注解裏面是找不出來的，只有在熱心爲基督作見證的團契當中，才能找到。

我早就覺得單靠一個人的好榜樣，還不足以領人皈依基督；不過這也有一部份的道理，就是一個人不能領別人得到他自己所沒有得到的生命。我認識好幾個牧師，常常奇怪他們底教友，爲什麼沒有一種全健的靈心生活。其實是因為他們自己底榜樣太平凡了。所以，我們要先問一問自己，我們有否從基督裏得來的活潑的生命，並且有否把這種生命傳給別人的力量。

我對於傳道工作所學得來的最好的教訓，就是布克門所說的一句話：「其第一之根本要著，在乎吾人之自身。」然而大多數人，都有捨本就末的一個毛病。這種工作，總要從自己開始，我們要在我們自己底生活裏面，探究一下：對於罪惡，是否有一種新的

覺悟；我們是否有職業上的野心和驕傲；有否灰心；有否自憐；對於同工和教友，有否惡感；在家庭裏面，有否不好的脾氣；在身體上或思想上，有否疎懶的地方；在個人底禱告裏面，或在聖經研究裏面，有否欠缺的地方；對於他人，有否偏愛的地方，有否苛刻的批評。我們在心裏面，非把這一切盡數排除，就不能感化別人。有些人要把自己改好，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到一個誠實可靠的朋友，把我們心裏這一切缺陷，盡數招認出來。不過招認的時候，要很樸實很謙恕很徹底的，切不可苟且推諉。

然後，我們要把自己完全奉獻於上帝，棄去我們底一切罪惡；虧負人的地方，要設法補償，有過錯的地方，要招認出來，以求捨免。這些反省認錯的工作，乃是基督教徒最難做的事情。不過這樣的反省和認錯，會產生新的能力，新的喜樂，新的平安，像污穢的肥壤，會產生出玫瑰花來一樣。有些基督教徒底宗教生活，不過是一種長久的希望。這樣的基督徒，應該當即把他底生命，完全奉獻於上帝。若是在朋友面前，向上帝奉獻，於我有益的話，則就可以在朋友面前奉獻。有人或者要說：「這事我已經做過了，

却沒有成效。」是的，有些人以為他做過了。不過他沒有做得徹底，或是變更了意思，或是不進步而退縮了。最好要有一次澈底的最後的決志。

我們新生活的中心點，在於聖靈。我講這一句話，不是講什麼神學上的說頭，我們要看使徒行傳所載的，最初教會裏面的人得到能力而做出來的事。却斯端敦 (C. N. Chesters) (note) 說：「基督教是著眼於進退兩難的人們的。」多數的人，都是先自己決定了志向，或是匆匆地先到朋友那裏去請求意見，假若這時候能夠在上帝面前，安定心境，靜候上帝所應許的，則「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發見了。」(詩篇一百一十二篇四節)。有許多人停止禱告，不是為着他們理智上的問題，就是為着他們底禱告沒有效驗；他們以為常常祈求上帝是不合宜的，所以就停止了。若有人告訴他們，禱告上所要緊的，不是我們對上帝所講的，是我們所聽的，不是我們所做的，是上帝所做的，則他們恐怕就要繼續禱告了。我對於上帝藉聖靈而引導人的事實，如同對於我自己底生命，一樣確定。但是若要證明上帝引導人的事實，則必須要有一種長久的經驗——自己的或是別人的。在

我們底傳道生活上，一切事務，必須要有上帝底領導。若做牧師的，沒有保守農更的習慣，沒有相當禱告和研究聖經的工夫，沒有靜默等候的修養，則就不能夠得到上帝底指導。我們大多數人，起初覺得早晨靜默的工夫，效驗很小，不過慢慢地覺得等候上帝的工夫，成爲第二生命了。我們就常常靠着上帝底引導，而得到真正的生活。不過要達到這樣的地步，不是理智的作用，是我們藉直覺而從上帝得來的。上帝的引導，一部份是直覺的，而另一部分却是理性的。但這樣的直覺和理性，必須用上帝來補充才好。我們靈心生活上的糧食，有一部分是從聖經而來的，有一部分是上帝直接賜給我們的。一個人若每天早晨和上帝相通，先保守靜默的工夫，而後披閱報章，則他底靈心生活，就有一種依賴了。

到這時候，最要緊的，是要先領另外一個人皈依基督。恐怕我們求上帝引導的時候，會想起一個朋友底名字來。這個朋友，不論是教內人，教外人，或自己家庭裏面的人，我們就尋得一個機會，向他說，耶穌怎樣感化我，或者講我從上帝底地方所得到的

恩與。這樣相當的機會，也許一天裏面，就可找到，或是幾個月之後，才能找到，是沒有一定的。然而必須要先得到這個朋友的信服，和他做很好的朋友，倘若他是非基督徒，我就須捉摸到他底興趣，凡是他發生興趣的事情，要去參加，要得他底信服，使他在我底生活當中，看出一種新的，真實的，使他佩服的精神來。到這個時候，他心裏要想，這個人已經找到我所需要的東西了。到這個時候，可以問他，他是否要有比較豐富的生活，和從上帝那裏得來的快樂。我們必須要避免爭辯。喬伯德 (Jobard) 說：「我們能用我們底理智，去說服他人；但是要去感化他們的時候，則必須要根據他們自己底理智才行。」我們先要他們對於新生活起一種羨慕的心境，然後再使他們信服基督的道理。德藍夢德 (Henry Drummond) 說：「我們佈道的新方法，不是訴之於理智，而是訴之於想像的。」若魚不飢，則決不食餌，雖以桿擊水，亦無濟於事，只能耐心他往，以待時耳。更不可以立時不克成功，即謂之失敗。當你盡了人事之後，就須靜候上帝底幫助，使你成功，不可求之太急，太急則事敗，亦不宜行之太緩，如普通一般牧師行之太緩，

則事亦敗。總宜按照他底程度行事。

將來總有一天，這個朋友，要自動的直接或間接的，表示願意得到你所得到的。各人有各人表示的方法，有些人竭力辯駁你所說的，不過當還不肯離開你；當他覺得有一種需要的時候，你就可以同他談到他與基督中間的阻隔，像耶穌與井傍的婦人談話一樣。大多數的人，都有其道德上的需要，而有些牧師幫助他們的時候，就向他們拚背誇獎，說他們怎樣和愛，怎樣良善，而實際上乃是出賣基督的一種行為呢。巴士（Karl Barth）說得好：「他們以為我們了解他們，比他們了解自身，還要透澈；應付他們底問題，比他們自己應付起來，還要澈底。我們對於他們有一種不表同情的態度，不是在我們澈底應付他們心裏的痛苦的時候，以及幫助他們得到他們所要得的治療的時候，而是在我們對他們敷衍了事，像不知道他們底需要似的，不去應付他們底問題的時候。」有些牧師是盲目的，看不到地方上的情形如何；有些牧師是太樂觀了，總以為地方上的人，比實際上他們好；有些牧師是不合格的，因為他們不能應付人家的需要，就當作沒有需要

似的。所以許多教友底靈心生活很膚淺，那些牧師就應當負大部分的責任。一個牧師要幫助人，就不能有一種太慎重太苛刻太嚴厲的態度，他所要的是誠懇爽直地幫助人們應付事實，並且去尋找基督的出路。我上面曾經說過，一個人若把他心裏一切的難問題，向一個可靠的朋友訴說出來，則就可以幫助他得到內心的釋放，勝過心裏一切的困難。這樣，就使牧師和教友中間，成功一種深刻的友誼聯絡了；這也是牧師所應當做的。我曾經看見過許多年青的牧師，就是這樣做，而他們覺得他們底工作，從這時候起，才算有效了。大概做牧師的能夠達到這個地步，因為他自己肯把他內心的交戰，內心的罪惡以及其他等等，和人們互相交換。牧師不是要在教友中間，做一個頭腦，或是監督，是要和他們互相平等，個人間誠實地多多尋求上帝底幫助。

牧師和教友談話的目的，是要勸他把他底生命皈依基督，而這步工夫，必須要自己先有這樣的經驗才行。要領一個人招認他們底過錯，而不領他們到於得救的地步，那是一件很大的錯處。有些牧師和他們討論靈心上的問題，只要他們招認錯處，而不領導他

們到於一個決志的地步，大概是因爲不知道怎樣去領導，或是不敢去領導。要幫助人把他們底一切都皈依於上帝，最好的方法，是先要他把過錯一樣樣招認出來，然後有一次最後的決志。這就是說，他要把他底罪惡，和其他一切問題，都託付於上帝，依靠上帝走上新生命的道路，而成爲一個新人了。若我們相信他這一次的決志，是他一生的轉機，則我們自己底信心，就對於他已有一種相當的影響了。若是我們自己底信心不足，或對於他將來所要遇到的試探，存一種畏懼的心理，則就能阻擋他底決志。對於平常一般教友而論，差不多都沒有一個人叫他們完全皈依於基督，也沒有一個人教他們知道怎樣去皈依。他們底靈心生活淺薄，不是他們自己底不好，而是我們底錯處。照理無論什麼人，不拘他們生活怎樣沒趣，都能夠使他成爲一個快樂而爲上帝所用的人。但是我們必須存着忍耐的心幫助他們，使他們到於喜樂而皈依上帝的地步。我曾經看到各式各樣的人，得了很充分的喜樂，所以我相信無論什麼人，都能得到很充分的喜樂。我們以爲有些人，對於上帝，不能有什麼大貢獻，然而後來竟爲上帝做了最好的工

作。

但是必定有人要說：「他們起初很好，到後來怎麼樣呢？有許多人起初似乎很好，可是沒有恆心的。」是的。但是他們爲什麼沒有恆心呢？有些人因爲他們最初就沒有澈底的決志！有些慕道友慢慢地冷心下來，就是因爲他們本來不很熱心。他們最初的意思是好的，不過他們不知道怎樣完全皈依於上帝，又沒有人教他們把自己底過錯，一樣樣招認出來。假若一個人開始就沒有澈底的決斷；則日後那能望其有效地繼續維持其信心呢？其所以不能繼續維持其信心者，十分之九，是因爲開始不好的緣故。而大多數牧師開奮興會之後的大失敗，亦在乎此。他們不知道怎樣培植熱心的新基督徒。有一次我在某一位牧師底教會裏傾奮興會，後來他說這個奮興會沒有長久的結果。這是無怪其然的，因爲他對於培植新決志的人，一點適當的方法也沒有的。大概一個牧師，要教一個新的基督徒，參加教會裏一切的組織，而那些新的基督徒，因爲做事不熟練，擔任不下來，或是他們一時不敢應允，而他就捨棄他們了。大多數的教會和教會團體，對於靈心的培

養，不很注意，而那些新決志的人，是很熱心的，他們以爲老教友也應當和他們一樣的熱心，後來他們看到那些老教友缺乏熱忱，就灰心了。有時候，當我看到一個精神飽滿舉動活潑的人，在他沒有歸主以前，做事很熱心，終日化錢酗酒等等，在罪惡裏面，過着生活，無所不爲。我自問，過了一年之後，我是否要使他 and 普通的教友一樣，在生活上，在靈心上，呈着睡眠的狀態呢？不，我不願意他有一剎那的睡眠，我要使他把他底勇敢果毅以及自由活潑的精神，都給上帝使用。要他立刻充當一個教會的長老或執事，區會或大會的代表，是做不到的；但是要他去感化地方上酗酒的浪子，或去吸引長老執事所不能吸引的外教人，把宗教當做一種活潑的與人生有關的東西。這都是他所能做的。有些教會的空氣，像一個醫院，而不像運動場，教友都像不能進食的病人，而不像那些大嚼而特嚼的運動員。像這樣的教會，真是平凡得太可憐了。凡已經得救的人，是需要研究的。但必須是活的研究，預備他們在靈心生活上有進步，而得到一種幫助人的力量；他們也需要禱告，但必須要有生命有效驗的禱告，一個人做事，若有了上帝底引

導，則就會冒險，不論是料理家務或是執行教會裏的職務，都充滿了熱烈的信心；他們需要平常的禮拜儀式；但是對於儀式的價值，當初是不十分了解的，到後來才知道了。不要用教會裏一切的組織儀式習慣等，遮住了新信徒底熱忱，這樣恐怕要把他們底火焰完全撲滅了。

要幫助一個有恆心的基督徒，除靜默之外，最緊要的，是交換經驗的團契。這個團契裏面的人，必須要同心合意，可以由你和另外一個人來開始。我在加爾華里的教會裏面，組織第一個團契，就失敗了，因為我把所有的教友，都公開地請了進來，一開始就有三十個人參加，人數一多，就得不到靈心上真正的經驗了。我不得已只好自己講一篇道理算完事。過了三個月，我看這個團契，精神不好，失去原來的意義了，只得把牠解散，從新組織一個小範圍的團契。因為一個團契，必須要從真正皈依基督的幾個人開始，才可以有共同靜默的工夫，和交換新經驗的機會，並且也可以有工夫報告個人佈道的工作。若是另外有朋友得到改變，則也要請他加入團契，有時候也可以另外請朋友參加

，可是不能把外面的人，請得太多。請得太多，就會妨害團契的精神。倘若新來的朋友，講起不關重要的話來，則受改變的人，靠着上帝的引導，可以作為真正的見證，藉以恢復團契的精神。這樣的團契，大約每禮拜可以敍會一次，因為有新改變的人作見證，就覺得精神蓬勃，很有生氣。至於長篇的過去的宗教經驗之講述，在這個團契裏面是沒有工夫聽的。或者那些高呼贊美上帝打倒魔鬼的人，講解經訓的人，從事於宗教文藝的人，遲早會來參加這個團契，然而他們和團契的精神很不同，敍會幾次之後，大概就不再來了。若他們還是繼續地到會，而足以破壞團契精神的話，則只有婉轉地請他們不要再來了。我們教會裏過去三年半的歷史當中，都在禮拜四晚上聚集團契。只有一次請一個朋友不要再來，另一次，有一個到會的人，講了許多無意識的話，就叫他坐了下來，不要再講。在這個團契當中，我們一點也不能有什麼假面具，很自然很誠懇地彼此交換經驗，還討論了各種困難的問題，像試探，灰心，失敗等等。欲使團契發達，必須常常做個人佈道的工作，並且要常常交換個人佈道的經驗；開會的時候，很自然很和悅而不受

拘束的。最要緊的，是要有上帝聖靈的引導，日子多了，恐怕要把這個團體，向大家公開，到這時候，可以有受改變的人，作誠實的見證，他們講到他們底實際生活的時候，聽衆不但看出他們自己底困難，也可以看出他們靠着耶穌基督怎樣可以解決他們底困難。這樣的團體，會慢慢培養一般領袖的人。我認識一位牧師，當他離開教會，到另一個教會去的時候，就留下一般熱心的受過訓練的平信徒，繼續了他底工作。到現在他們底團契當中，還常常有人受改變。

一個教會，領人皈依基督，是最要緊的事，而正式的禮拜，也是教會的中心點。不過那些團契當中，可以接近不明白正式禮拜和聖餐意義的人。一個團契若有了生命，則必有吸引力，最好把那些團契，設在朋友家裏面。倘若在禮拜堂或牧師家裏設會，則對於教會會有偏見的人，就不肯來了。在那些小團契裏面，有許多教友，原來有爲基督做見證的經驗，而許多人本來以爲教會是死的，是腐化的，是自滿的，一到這個團契裏面，就能看見人們在基督裏，對於靈心生活真正的一種經驗。每一個運動，以及每一個教

會，各時代都有他們在靈心上的友誼和交感，不過有些教會，因為沒有新的靈心經驗，漸漸失去牠們底精神了。

一個教會，倘若注重個人佈道和團契友誼，則這個教會，必將牠底靈心生活，放在首要的位置，什麼金錢的問題，組織的問題，以及其他其他的教會事業，尙其次之，我也以為是對的。不過這裏還有三個問題，要詳細討論一下：

第一，教會各種組織及會社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承認，有許多會社，到現在是已經沒有用處的了。我認識一個牧師，他到一個小小的教會裏去，這個教會，一共有三十個大小的組織。實際上沒有一個教會，需要這樣的組織，這在年報上看起來，倒很是富麗堂皇，其實有許多重複的地方，在各方面都很不經濟。有些組織是需要的，是給忠心而肯負責的平信徒做事的機會的。不過這些組織，都要充滿着靈心上的目標才好。若是他們失去這個精神，則不若把這種組織一齊關門的好。雪伯特（Sheppard）說：「假若要繼續維持舊的組織，而加上新生命，則不如一齊停閉舊組織，而重新組織新團體，要

比較好。」這許多組織，太費牧師底精力和光陰了。他做了什麼會長，什麼書記之外，就不再接近他底教友了。他把他底精力費盡之後，就不再有精力作開創的事業了。凡組織之應需要而產生，並能實踐其功能者，乃為有用。但是我們應當重新估定其價值，否則負擔了許多組織裏面的責任，而不得益處，簡直做各種組織的奴隸了。

第二，教會財政的問題——有人要問，若牧師專門做佈道的工作，不做別的，則教會的進款，從何處來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則必須先問一問，你在這個教會做工，是否由於上帝底引導，抑係野心，薪金或社會地位等衝動的結果。先讓自己反省一下，自問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是上帝教我做的。若這是上帝底命令，則即使你底心力，完全放在靈心工作上，也不必怕得沒有經濟的來源。另一方面說，若你不注重靈心的工作，則不儘暫時的失敗，而且要有永久的失敗呢。一個牧師，在他底教友當中，常常鼓勵着教會經費的籌集，乃是世間上最恥辱，最違反基督精神的事情。我知道有些教會的執事，信心太小，常常把政財的責任，放在牧師身上。但是我要問，你有否藉上帝底能力，教他

們看到靈心上的果子以後，才請他們負起財政的責任來？一個牧師，沒有做改變人的工作，不能怪他底執事，把他們底財政責任，放在他身上。倘若牧師致力於領人皈依基督的事業，則物質的需要，必不致於缺乏。倘若教會裏面的人，覺得有很豐富的靈心幫助，則財政的問題，就不期然而然地解決了。現在讓我把自己底經驗來說一說罷：四年前，我們到一個很破舊的教會裏面來服務，直到現在，我們就有一所新建的辦教會事業的房子，禮拜堂的內部，也重新修理過了；同時我們每年的經常費，也沒有虧缺，我們雖要負債，但是我們一般執事，都認為該項債務，尙能充分負擔，並未超過負擔能力的範圍。當着我們募錢的時候，也沒有特別的組織，除在講台上報告幾次之外，不過向每一個教友發一封信，郵票印刷等費用，一共只化了二十五元的錢。我自己用了兩天的光陰，而我底書記，也只費了兩星期。印發些單張，請求教友，向上帝禱告，願上帝對於我們教會的旨意成功。就把這些單張，放在禮拜堂裏每一個座位上，並沒有向什麼人借錢。我對於這個教會的財政責任，雖覺得比初來的時候要大，然而我毫不牽望。所以我

主張牧師要講福音，要救人，而上帝必預備一切所需要的。

第三，相當領袖的問題——個人佈道的工作，很費精力和時間。一個牧師，要自己研究，要訪問教友，要預備演講，要管理教會事務，並且也要運動，也要休息，那裏還有工夫做個人佈道的工作呢？要解決這個困難，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在這般皈依基督的人們當中，培植出相當的領袖來。在他們當中，總有幾個人具有領袖之資格的。他們當中有些人，因為已經有了寬裕的經濟，就可以請他們做救人的工作，盡完全的義務。譬如在我們紐約的教會當中，現在有七位男女的領袖，是一文錢的薪金也不支的。我很稀奇，因為據我所知道，有許多人對於教會裏瑣屑的事務，他們不十分願意去做，但是請他們用整天的光陰，竭盡心力去做的時候，他們倒是很喜歡盡義務的了。有許多教會，正像我們底教會一樣，不能再在執事底薪金上增加預算了，因此常有那些完全奉獻於基督的人，肯盡義務——全時間的或是一部份時間的。然而義務的個人佈道工作人員之訓練，不在於研究社會服務或宗教教育的科目——這種科目，或者可以作為日後的補充材

料，而不能教他們知道人們最深切的需要，也不能教他們怎樣領人們歸依基督。最好的方法，是教他們從實行中得智識。當他們做實際工作的時候，可以常常和他們討論，從他們底經驗上，而得到學識。有些人看到這個方法，容易釀成普通的流弊，就是使那些沒有經驗而沒有真正改變的人們，去做這種工作，換言之，就是教沒有訓練完成的人們，負起不能負擔的責任來，結果，助之反足以害之而已。因此，必須要按照他們底程度，派遣工作。太躁急，固然有病，然而太緩慢也是不行的。我們對於這些人，先要用觀察和想像。譬如你看到一個青年，似乎配做佈道工作的，若用上面所講的方法，却比明白勸他做牧師，還要有效。先領他做救人的工作，教他怎樣做法。以後他覺得這個工作，比其他無論什麼工作，都有興趣，則他自然就願意做牧師了。

在教會執事的訓練和工作上，還有一個問題，需要這裏討論一下：一個教會的執事，不論二人或多至二十人，最緊要的問題，是同工間的關係，我相信大多數教會的執事，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多的缺陷。他們中間，常常發生誤會，嫉妒，虛偽和一時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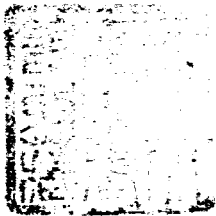
作用的關係，有時候他們在教會以外的生活，和教會內的生活，純粹是兩重性質的，是漠不相關的。這樣的人，可以辦教會的例行事務，但是因為他們在生命裏面，沒有靈心的喜樂和光輝，決不能領人皈依基督。一個教會裏面的執事，上自牧師，下至工役，若是沒有靈心上的團結，則這個教會，就是失敗了。若是執事當中，有人缺少這樣的精神，而不能做救人的工作，則他們就是教會的障礙，會釀成意見和派別來，若不將他們感化過來，則還是不用他們好。請問你底教會怎樣？執事當中，是否都能合作，而熱心地做救人工作？我看最好每個教會，要考慮他們底工役書記牧師，及其他執事，對於人們有什麼印象。我這一年裏面所碰到的最厭惡的人，是一個禮拜堂裏的工役，他招待到教堂裏來的人們，總是表顯着一種非基督的精神。像這樣的人，就需要感化，而且不是不能感化的。執事當中，最好在每一個禮拜中間，有一次或兩次的敍會，保守靜默的工夫，交換各人的經驗，使他們到於同心合意的地步，然後纔可以討論到實際的工作。我記得去年秋季避暑回來之後，我們就要搬到新房子去，而所要做的工作，却非常擁擠，

我們在第一次的職員會議裏面，用了三小時的工夫，先把我們相互間和我們與上帝間的關係，弄個清楚，而把一切所要做的工作，留在下次討論。這個辦法，究竟省了許多工夫，並且事事按部就班，次序不亂。你對於執事要有澈底的認識，不儘要和他們討論其工作，也要幫助他們，在一切內心的問題上，得到勝利。精神團結，不是由於牧師的強迫而來，乃是由於互相認識，養成靈心上的友誼精神而來的。

一個人寫完了一本書，總覺得有許多應寫的東西，而沒有寫。我們十分相信基督教應當復興，而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也知道這種復興，要從牧師們底心裏面起始，然後傳達於其他人們底地方去，像火星之蔓延一般。我有一樣事情，是從別人底地方得來的，就是我對於耶穌，愈加覺得有深刻的認識了，所以我在佈道的工作上，也覺得愈加快樂，愈加勇敢了，我很希望別人也有同樣的喜樂和勇敢，尤其是對於那些失敗的灰心的人，愈加希望他們有這樣的喜樂和勇敢。這樣，我們或者還可以感化現代的青年。現代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只有一樣東西，能夠救我們世界脫離罪惡，就是：我們基督徒對於

基督有一種新的覺悟。若是本書裏面有什麼批評。使我們教會裏的同工難受，則必定是
因為我所說的，只根據了我自己從前的經驗，而致於此的。我覺得我從前做事沒有力
量，因為我底靈心生活，缺陷太多。所以我推己及人，以為別的人們，也是如此。我這
樣批評我們目前教會的情形，因為我很相信我們還沒有達到教會的最高標準；我十分相
信我們教會所需要的，是一個靈心上的復興，我也知道到現在的時候，教會還沒有什麼
相當的準備，必須要有上帝的聖靈，多多感動我們，叫我們充滿了祂底光明，祂底能
力，祂底喜樂才好。

一九三四，一〇，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四版

重生的牧師

每册國幣三角

(郵費另加)

原著者

蘇

梅

克

譯述者

梅无傳

方梅

德愁

出版者

廣

學

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廣發昆
明學行
發行會

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

印刷者

協興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TWICE BORN MINISTERS

By

Rev. S. M. Shoemaker Jr.

Translated by

F. R. Millican

F. P. Fu and C. Hsu

Fourth Edition

Price: 3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9

Kunming Depot: 78 Pei Men Kai, Kunming, Yunnan

#24
443744



Cat. No.
11227.11